

武俠小說

離魂子母卷

鄭証因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1718

620卷次

技擊長篇小說

離魂子母圈

鄭証因著

第一章	女屠戶被困紅砂谷……………	一
第二章	活報應藍莊偵盜踪……………	一七
第三章	感恩師午夜戰羣賊……………	三四
第四章	躡敵跡大鬧三星鎮……………	五一
第五章	追雲手一怒懲三凶……………	六八
第六章	金七老榆關門幫匪……………	八五



支學長
館藏
小說

離魂子母圈

(著者保留影劇攝製上演權)

鄭証因 著
吳志學 修

第一章 女屠戶被困紅砂谷

(1) 離魂子母圈

由安徽入河南，有一條捷徑，是橫穿着仇山青石崗，比官站驛路近着百餘里，只是這條路太荒僻，商旅客輕易不敢從這裏走，因為山中岐路太多，一個方向辦不對，就容易困在山中，其一以盤香嶺，白雲橙，紅砂谷為最險之地，可是山裏也有獵戶和種山田的人家，你若找到人家，路就走對了，借宿就食全很容易，只要你路上不就擱當天就能出了山口，若是找不着人家，也就是把路走錯，當天休想走出山去，準得困在山中，露宿終宵，遇上狼羣野獸，這時已是深秋，荒林落葉，衰草披靡，在盤香嶺這段山道上，秋風起處，把那枯乾的落葉，颼的刷啦啦飛舞起來，愈顯的霜天秋老，在這寂寂的山道上，這時竟發現一個少婦，一身疾裝勁服，外面却罩着件鄉婦們常穿的藍粗布褂子，青絹帕包頭，雖是滿面風塵，却掩不住那俏麗的風致，在驢背上望着前路，不時的眉峰緊蹙，峰頭上的日影已漸漸西沉，隱向峯腰，這少婦態形焦燥起來，出路稍平坦些，立刻催驢疾行，這少婦正是浙南雁藩山鳳尾幫漏網的女淫婦陸錦雲，也就是他本幫中所稱陸七娘的女屠戶。這女屠戶陸七娘在十二環鳴淨業山莊羣雄較技時，被淮陽派的前輩鐵義道人獻出之後，那鳳尾幫至天南逸叟或維揚幾無地自容，把她交付刑堂香主海鳥吳青帶赴刑堂，按幫規立時處死，那知道這女淫婦陸七娘竟自展開她那狐媚手段，竟把一個堂堂的刑堂香主海鳥吳青誘惑動了。遲延着不忍下手，海鳥吳青是個很剛強的江湖客，當時

尙不敢遽生叛心，也是吳青該有這段孽緣，由牠斷送一生，恰在那時，浙南水師營緝私營得到握反鳳尾幫的最扎手人物，要命郎中鮑子威，三陰絕戶掌羅義所獻十二連環塢秘圖，以火器營，迅雷不及掩耳，攻入連環塢，鳳尾幫龍頭總舵，瓦解冰消，就在指顧之間，女屠戶陸七娘更在這時盡情誘惑，以美色利害交攻，海鳥吳青，竟自挾着女屠戶陸七娘乘亂逃出十二連環塢。在浙南隱匿起來，及至探聽得龍頭幫主以十二隻皮艇偕內三堂香主等鮎魚套脫身，要在浙南重建鳳尾幫，再立內三堂，海鳥吳青和陸七娘那還敢在浙南留連，知道鳳尾幫大江南北勢力尙存，遂相偕孫北戶逃來，一路上還得時時的躲避着幫中人，更探聽出幫主派出了天鳳堂香主歐陽尙毅，金雕堂香主八步凌波胡玉笙率一班舵主，分赴淮上青風堡，以及西嶽蒼龍嶺上天梯碧竹菴復仇，北五省的各舵已奉諭封舵閉壇，往兩路集合，兩人行藏更加謹慎，可是女屠戶陸七娘認爲淮陽派實是不共戴天之仇，造成了今日這種局面，完全是淮陽派西嶽派之賜，自己和吳青就這麼匿跡銷聲的忍耐下去，實不甘心，她是安心想報復一下，可時淮陽派青風堡綠竹塘和西嶽碧竹菴全有內三堂的香主去了，自己和吳青那能去，那乾山歸雲堡是不易涉足之地，萬柳堂的奇門遁甲，不容易對付，遂和吳青一商量，要找淮陽派中故著名燕趙雙俠的晦氣，藍氏弟兄雖是難惹，可是那消雲手藍璧在十二連環塢淨業山莊較技曾取重傷，暗中圖謀不會沒有下手的機會，吳青現在已經是被女屠戶陸七娘迷戀住了，竟自唯命是從，不過奔冀南磁州，一路上可得提防着，遇上本幫的弟兄，不敢和女屠戶陸七娘明着一路走，自己雖是在鳳尾幫瓦解之後，未能立時重投到幫主天南逸叟武維揚麾下，尙有推托立餘地，若是和他一路走，被本幫的弟兄撞見，就無法辨別了，所以兩人是白晝分開，夜晚一同投店，女屠戶陸七娘買了這頭小驢，單獨的走在這條山鐵裏，他恨不得早早出了仇山，早早入了河南境，本幫人漸漸少了，那知這條道太以荒僻，天色已晚，女屠

戶更是急着，正在催驢往前走，突聽得身後有蹄踐落葉之聲，女屠戶陸七娘回頭看時，因爲有一道山拗擋着，看不出多遠去，趕緊把驢放慢了，先把兩邊的形勢量一下，提防着發生意外時。那裏可以退避攻守，趕到後面的蹄聲漸近，轉過了山拗，女屠戶陸七娘回頭看到來人，這才把心放下，在驢背上低着頭仍然往前走，後面來的這人也騎着一頭小驢，却不是自己的，有一個健步的脚夫，跟至後面，驢上這人乃係作商人打扮，驢背上搭着一個包裹，這頭小驢被脚夫趕着，走的很快，剎那間已趕到了陸七娘，那脚夫見這麼荒涼的山道上，竟會有這樣少婦騎驢而獨行，脚夫有着十分詫異，一邊走着，不住的上下打量女屠戶陸七娘，女屠戶連眼皮也不撩，把韁繩領了領讓開道路，後面這頭小驢，擦着道旁一人多高的荒草，竄到頭裏去，女屠戶陸七娘仍然緩緩的走着，前面那人緊自催驢轉過一個山拗，這驢上人忽然「呦！」了一聲，翻身下了驢背，把包裹推了推，向脚夫道：「我掉了個小包兒，裏面是要緊的東西，若不是這包裹要散，我還不知道呢，大約就在和那女人一錯過時，我覺着有什麼碰了腿一下子，也許就是在那兒掉下去的，若是被那女人拾去，我好向她要呢。」說罷不等脚夫答應。向那山拗跑來，才一轉過山拗，一提衣衫，脚下一點，驢身一縱，疾如脫絃之箭，輕靈巧快，倏起倏落，已到了女屠戶面前道：「你怎麼才到這裏，要緊趕一程，還有十幾里路好走呢。」女屠戶陸七娘眉峰緊蹙道：「要知道這條道這麼難走，怎麼也不從這裏走咧，你這麼翻回來，賊眉鼠目的脚夫，豈不疑心？」那人道：「你不用管，我自有的話說，不要打攪，讓我告訴你，我才問過脚夫，出了山口就是固始縣境，那裏萬家屯有個福來店，可以投宿，出了山口還有二三里路呢，這段山道還勉強着可走，雖然難走，你只迎着落日的影子，往正西走就不會錯了，趕驢的這小子十分可惡，我得收拾收拾他，我看兩條腿和四條腿比較誰走的快吧，不要耽擱，店中等你。」說罷沒等陸七娘答話縱躍如飛，向東

而去，那人不問可知，正是十二連環場刑堂香主海鳥吳青，這吳青既有氣節，更其好身手，竟自爲淫
蠹所迷，甘心隨她倒行逆施起來，女色二字，實甚於洪水猛獸，所以說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英
雄難渡美人關，是一些不錯。女屠戶陸七娘見海鳥吳青這般矯健身形，默念到今夜又可和他聚在一起
，不由腮邊浮起一條紅暈，默然笑了笑，一陣山風起處，荒草落葉，刷刷一陣響，女屠戶陸七娘回頭
看了看快要沉下去的日影，不由笑容頓斂，眉鋒又蹙起來，忙的催動了坐下驢，疾疾回山道上走來，
走出二三里來，向眼前一望，不由暗罵該死的吳青，你怎麼不告訴我這裏有兩股道，我這可從那條道
走呢，望了望山頭上行將消逝的陽光，只覺着這羊腸小道，全是向西走，自己一盤算，還走去偏北這
條路，因爲入了河南境，也得往北走，這一領韁繩往北邊這股小道走下來。這種山道想查看前面的踪
跡，那是休想，因爲滿山道全是荒林落葉就是有驢馬的遺糞，也被那落葉給蓋上，女屠戶陸七娘走向
這條道，在先覺着這條路還平坦，自己還算碰對了，那知走出二三里來，立刻惴惴不安起來，轉了兩
個山坳，地勢越發荒涼，日影已沉下去，漸漸黑起來，道路雖是漸漸開展，只爲幾次轉折，已迷了方
向，女屠戶陸七娘十分焦急。悔悞自己總怨過於小心，這種荒山裏就是跟吳青一同走有什麼妨礙，這
一來非被困山裏不可了；這一段山道兩邊全是一人高荆棘蔓草，野風陣陣，把荒草搖撼的不時向山道
上倒下來，驢子不時驚竄，這頭驢子是才買得日子不多，還不十分馴服，不是控制得法，幾次要被摔
下去，陸七娘連急帶累，額汗涔涔，可是邁步全不敢歇，只是盼望找到山居的人家，或是打聽道路，
或是借宿一宵，天明再走，免得野獸毒蛇，處氣險境，眼前情勢分明是一個深谷，在這沉沉的暮色中
。只覺得四下裏峯巒重疊，陸七娘越看這種形勢越險惡，心想：天色已黑下來，我別這麼瞎撞了，我
只找一個高地地方，趁着僅有的餘輝，辨辨道路，看看遠處是否找到人家，打定主意，遂奔一座小山頭

走來。往下走已不能騎着驢，牽着這匹小驢走上小山頭，往西下一望，那還看得多遠，四下裏飄煙欲合，只有亂山起伏，極目所及，隱隱見一箇多遠外，似乎孤懸着一處房屋，女屠戶陸七娘好生高興，只要找到人家，好在自己有一身本領，任憑他是幹什麼的，自己毫無所懼，興匆匆往坎坷的山道走來，趕來到近前不禁嗒然若喪。趕情那裏是什人家，原來是一座破廟，風雨剝蝕土蔽塵封，三面的石牆，尙還沒倒，只是前面的門也沒有了，看情形是座山神廟，女屠戶陸七娘把小驢拴在門外的一株枯樹上，任他去嚼草，好在方才在來路上山溝裏已飲了牠，遂走進小廟，只見裏面供桌神像全沒有了，房頂子也有好幾個洞，可稱得起四壁蕭然，靠牆有兩堆燒殘了的灰燼，看情形似有人在此煮食，或是燒過水，地上也生着許多亂草，這種地方，那能住宿，不過比露宿強一點就是了。遂把身上的包裹解下來，往裏靠牆根上一放，把包裹打開，把兵刃放在一旁，取出一件衣服來，鋪在地上，身上覺得十分勞乏，寄身在這麼荒涼的破廟中，一片漆黑，一陣陣涼風過來，嗚啞啞草木皆鳴，女屠戶雖是十分勞頓，那睡得着，何況那頭驢子走了一天的路，臨到住了脚，也吃不着草料，只啃那枯乾的草根子，也是不時嘶叫掙扎。

陸七娘只是閉着眼，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過了多大時候，倦眼睜開原來是月光已然湧上來，廟門上一片清輝，女屠戶陸七娘站了起來，往外看了看，信步走了出來見山頭上亮如白晝，只時金風陣陣，風過處，落葉紛飛，荆棘荒草中，鼯鼠虫蛇之類，不時竄出，吱吱的叫着，荒林古樹間，更阜梟鳥夜啼，聲音刺耳，女屠戶陸七娘雖然寄身綠林，可是遇着這種境地，也覺得心悸，風一陣陣掠過，更覺得遍體生寒，轉身剛要退回來，那頭驢子不幹了，拚命掙扎，陸七娘趕上前來，喝叱着，又賞了驢子一掌道：「你掙扎什麼，我比你還難受呢」。見驢子已經被掙脫，恨聲說道：「畜生，你要跑，跑

出去好叫狼吃你。」一邊喝叱着，一邊把羈繩重給繫好了，自己退到了破廟中，仍然坐在牆下假寐。這次越想越睡不着了，反倒把一切煩惱勾起，只閉着眼思索往事，約摸過了一個更次，突然外面那頭驢又蹴踏長鳴起來，陸七娘正在一肚子牢騷，想着那海鳥吳青，在店中等候自己，不定要怎樣着急，那又知道我在荒山古廟中，渡着這恐怖的長夜，這時聽到驢的嘶聲，和四蹄蹴踏的聲音，忽然憤恨，這種東西，一時不韜他竟記性，趕忙站起來，又想到這山裏難免有野獸，不要再被野狼咬了，自己先沒有代步的，順手把刀抄起來，趕到門外，看了看廟門外任什麼也沒有，看這驢時。

只是渾身戰慄，還是不住的長嘶，女屠戶陸七娘以那麼凶淫的性情，此時是不禁渾身起雞皮疙瘩，頭皮子發炸，咳嗽了一聲，暗道：「難道真有什麼妖邪怪異麼？自己手擎着利刃，仔細向四週查看，只見往那裏邊的斜坡的山道上，風隨草振，那道左有一人多高的荒草中，全是一順邊的往西倒來，女屠戶乍一看見，還想着是山道裏風大驚的想起，今夜沒有這麼大的東南風，這野草一順邊往西倒來，有點怪道：剎那間更看出不做風願的異樣，風過的地方成了一條長街，瞬息間又看見重汪汪兩點星光，女屠戶陸七娘暗道不好！這是什麼東西。急切間沒有躲避的地方，往前緊走出兩步去，一翻身竄上了小廟的廟頂子上，女屠戶身手這麼快脚才點到破廟的屋頂，身形還沒有轉過來只聽那頭驢子一聲慘叫，女屠戶急轉來看時，只見驢子已倒在地上一條長有丈餘的奇形毒蛇，把驢子半截身子緊纏着，蛇頭只向驢腹中一掃，那驢子腹部洞開，五臟已被這毒蛇一吸吮間，全到了蛇的腹中，女屠戶陸七娘驚慌急怒之下，忘了眼前的危險，伸手就從藍布衫內暗藏的鹿皮囊，把雙管袖箭扣在手中，女屠戶陸七娘原是使用一種最毒惡的七星透骨針的暗器，只是在陸家堡神女峯，被淮陽派的續命神醫萬柳堂絞網龍眼珠打落後，這件獨門的暗器，不易打造，女屠戶陸七娘只得暫用雙管袖箭來代替（事詳鷹爪王第三

(7) 離魂子母團

集中)陸七娘一抬手，拇指一撥卡簧，刷的聲，一點寒星向蛇頭打來，只是心慌手法不穩，只差了一些這隻袖箭竟從蛇頭上不及半寸打過去，這樣竟把這條毒蛇觸怒，已看見陸七娘寄身之處，蛇身一甩，被纏的那頭腦子，竟被甩出數尺去，簪的撞在樹上，這條毒蛇已自疾如箭駛，挾着一股子腥氣，居然向廟頂子上撲來，女屠戶見這條蛇這樣凶惡，在月光下又看到那藍汪汪的蛇目，長舌吞吐，駭人已極，本是殺人不眨眼的屠戶，竟自吓得魂散魄飛，手中明晃晃那雙管袖箭，沉着應付，傷害這條毒蛇還不至於困難，只是女屠戶陸七娘竟不敢這麼施爲，只想趕緊逃命，忙一縱身從廟頂上斜竄到門道上，不管是奔那裏，只檢着有路的地方逃，這毒蛇一撲未中，至廟頂上略一伸縮，竟自飛縱下來，口中不時發出嘶嘶之聲，女屠戶一邊逃着。知道今夜這暗器是沒有指望了，心慌意亂，打出去倒是誤事，扣在手中，更是累贅，索性放在囊中，把翹尖刀從左手換過來，往前逃出沒有兩箭地，女屠戶陸七娘的輕功提縱術，和武功原本不弱，更兼在江湖又歷練了這些年，身手實有真本領，現在又是破死命的往前逃，那知突覺後面腥風已到，一回頭見這毒蛇已到了身後不足一丈，自己脚下沒敢停留，可可毒蛇也是緊追不捨，口中的紅舌吞吐不止，向自己撲來，女屠戶陸七娘還算明白，知道這東西太毒，就是他咬不着你，被他口中的毒氣噴上也禁受不住，斜着往旁一閃，避開正面，那條毒蛇又已撲來。趕到後半身一着地，前半身又撲回來，毒蛇真厲害，真敏捷，女屠戶陸七娘再躲是來不及了，只得用全力揚起翹尖刀，向蛇頭下尺許戳去，眼看着刀已砍上，這條毒蛇蛇身，往山道上一落，拚命的通縱身形，逃了下來，真是疾疾如喪家之犬，忙忙如漏網之魚，可是在這種生死關頭的時候，心一浮，胆一怯，把一身本領減去一半，反沒有平時巧妙俐落，雖有皎潔的月光，只是山路坎坷，荊草橫生，脚下更顯笨重，所經過的道路，又是個往上走斜坡，顯着吃力，一個脚下沒登實，踉蹌的

往前倒，只是撲在草上，沒被擦傷面皮，毒蛇已追上，覺出這股子腥風一到，女屠戶陸七娘心想完了算是喂了毒蛇了，自己就把眼一閉，瞑目待死，一剎那，猛聽得頭頂上一聲輕叱了個「打」字，一陣風從頭上撲過去，身後咚的一聲，劈劈拍拍沙石草木一齊翻騰，女屠戶覺得怪異！自己是能活一時算一時，雖是摔倒，刀依然沒撒手，左手一按地，騰身縱起，方要往前跑，不由吓的呀的一聲幾乎又摔躺下。山坡上站着一個白髮蕭蕭枯瘦異常的老婆兒，頭上青帕包頭在兩鬢角露出兩縷白髮，二目神光炯炯，身穿着藍布衫，藍布中衣，腰間繫着根白腰巾，下面是雙尖瘦瘦靴子，手中提着根拐杖，這種神形異怪，在這樣荒山月夜中，見到這樣的人，非妖即怪，寔是凶魅，邪妖幻化人形，後有毒蛇。前面有妖邪，我命休矣！就在自己這一錯愕痴疑，只聽那老婆子招呼道：「那姑娘，你還不趕緊走過來，被蛇掃上你想活了，女屠戶陸七娘聽這老婆子說話不像怪異，略一回頭，只見山道下沙石荒草，和落葉攪成一片，那種情勢更是驚人，遂放大了胆，縱身到老婆面前，往地上一跪道：「老婆婆救命，毒蛇太已厲害」那老婆婆道：「你不要駭怕，我家雲兒已經動手除牠，這害人的東西還不至再逃出手去。」女屠戶陸七娘順着老婆婆的手指處看去，只見山道下腥風陣陣，落葉翻飛，一個紅衣女子，仗着一柄寶光閃閃冷氣森森的利劍，兔起鶻落，奔騰擊刺，那條毒蛇也像發了狂似的，和那紅衣女子拚鬥，有時把地上碎石全捲起來，帶的滿天飛舞，有的地方連那荆棘全捲折了。那紅衣女或進或退，倏起倏落，竟自不能把那毒蛇立時斬掉，老婆婆招呼道：「雲兒你還不下手除牠，難道要我助你麼？」那紅衣女聽得老婆婆的呼聲，一邊動着手，一邊說道：「阿娘，這東西太毒，那對子母珠只打瞎了牠一隻眼，我捨不得糟踏子母珠呢。」老婆婆道：「傻丫頭，那算得什麼希罕物，快快把牠除掉我不願看這何礙東西，那紅衣女子答了一聲：「這就打發牠。」說話間紅衣女身形往外一縱，一個黃龍轉

身的式子，那條毒蛇又一猛撲，紅衣女子一抬手，一縷寶光打去，那條毒蛇嘶的一聲往山道上跌下，兩眼全瞎，竟自不管是草是樹，是石，猛纏怒噬，吧啦吧啦一片暴響，聲勢十分驚人，更兼那蛇頭上甩的鮮血淋漓，滿處飛洒，紅衣女子退到遠遠，恐怕濃到身上血腥，耗了一刻，毒蛇的凶縱稍殺，牠那麼瞎撲亂噬，牠自己反倒多弄了幾處傷，傷勢過重，已有些力盡，紅衣女見這毒蛇正撞在一顆古樹，猛力把全身展開，猛纏了去，藉此以解兩眼的疼，紅衣女子騰身而起，捉若飄風，輕輕一落已到了樹前，那知兩眼雖瞎的毒蛇，依然能警覺有人到了他近前，嘶的一聲，蛇尾竟甩出了一段來，紅衣女劍動處，順着樹身，豎着一劃，已被斬為數段，就這樣尾間三尺多，尙向紅衣女甩來。紅衣女更是矯捷，劍落處，身形已經飛縱出來，竄上了樹杪，在那禁不住多重的樹枝上一點。翻若驚鴻的已飛縱出丈餘，落在了山道上，向山坡道邊招呼道：「阿娘，你來看看，這東西真够厲害的，」老婆婆向女屠戶陸七娘道：「咱們去看看。」陸七娘此時又驚又喜，喜的是自己已竟一分指望沒有，准死在毒蛇口中的人了，居然絕處逢生，只是這母女住在這種沒人跡的地方，這紅衣女又有這種好身手，這老婆婆手中拐杖，暗中已留神看出是鐵的，這母女分明是俠隱之流，自己行藏若被識破，這母女也够教自己活的，幸而毒蛇凶於兇猛，老婆子怕他女兒或有疏失，沒顧的盤問自己的姓名來歷，已編排好了一篇假話，回頭想法子及早脫身。女屠戶陸七娘暗自打好了主意，隨着老婆婆走下山坡，來到那紅衣女面前，只見地上腥血狼藉，那被斬的毒蛇，頭尾已成了數段，腰間被斬斷的數尺，依然在顫動，女屠戶看着毛骨悚然，老婆婆向紅衣女道：「雲兒我從前每天就說過，紅砂谷似有甚麼凶惡的野獸盤據着，因為不時發現一堆堆獸骨，這一帶狼羣忽然絕跡，你若是不肯食，自行竄向別處，誰知却是這東西作怪，紅衣女看了看地上死蛇，向老婆婆道：「阿娘這東西這麼醜惡，我倒還沒見過呢！」老婆婆道：

「這種蛇名叫蝮蛇，只是長到這麼大的很少見，並且也不是這一帶所產，其性極毒，這種蛇只是川滇一帶，不料這裏竟發現這麼大的，真是怪事！」說到這兒，目光已轉到陸七娘身上，忽的問道：「你一個孤身女人，竟步到這種荒山，倒也是怪事了。看情形你身上還有很好的功夫，姓甚麼？說實話，你是作什麼的？」女屠戶見這老婆婆已有些疑心，那紅衣女又目光注定了自己，吓得趕緊低了頭，跪倒拜謝道：「難婦已被此毒蛇吓壞了，難婦真是死裏逃生，蒙老婆婆的再造之恩，深世難忘，難婦原籍是河南人，隨着夫家在松浙一帶經商，我姓吳，娘家姓陸，不幸公婆去世，我丈夫也因爲髮捻之亂，買賣被火燒掉，連急帶吓也死去，只剩我一個人，我娘家爹爹在關外鏢局子當鏢師：我把所剩的東西變賣了，買了一頭驢，往關外找我爹爹，手底下練過了六七年武術，要不然恐怕早死在毒蛇之口，難婦那頭小驢，也被蛇咬死了，難婦還沒領教大俠的尊姓大名呢？」說罷這番慌話：連向這母女叩頭，那老婆點點頭道：「聽你的身世倒很可憐，快快請起，地上恐有毒涎腥血，沾到身上，很是危險，我母女不過鄉愚之流，那當得起大俠二字，正和你一樣，不過略會點武功罷了！我們姓甘，這是我小女雲鳳，來隨我到舍下歇息歇息，進點飯食，反正今夜你也走不出去了，這地方名叫紅砂谷，是最難走的地方，你怎麼會走到這兒來了呢？」女屠戶陸七娘道：「流落異鄉，奔波長途，一個女人家，又不願多和人接觸，只聽說從青石崗這條道走，沿着許多路，只是告訴的人說得太含糊了，我也沒細問，大概是從東邊那股岔道走，當時若是偏着南走下去，也許就對了，老婆婆我從這裏出去嗎？是不是還得走回去？」這位老婆婆道：「這道其實也不一樣出去，只是盤旋曲折太多，容易迷路，經這裏往西偏北，繞過這個小場去，只揀着偏西南的道走，就是多走冤枉路，也就是六七里就出了山口，你要若是把方向弄錯，再向北走，早晚還是走回這裏，女屠戶陸七娘聽了這話，的話無意中把道路指給

自己，暗中欣幸，自己脫身之後，不致再迷了方向，這時山風起後，吹得落葉紛飛，直向人的頭上掠來，老婆婆問道：「數千里長途跋涉，你身上只穿這點衣服，已經秋涼了，你不覺涼嗎？」女屠戶陸七娘道：「難婦倒有隨身的衣服，只是在這破廟中，暫時安身，故在那裏，難婦已蒙賢母女救命，不敢再打攪，就此告辭，到破廟中把包裹我着，跟着趕出山去，不必再麻煩老人家了。」女屠戶想着就此脫身，這時那紅衣女俠對着女屠戶十分注意，從旁截住他的話道：「這位吳娘子，但不知令尊在那一個鏢局子，他老人家叫什麼名字？」陸七娘率然答道：「他在遼陽振義鏢局，不過當一名鏢師，名叫吳忠，倒也在鏢行呆了十幾年。」紅衣女只從耳鼻孔中哼了一聲，向那老婆婆看了看，老婆婆微搖搖頭，遂向陸七娘道：「小娘子，那豈不是胡鬧，深夜之間，才脫出毒蛇之口，那好再冒險。說到這，不再等女屠戶答話，竟自向紅衣女俠道：「雲兒，你索性好事作到底，把死蛇弄到山澗裏去，免得在這裏現着，這東西正該火化了，不過我怕再引出別的毒蛇來，順便到那山神廟裏，把這小娘子的衣物取來，我們先回去了，紅衣女似乎不十分願意，可是不敢不聽命，答了聲：「是」，老婆婆遂向陸七娘道：「隨我來！」陸七娘道：「我那包裹自己去取吧！那好勞動姑娘？」老婆婆道：「沒那麼多的說詞，走吧！」女屠戶陸七娘，因為她母女二人已起疑心，自己倒不好說非走不可了，好在包裹沒有什麼扎眼的東西，教她取來，倒可去掉她母女的疑心，遂隨着老婆婆走上山坡，往前够奔一片松林，臨到上了這片山崗，她勢越高，在月光下，往西南看，一片峯巒起伏，女屠戶答訕着，又探問了一番道路，老婆婆指點說與了她，穿過這片松林，竟現出一片平坦的小石道，往上又是一片斜坡，上面有松槐掩蔽着，趕到了上面，才看是一座二十多丈的見方小山頭，在這山頭上當中用木柴圍着一道短柵牆，裏面只是兩間木石搭蓋的山屋，隨着這甘老婆婆推開木柵門，走進裏面，這段圍起來的

院落，足有十幾丈長，六七丈寬，只是一進柵門，女屠戶十分詫異，柵門外雖有山石，這石道並不難走。木柵門裏地面，大小的石塊堆積着，並且隔一兩步那就有矗立的石筍，拔出地面，高矮不齊，高的有一二尺，矮的也有六七寸，幾乎邁不開步，只要一個失神，登滑了，或是被石筍絆住，摔一下就够瞧的，再往四週看，只有貼着木柵牆埋着十幾根木椿，全是經圓尺許的樹幹截斷了，埋在那兒，有五、六尺高帶着樹皮，只是所有這些木椿的樹皮，全是剝七落落，沒有一根完整的，女屠戶雖是女江湖出身，但是父親三陰絕戶掌羅義，伯父雙手金鏢羅信，全是江湖的能手，各負一身絕技，女屠戶乍一進來，十分詫異，略一察看下，已然明白，這是操練輕功暗器的設備，不過這母女跑到這種荒山絕頂來匿居，定有可被人的隱事，自己一邊思索着，隨着這甘老婆的身後，小心着脚下，來到石屋前，甘老婆婆把那粗陋笨重的木門拉開，立刻從門裏閃出昏黃的燈光來，走進了屋中，甘老婆婆又把門帶上。

女屠戶一看這屋中，是石牆石壁，從屋頂上用鐵線條吊着一個石鉢，裏面滿注着松脂油，燃起四五寸高的燈焰，屋中倒顯得很亮。石屋中倒沒有霉濕之氣，原來這石屋分作兩進，只這外間石牆上，一人高處，三面全有窗洞通風，透陽光。方形的窗洞，全是從裏面可以支起的窗扇，屋中只有用木柴支架的桌案，上面放着些碗盞用具，可稱得起四壁蕭然，裏間的門上，掛着一只蒲草編織的簾子，甘老婆婆就向陸七娘說到：「你先坐下歇一歇，你看着我們母女，就度着這荒涼消苦的歲月，小娘子你雖也是遭逢不幸，我看還是過不慣這樣生活吧。」女屠戶陸七娘一邊把手中刀立在牆根下，一邊答道：「我這未亡人也受過多少風塵流離之苦，有什麼過不慣，身落江湖裏，都是苦命人，還不是一樣麼？」這女屠戶陸七娘這兩句話答的很對，甘老婆婆嘆息一聲，把手中的鐵拐杖往東牆下一立，陸七娘見

他放拐杖的地方，地上已被鐵拐杖點成了很凹的坑了，想見這拐杖往那裏放已成固定的地方，可見經過不少的歲月，看在眼裏真是驚心，這位甘老婆婆皺眉說道：「外面風不大時，這屋中的窗子全支起，有日光時透進來，倒也不很黑暗，我就討厭這股油烟子氣，好在前窗倒沒有多大的風吹進來，這時支起來好些。」甘老婆婆一邊說着，把窗子支起，又從屋中端出一盤面食饅頭，一盤醃鹿肉，向女屠戶陸七娘道：「吳娘子，你荒山迷路，定然沒進飲食，山居之人，寒苦慣了，沒有什好的飲食，你將就吃些，聊以充飢。」女屠戶陸七娘此時到真有些餓了，遂趕緊向甘老婆婆道謝，坐在那兒吃起來，自己還沒吃完，門開處，紅衣女俠閃身而入，手中提着自己的包裹，女屠戶陸七娘慌忙站起來道：「這倒有勞女俠了，這位紅衣女俠只含糊答應一聲，掀着簾子進了裏間，那甘老婆婆也跟了進來，不一時從裏面走出來，甘老婆婆說道：「雲兒，你燒些水來，我也有些渴了，吳娘子也得用些，這位俠女答應了聲，從牆角提了一把生鐵鑄成的水壺，走了出去，一會兒的工夫，從那支起的窗口，看到外面一陣陣閃着火光，陸七娘此時已經吃完，甘老婆婆說道「你是從浙江一路來的，你可知道鳳尾幫的事嗎？」女屠戶陸七娘心裏一驚，忙的提着全神答道：「這件事，已傳遍江南，聽說鳳尾幫這次毀的實在有些冤枉，那十二連環場，不亞於銅塔鐵壁，那麼些年的工夫，官家就沒敢動過他，這次若不是淮陽派西嶽派進去臥底，官兵那容易就攻進去，他們幫主雄心不死，要重立內三堂，再建鳳尾幫，這幾月來，把兩浙兩省鬧得天翻地覆，不過事實不能夠那麼容易，武維揚若是這次再失敗了，就沒有他立足之地了，才說到這兒，女屠戶一抬頭，見前面敞着的木窗黑暗下來：不禁皺眉說道：「喲！好好天氣，怎麼陰起來了，別再來個秋雨連綿，我可怎樣趕路呢，甘老婆婆道：「不至於吧，我們山居慣了，經於風雨陰晴，還能看的到，這秋天的氣候，不是有雨的樣子。」說着站起走向門邊，把木門推開，回

頭向陸七娘道：「你看，我說的不錯吧，浮雲掩月，正象微着風雲變幻無常，原來皎潔的月色，被這塊浮雲一掩，清光立斂，天地立刻黑暗下來，禍福無常，何曾不是這樣呢。」說這話時，一陣山風過處，吹得林木皆鳴，甘老婆婆把木門掩上，那紅衣女俠甘雲鳳從裏面走出來，向甘婆婆道：「阿娘，你們帶些什麼，甘婆婆方要答話，前面木窗突然有人發話道：「好個甘婆子，潛踪匿跡，在這裏呢，真叫我費大了事，才找到你，如今竟敢窩藏淫婦，看你還有什麼說的。」紅衣女俠喝叱道：「什麼人，敢到紅砂谷找死！」一抬手兩粒銀丸穿窗打去。甘婆婆以事出倉猝，向女屠戶陸七娘瞥了一眼，見陸七娘也要伸手去拉刀，甘婆婆厲聲說道：「小娘子你要放明白些，只許你守在這裏，敢越雷池休想活命。」女屠戶已被這母女先聲所奪，嚇得趕緊往凳子上坐，口中答了聲「是」。甘老婆婆一舉手，一掌向那懸在當中的鉢盂擲去，那三四寸的燈燄，竟被擲得忽的撲成六七寸烟火，應手而滅。這位甘老婆婆伸手向牆邊抄起那支路拐杖時，紅衣女俠甘雲鳳，已經往裏間，把劍取出來，甘老婆婆低聲說了聲：「我先出去，那紅衣女俠並沒答話，已自伸手向裏間門旁撈起一件東西，向窗外打去，這母女動作敏捷，全在剎那間，外面嘻嘻的一聲冷笑道：「小妮兒，也敢和老夫動手，很好你們全來吧。」外面說這話時，正是紅衣女俠往窗口打出問路的東西，砰的一聲，一片碎木紛飛的聲音，紅衣女俠已隨着這一擊之勢，身形縱起，已如飛鳥揉林般，穿窗而出，女屠戶陸七娘看到他們母女全時這般身手。更自驚心，那甘老婆婆這麼大年紀，竟自施展這輕功，真是少見，可是江湖道上儘有奇人，武林道中更多能手，自己越想越覺可怕，遂輕輕縱到窗口，好在這時正是浮雲淡澀下去，窗口這裏十分黑暗，往外看時，只見這段木柵牆內，已然動上手，不過只見紅衣女俠那柄寶劍閃出青光，和那甘老婆婆一條鐵拐杖了帶着悠悠的風聲，那敵人却是飄忽若風，忽隱忽現，在那形如亂崗的石堆上全似在平地上

毫不被亂石的阻滯，這種較量上實在梅花樁上，這種危險，兩下越門越凶，女屠戶想着來人是那條練上的，倒是怎麼個身份，只是任憑他怎麼辨認，只是看不出面貌來，好生着急，自己是想着走，正在舉棋不定的當兒，忽聽那人一聲怒叱，甘婆子翻臉不認人，縱女行凶，這是小事，放走了淫婦陸七娘這場官司比你那場官司够打的活報應該着報應到你頭上了。說話間，忽然聽得楞楞一陣響，那敵人却退出丈餘遠去，雙掌抖出一對雙環，這一來把個女屠戶陸七娘吓得胆裂魂飛，這人正是那十二連環場和少林僧較武功絕技，羅漢束香椿上，以一對離魂子母圈，故少林僧的活報應上官湖形，女屠戶那還敢再聽他們說什麼，趕緊翻身縱到後墻下，把自己翹尖刃抓起，耳中還聽得那甘老婆婆喝道：「雲兒，快快住手，你上官叔叔到了，還……底下的話也沒聽清。女屠戶匆匆的把自己包裹抓起，把後窗戶掀起來，竟自竄出去，莫看前面那種亂石堆似的，那是故意佈置的成那種糜子，後窗下却是平坦的，只是亂石蓬蓬，那還有道路，自己暗叫自己，你若想逃得活命，方寸可不要亂了，一個錯了方向，反不如瞑目受死的爽快。好一個久闊江湖的女屠戶，果然非一般江湖道上可比，索性用亂草把身形遮住一半，側耳聽着後面，穩定着心神，把應走的道路全辨清了，果然竟不出他所料，把身軀穩住。突聽石屋上有人發話，正是那甘老婆婆的口音，帶着怒叱的聲音說道：「全是你這窮酸沒有爽快快的，只是這麼一味談諧，把這淫婦放走，你叫我將來怎麼見鐵叢道人，和多指太師，這孽障已入紅砂谷，我饒輸了眼，沒看出他的形跡，反倒救了他。這時又把他放走，我母女太以丟人，雲兒，追他，不知可還追得上麼。」那活報應上官雲形仍然嘻嘻的冷笑道：「你這回可認栽吧，以四十餘年成名江湖的瀟邊女俠，竟會連一個女賊看不出來，你就不用推托了，好在他暫時逃開，早晚也叫他逃不出我這活報應手去，只是這淫婦實在留不得，他那狐媚的手段，也够利害，這次十二連環場被他漏網，誰也沒想

到他竟把個極有骨氣的綠林傑出人材，海鳥吳青誘惑動了，甘心隨他作惡，這不是怪事麼？依我看你家小妮是白來回奔馳，在這種道路紛歧的亂山中，再遇上這種走江湖的淫婦，那裏容易追的上他。」這位活報應上官雲彤正說着，那甘老婆婆道：「你這窮酸，說的倒是不錯，雲兒隻才回來了。」女屠戶陸七娘隱匿着身軀，連動不敢動，自己暗中僥倖潛伏在他們眼前，倒脫去了一場大禍，跟着從後面的亂山頭似箭離弦的飛縱過來一人，眨眼間已從潛身的地方飛縱過去，正是那紅衣俠女甘鳳雲，女屠戶陸七娘吓得喪胆亡魂，紅衣女俠也落在石屋上，向甘老婆婆道：「阿娘，這個女賊真個快，我直追到仇山西山口，就是沒有他的影子，我怕阿娘不放心，只得趕緊回來，今夜竟被他逃出手去，叫人太不甘心了，都是阿娘太以的心慈面軟，我們這才慈悲生後患呢，我從一見這女賊，就看出他走什麼好路道，依着我早點對他不仔細盤問她，諒也早露出馬脚，何致直待上官叔父來，才發覺呢。」這時女屠戶陸七娘只有潛伏着不敢動，悄悄聽着三人的說話，幸而山風不時的搖撼着，山林草木雖有些聲響，也不顯得，這時甘老婆婆慨然笑道：「倒不是我有什麼顧忌。我只是以先入爲主，因爲她一個孤身女子，被毒蛇所迫，幾至飽毒蛇之口。這一起憐憫之處，倒掩去猜忌之心，致被這淫婦輕輕瞞過，我倒叫這小妮子這麼抱怨，氣死我老婆了。」活報應上官雲彤道：「我們，自在這裏作什麼，淫婦作孽太深，終遭天譴，我倒要看看他能否逃出我掌握，說到這兒，三人全翻回去，女屠戶伏身草莽，此時追捕他的人這一走開，自己這才慢慢站起，已是一身冷汗，不敢就走出來；先檢了一塊土塊，就投了出去，落在遠處的荒草中，見石屋那邊毫無動靜，這才放心，蹣跚足輕步走出窩窩，這才把驚魂稍定，斂住心神，仔細辨了辨方向，順着後面崎嶇的山道，逃走下來，繞過這段小山頭，折回紅砂谷正道。這次再不敢含糊，遇到浮雲把月遮住的時候，寧可在路邊稍待片刻，也不敢胡亂往前闖了，照

着甘老婆婆所指頭的途徑方向，往西山口走來，自己一邊走，一邊緊自留神看，暗自禱告着，我陸七娘若是命不該絕，叫我逃出去，我是滿斗焚香，能够找到淮陽派的人，稍出這口怨氣，我和吳青這個冤案，遠在高飛，我個地方一忍，我可不在江湖上跑了，自己一邊想着，一邊謹慎小心，竟被他逃出口，像甘家母女那種手段，若不是和那位風塵異人一番誤會，那會容他逃出手去，陸七娘出了口氣，長吁一聲，抬頭看了看天上雖然起了不少浮雲，但是星月還沒有盡掩，看時光也就是四更左右，仔細往前看了看，偏西北黑壓壓的似有村鎮，女屠戶陸七娘遂奔那裏走來。

第二章 活報應藍莊偵盜跡

陸七娘此時萬分悲苦，仇山頭此番遇險，尙不知海鳥吳青準在那裏，這時一個女人投店，是多麼使人可疑，這若是店家不肯收留，那只有連夜再趕一程了，一邊走着，時時還疑神疑鬼的，怕那甘婆婆母女不肯甘心，和那活報應上官雲彤萬一跟蹤趕下來。自己這條命，非斷送在他們手中不可了，心慌意亂的已來到了一片鎮甸外，不敢冒然的就往裏走，見這個鎮甸外有許多樹木，足可以隱蔽着身子，暫時緩緩精神，打算好了一片話，好去投店，陸七娘往樹林前走過不遠來，忽然從樹林中飛縱起一條黑影，往這邊撲來，女屠戶猝驚之下，往旁一縱身，軋刀作勢，就要動手，這時來人身軀往地上一落，突然發話道：「你怎麼這時才到，好叫我就心，我在這一帶轉了一個更次，再不來我要趕奔仇山察看，你的驢呢？」女屠戶陸七娘一聽，是海鳥吳青，把刀往地上一擲，撲過去把吳青拉住，悲聲說道：「我居然還見的着你，可把我苦死了。」淫蕩凶狠的女屠戶，此時竟自熱淚直流，伏在吳青的肩頭上嚶嚶啜泣起來，這一來倒把海鳥吳青給迷惘起來，撫着女屠戶陸七娘的肩頭說道：「你

迷了路了。驢子也驚奔了，深夜中跑了這麼遠的路，這真委屈了，不要難過，快跟我回店歇息吧，從今以後再不這麼辦了，死活咱們一同走。」女屠戶陸七娘抬起頭來，向吳青臉上看了看，慘然說道：「我今夜是兩世爲人，死裏逃生，沒飽了毒蛇口腹，險些作了劍底遊魂，那頭驢早就脫生了。」這時雲隙中寒月的光華，射下來正照在女屠戶陸七娘的俏俊面龐上，清水的險，籠罩着一片愁容兩道秀眉緊蹙着，兩隻水汪汪的眸子正注視着自己，長長的睫毛正掛着淚痕，海鳥吳青看到他這種楚楚可憐的樣子，把早日所感到她淫蕩乖張的厭惡，完全忘掉，遂安慰着道：「七娘，你不用難過，不要怕，有什麼禍事，我吳青還能替你擔承，你把心腸放寬了，遇上了些什麼事！把你害的這樣可憐，快告訴我！可急壞我了。女屠戶陸七娘看到了吳青這樣染情撫慰，驚悸憂抑的心情，略微舒展了些，這才把紅砂谷遭邁的事，大致說了一遍，海鳥吳青也自心驚，忙拉着女屠戶陸七娘的手說道：「我們先回到店中再說吧！」這裏不易隱蔽行藏，妳今夜太險了，那活報應上官雲形的那對離魂子母圈不易招惹，你又那知所遇的那紅衣女俠，和那甘婆子更是利害，海鳥吳青說着話，頗有點驚慌失措，忙把女屠戶陸七娘躺在地下的刀拾起，自己替拿盾，向女屠戶陸七娘道：「我就住在這鎮裏的店內名叫福星店，我洛店時，就跟店主說明，我是有家眷的人，因爲中途去探視，遂後趕來，等走到了店門口，我仍從上面翻進去，悄悄回到屋中，妳再叫門，免得店家疑心。」女屠戶陸七娘點頭答應着，一同進了鎮甸，吳青和陸七娘全具有超人的身手，在鎮甸中走着，絲毫不帶聲息，海鳥吳青從上面翻進了福星店，女屠戶直撲店門前，略微等候，吳青進了屋的工夫，陸七娘把這店房附近打量一下，這是他們走江湖應有的規矩，不論到轉什麼地方，先要把出入的情形全要加以仔細的留意，陸七娘見這鎮甸是一條東西的長街，店是座北向南，雖是一個小客棧，看這鎮甸上舖戶很整齊，這時已是五更左右，靜靜悄

悄的長街，絕無人跡，只有野犬不住的狂吠着，女屠戶這才叩打店門，招呼了好幾聲，裏面店家帶着十分不高興的聲調說道：「誰叫門？這裏沒有房間了，請你到別家去吧！」女屠戶噙着店夥，可恨的東西，這不是明白嫌麻煩不願意開門，有房間你也說沒有，遂捺着氣說道：「店家開門吧，我們已有人住在這裏了，我是探親迷路，直到這時才找到這裏，有個姓吳的客人，在這裏住下了吧，你招呼他一聲就知到了。」店夥一聽這陸七娘的語聲，他也把語聲和緩許多，一邊開門，一邊答應着道：「你老怎麼這時才來，那位吳客人等妳多半夜，大約這時才睡下，」店夥口中答應着話，已竟把店門開了。拿着一隻燈籠照着陸七娘走進來，海鳥吳青從上房第四號房間走出來，向外問道：「夥計，可是我嗎？」店夥道：「你老來看看，這位堂客多半是我找的，海鳥吳青借着店夥的話風走了出來，向陸七娘招呼道：「你可把我急死了，怎麼會到這時才來？一個女人家深更半夜，難爲妳怎麼找來的。」女屠戶陸七娘道：「這可有什麼法子，把路走錯了，這還是花了兩吊錢雇了車子方找到這裏，若不是找到了車子，只怕天亮我也來不了呢，」兩人是一打一托的走進屋中，店夥候二見女屠戶一舉一動和平常婦女不同，他要個明白，不再招呼，逕自跟了進來，爲是在燈光下可以仔細看看，總可以看出是怎麼個路道來，仗着海鳥吳青是個老江湖了，早把女屠戶陸七娘那把翹光刀藏起來，此時見店夥賊眉鼠眼的跟了進來，遂說道：「侯夥計叫你這麼辛苦，太叫我們過意不去了，出門人真是不易，一個女人家走在路上處處是不方便的，我們再往北京城走，還不知要受多大罪呢。」夥計候二一邊偷着打着女屠戶，一邊答訕着隨問道：「客人要用什麼？只管言語，凡是照顧到小字號的，全是財神爺，說不到辛苦，這位奶奶呢用什麼吩咐一聲，灶上火雖是封着，一鐵穿條就上來，吃什麼我去作。」海鳥吳青道：「不用了，昨晚就是預備兩人吃的酒食，你看，那不是還留了麼？灶上有開水，給拿來就行了，

「店夥候二答應着，往外就走，女屠戶陸七娘望着吳青皺了皺眉，招呼道：「侯夥計你別走，侯二回身站着，問道：「你有什麼事？」女屠戶陸七娘把桌子上吳青放的兩串錢，拿起一串來，向侯二道：「深更半夜叫你辛苦了半夜，把這串錢拿去，買杯酒吃吧！」店夥候二滿臉堆笑，把錢接了過去說道：「叫奶奶這麼破費，我真是遇上財神了。」跟着又向吳青道了謝，把錢揣在懷中，匆匆走出去，海鳥吳青低聲向女屠戶陸七娘說道：「我看這小子，有點找死，你怎麼還拿錢買他的賬？」陸七娘冷笑道：「這個話。用不着你說，這小子，是看我們路道不正，懷着不良之意，想找些臨時便宜，若在平时我早已收拾他了，無奈現在的情形不對這種小人，成事不足，壞事有餘，你被他信口開河在店內任意胡亂宣揚，暗中還有跟踪我們的敵人，於我們太以不利，用這幾個錢把他的嘴堵着，我們眼前的事，犯不上和看種東西嘔氣，你是不是？吳青道：「現在真算便宜了他，」說話間，侯二的脚步聲響又從外面進來，提着一把銅壺，端着把很細的紫砂壺，把銅壺放在地上，把紫砂壺放在桌上道：「我用木柴把水燒沸了，給你們泡了一壺茶來，這算我侯二的一點人心。」陸七娘點點頭道：「謝謝你叫你多辛苦了，你歇息去吧！這裏沒有事了。」侯二這才轉身出去，女屠戶陸七娘和海鳥吳青細叙紅砂谷所經所見，直到天明才沉沉睡去，已經到了辰時光景，被一片吵嚷之聲，把這一對野鴛鴦驚醒，聽得院中一個南腔北調的說話聲音，明是學着江南口吻，但是終掩飾不了他那冀遼一帶的口音，只聽這人嚷道：「你這店家真是欺負人，順情順理的讓我找這個女人，於你們絲毫沒有糾纏，你若這麼成心耽誤我的事，叫他從這裏再跑了，店家不怕你着怒，你可有些有損德了，我爲這個背夫私逃的女人，跑出一千多里地來，好容易尋着一點影子，再要是叫他逃出手去我非跳河上吊不可，跟着聽那侯二帶怒說道：「你這人大概是半瘋，大清早起，誰別攪合誰，已經告訴明白你，這裏沒有單身女人，你

三個帶家眷的，就是沒有你說的那種女人，我們這屋子雖小，全住的是規矩商人，我沒有那麼大胆，這不是成心找我警拗嗎？我忙着呢！沒工夫陪你了，若認定你的女人在這裏，你自己去找，這裏有隨便去問人家，女屠戶陸七娘聽外面的情形不對，立刻掩着衣服奔到窗前，就着原有破窗孔，往外一看，吓得玉容失色。回頭向吳青點手，海鳥吳青剛要開口問她什麼事，女屠戶陸七娘用手指着自己的唇上一按，示意吳青不要出聲，吳青走到窗前，女屠戶附耳低聲說道：「他來了。」吳青從窗孔往一看。也自驚懼異常，正是那活報應上官雲形，自己和女屠戶如同釜底之魚，籠中之鳥，吳青往回一縱身，伸手把兩口刀拉出來，遞給了女屠戶一把，預備着不得已時只好和上官雲形拚一下子了，那知店夥侯二竟自被女屠戶陸七娘一串錢買的無形中救了這淫婦，更兼那上官雲形有意和女屠戶取笑，話說得非常刻薄，侯二也不肯吃虧，對於女屠戶的來頭和他夜間到這裏的情形，一字沒說出來，上官雲形在院中轉了一週，向店家說了一聲：「你既是一口咬定了沒有，我認定非投奔你們這裏不可，等我找找看，只要被我查出是從你們這裏走脫的，咱兩人是一場人命官司，你等着吧。」侯二道：「客人你趕緊請，你這些臭事，我們管不着，你在家裏管不了女人，給你丟人現眼，你到外面來發威有什麼用，人命官司我靜等着你去告呢。」上官雲形向侯二嘻嘻冷笑了兩聲道：「好夥計你真忍心這麼下井投石，和我叫起字號來，咱們回頭見，」說着匆匆走出店去，院中別的客人看着上官雲形這麼瘋顛顛的，不由全大笑起來，侯二望着上官雲形的背影竟罵了聲：「死不要臉的東西，」這時屋中的女屠戶陸七娘和海鳥吳青把提到嗓子心的心才放下去，陸七娘趕緊把吳青的刀接過來，用包袱包起，向吳青道：「趕快開門，侯二那小子要往這屋來了。」果然侯二竟在門開處走了進來，吳青知道他要述說院中事，遂不容他開口，向侯二道：「夥計！趕快給我們打臉水來，我們要立刻趕路了，把吃飯錢

算清了，我們沒工夫就攔了，一店夥侯二不好再說話，遂趕緊給打了臉來，伺候着吳青陸七娘梳洗完了，兩人匆匆離了店房，同揀那荒郊小道往前路趕了下來，僥倖的兩天的工夫，竟自沒出差錯，兩人略微把心放開，這天已到了蘆河驛，這是入直隸省的邊界，吳青道：「我們只要再往前趕過一站去，就不再担心了。」說話間，已竟離着這個驛站沒有多遠，天色已竟明了，猛聽得背後有人招呼：「前面趕是十二號管船的麼？」海鳥吳青和陸七娘全是一機涼，雖聽出是本幫人，可是也最怕的是本幫人，兩人一遁走，只要被內三堂香主察覺再不易逃開了，回頭一看，見來的是烏鴉嘴舵主焦宏，海鳥吳青立刻變顏變色，那情形要乘其不備把焦宏了結了，以免把自己的事洩露給別人，那知女屠戶却是久經大敵，從容不迫的迎上前去，焦宏也看到了陸七娘，驚疑異常，陸七娘却不等他開口，首先說道：「焦舵主，你怎麼來到這裏？」焦宏見這一帶沒有行人來往，向海鳥吳青行了幫中之禮，向陸七娘點點頭道：「我也認爲很巧呢，陸舵主竟和吳香主遇到一塊了，在浙南樂清縣以及杭州各地，是沒和二位會上，這裏倒遇上了，這倒真是難得，吳青有些怒氣，勢欲發作，陸七娘却仍舊毫不介意的向焦宏道：「不只於焦舵主認爲太巧，並且你還未覺疑心吧？」現在對焦舵主把實情說了，諒沒有妨礙了，我們老頭子當時被敵人要挾，不得不那麼對待我，其實究非他本意，他是最恨由別人強壓迫辦一件事，不過當時給淮陽派敵人稍轉面子，我到了刑堂之後，立刻由英香主示意我幫主的心意，當時本想是從淨業山莊外間發動全力，把他們全留在那兒，那知水師營，緝令營官兵已然打進十二連環塢，本幫猝不及防，才有那場慘敗，十二連環塢瓦解冰消之下，我們僥倖逃出，但淮陽派，西嶽派，一般退隱的人，全散佈至四週，我們幾乎落在他手中，我們幫主離開十二連環塢，移舵青鯨港時，我會奉了內三堂香主一道密札趕奔杭州秘密偵察官軍的舉動。我那時也曾女扮男裝，整整兩個

月的工夫，雖然沒有助我們老頭子成功，但是帶罪立功之下，也算爲本幫盡了力，這吹又奉到我們老頭子的朱札，因爲他往杭州，得趕奔湖南長沙，他對於這次十二連環塢的事，一來是西淮陽派，西嶽派所賣，二來暗中還要偵察幾個要緊人物行踪，老頭子作事百折不回的，雖然曾經派出四路人來，分頭復仇，可是對於倒反鳳尾幫的更是十分痛恨，除了散佈至江南一帶的，自有人對付他們，已經早聽得那要命金七老也就是鄂那中八步趕蟾金老壽，他已經從江南到了大河以北，聞聽得他和他的仇家，燕趙雙俠追雲手藍壁，化敵爲友，這尤其是叫老頭子憤恨難平，自己若不是有重大事牽纏，定要親自前來會一會這反覆無常的金老壽，所以才派我和吳香主向冀南磁州走這一遭，訪查那金老壽的下落，和燕趙雙俠的行踪，想不到和焦舵主不期而遇，這倒是很巧呢，但不知焦舵主這是奔那裏去？

「說到這兒，這位烏鴉嘴舵主，被他這片假話，說得反十分相信起來，因爲她這片話，編排得正合時機，焦宏道：「原來陸舵主是奔冀南藍莊我也是奉到老頭子的命去到臨榆縣查看那賣友求榮幸維幫幫老匹夫，因爲這次已派出兩路人，現在全沒得回報，由歐陽香主更差派我帶領北路四家分舵，喬裝異服，趕奔臨榆，看起來老頭子的事，真是神鬼難測，我們對於陸舵主和吳香主的事絲毫沒有信息。」

說話間，天色越發黑下來，那女屠戶陸七娘却從懷中摸索着，取出一個小錦袋兒，從裏面掏出一點東西來，將它打開，雙手很嚴密的擋着，用兩個掌心托着，向焦宏道前一舉道：「焦舵主，你看，這就是我奉老頭子的壇諭，往北方來的憑證。」焦宏一看果然是總舵主的朱札，因爲天色已黑，無法仔細再看，點點頭道：「陸舵主，好好收起不要走露風聲才好，我還有事，不能盡自耽擱。因爲我們同行的弟兄，已規定在前面二十里屯會面，吳香主我跟你告辭了。」海鳥吳香道：「願祖師加惠於你；再見了。」這焦宏匆匆轉身樹林，如飛而去，女屠戶陸七娘向海鳥吳青嘆哧一笑道：「叫你看看這女江

湖手段如何。」海鳥吳青道：「我服器你了，不過你那件東西是那裏來的？」女屠戶陸七娘笑嘻嘻說道：「法不傳六耳，才向他說完，不能再向你詳說一切，你要知道，須要等到蘆河驛店中，再詳細去訴你一切，海鳥吳青也微微一笑這兩人才一同赴冀南，要妄逞凶焰，可把個燕趙雙俠掌門大弟子險些斷送性命，活報應上官雲形，以那麼精明幹練的武林異人，竟至二次叫女屠戶脫身，且說燕趙雙俠追雲手藍璧，矮金鋼藍和，自從十二連環塢，隨衆回轉結上清風堡綠竹塘，因為傷痕未愈，鷹爪王明臨清風堡的事，一時還不能了結，並且燕趙雙俠，全是為本門中的事看得最重，也最關心，乾山歸雲堡續命神醫萬柳堂也得趕緊回歸雲堡，因為鳳尾幫一千首領人物，漏網的太多，他們若是心存報復，歸雲堡也是他們必去的地方，所以立刻得避回去，西嶽俠尼帶着弟子護送泗水魚船的航隊，去見多指大師，再趕回華山，所以鷹爪王令他們結隊同行，中途分手，並且請萬柳堂一路給追雲手藍璧診治內傷，務必請他送到冀南，萬柳堂一路用盡自己力量，給藍璧調治傷痕，到了磁州，他的傷已經大致全愈，只剩靜養，不過萬柳堂臨走時，向藍二俠囑咐，得暇時務必請他們弟兄到臨榆縣走一遭，因為自己在三兩月中，不能再離歸雲堡，享老鏢頭在十二連環塢為我們受了武維揚的凌辱，至歸雲堡更和我們副堡主徐道和發生過誤會，他回轉臨榆，我們論情論理應該去看望老鏢頭，並且他既和武維揚恩斷義絕，頂現在鳳尾幫一般幫匪，全認定了我們是賣了他，那麼老鏢頭也就不能脫身事外了，以一番熱腸俠骨。反倒招來無窮後患，倘若真有差錯，豈不叫老鏢頭過分寒心，萬柳堂留下這番話，才回轉歸雲堡，追雲手藍璧傷勢將養了月餘，已是完全好了，這全仗着他四十多年煅煉的內功，才能這麼快的恢復了原有精力，這老弟兄放浪形骸的人，歷來在藍莊就沒呆過幾個月，弟兄兩人遂商量好了，要一同趕奔臨榆縣，在臨行之前，向徒弟李遐齡，牢牢囑咐道：「我們弟兄去後，你不要離開家中

，須要謹慎一切，不要大意，因為過去在江湖行道，倒是結了不少怨，可是那班毛賊草寇，他們雖有報復之心，可是沒有報復的胆量，這次和鳳尾幫的事，就不能一概而論了，萬一有那不開眼的，到這裏攪亂，只要一動這藍莊村的人。我們一世的威名，可就完全斷送了，李遐齡聽了師傅這番話，忙答道：「師傅放心，我們這藍莊，多年來就沒見着那不怕死的，敢到這裏攪擾，真若是敢在我們藍莊轉什麼念頭，只有毫不客氣的給他些顏色看看，教他嘗嘗燕趙雙俠家鄉的風味，師傅，師叔只管走吧，有弟子一力承當，諒還不至給師傅栽跟頭。」追雲手藍璧嘻嘻冷笑道：「遐齡，你也不要過於輕視幫匪的，鳳尾幫儘多能手，你應謹慎不用我多囑咐，別忘了騎兵必敗，我也不用過於囑咐你了，淨瞧你的了。」這位藍大俠囑咐完了徒弟遐齡，明是說老弟兄一同去尋訪雙掌鎮關西辛維邦，可是兩人肯一同走，只在臨起身時，向二俠說道：「藍老二，咱們就是奔波勞碌的命，在家中呆着，絕不儘生是非，常在外面跑跑，我覺得比在家裏強的多，」矮金剛藍和道：「不錯，我也是這麼想，不過總是這麼着情性往外面闖去，早晚也許有那不開眼的主兒。照顧我們一下子，吃個大苦子，我們也就認命了。」追雲手藍璧道：「我真願意有那不錯的到我們藍莊來試試，也教咱弟兄嘗嘗是怎麼滋味，不過我藍老大總不相信真有那不開眼的主兒，藍老二少說些喪氣話吧，十二連環場我你兄弟就算風頭不利，再有趁火打劫的我們就算毀到家了，老二咱們臨榆縣見了，」追雲手藍璧頭一天趕奔臨榆縣，矮金剛藍和晚走了半天，也離開藍莊，雙俠這就叫棋勝不顧家，也太放大意了，把這家中安全就算全文與了掌門大弟子李遐齡。他們老弟兄走後？李遐齡就算宅中的主事人，老弟兄在藍莊頗有田園，說起來算是首戶，李遐齡人頗拘謹也肯用功，這時那小俠祝龍驤，却留在清風堡綠竹塘，李遐齡除了照管師父家事，自己仍然煅煉功夫，他天性純厚，不浮躁，用功甚勤，只是限於天資，所以造就極慢。小

俠祝龍驪雖說是他徒弟，本領完全是雙俠交給的，祝龍驪聰明機警，反比李遐齡高的多。李遐齡這時論武功造就，也很有根基了，在白天沒有事時，他雖然不敢到遠處去，可是常到對門張記茶館泡一壺茶，在那里消磨半日，這藍莊雖是個村莊形同大市鎮，因為冀南一帶，糧產頗豐，這藍莊是二五八集期，是糧商集合之所，全在這里作交易，所以這藍莊商來買賣，應有盡有？客貨棧就是三家，不斷有買購糧食的老客們，因為等候集期，不時的照顧到茶館來，這天李遐齡又到張記茶館李遐齡坐在緊靠門旁的窗前，和自己同桌的是兩位老者，差不多全有個認識，李遐齡正跟老者談論着，耳中聽得身後隔着兩張桌子，有個外鄉口音的，正和一個本莊人說着話，李遐齡本沒有什麼成見，只於是聽着這人的口音，不像是大河南北的人，可是竭力矜持着，學着此地語言，依照很顯然的有南音，李遐齡一回頭，向身後瞥了一眼，見隔開三張桌子，且有一個商人打扮的客人，不過他這份像貌，倒引起了李遐齡的注意，這人長的濃眉大眼，猿背蜂腰，很帶英挺之氣，這人也正在眼望着這邊，和李遐齡的眼光一碰，這人趕緊又向別處，李遐齡也不肯儘自瞧人家，回轉頭來不過心裏暗自忖懣。這人看情形好似練家子，自己想不出是作什麼的，轉而一想，還是少惹是非，這多半又是梁家車馬店的客人，商人百姓練武的多着，不必犯這種無謂的疑心，李遐齡雖是想擺脫疑心，可是心裏已有了懷疑的影子，無形中就對於此人就多了一份注意，雖背着身子，兩耳可注意着背後人的講話，只聽那人說道：「我聽人說過冀南出了兩位武術名家，全稱他作燕趙雙俠，可就是這一帶住麼？」那本莊的人笑道：「不止於在這一帶，還就在眼前。」那人哦了一聲道：「就住在這裏麼？他們究竟叫什麼名字。」那本地人道：「一位叫追雲手藍璧一位矮金剛藍和，名頭可真不小，你看對面這所宅子，就是藍宅的莊院，我們因爲人家老弟兄有本領，又能應付事，公舉作這一莊之主，鄉公所也舉他們老弟兄爲首事，只

是人家說什麼也不幹，一來兩位不常在家，二來這兩位老弟兄不務名，不爲利，那肯幹這種麻煩事，不過這兩位老弟兄在這藍莊不論是什麼大小事，全是片言可解誰全有一份敬重之心，你是沒看見這兩位，雖是那麼大的名望，那一看見一定疑心，人們傳說的有些過譽，仍然是我們這鄉下老的老樣子，不知道的決不信是武林中成那麼大名的人物哩！一陣人聲稍寂，李遐齡已對於這種話留了心，聽得那個外鄉人似乎說：「我這趟倒沒白來，離着這麼近，總可以開開眼也長點見識，見見這成名的人物！」本莊人說道：「你可來的不湊巧，我們這藍大爺藍二爺走了好些日子，這兩位老師傅一走，就是三五個月不準什麼時候回來，連他宅裏人，全不知道他們準什麼時候能回來，李遐齡聽這兩人一問一答情形，越琢磨越不對勁，這本地人固屬不知輕重，信口一談，可是這外鄉人情形，頗有些故意刺探雙俠的虛實，是否在家當時這一動疑立刻要向來人查問來歷只要盤問出毛病來就不能再叫他走開在。李遐齡才一站起來時，忽然從外邊走來一個踏青字圖的，江湖生意人，（術語說是串茶館相面的）李遐齡未免對這進來人注意了意，這時這個江湖相面的先生，已向裏面走來，江湖中有金，批，彩，卦，風，火，雀，要八卦，但是每一種江湖生意，又分出多種不同生意方法來使用，這個相面的先生，屬踏青字圖，只用兩枝短短的竹尺，輕敲着，看形狀，分明是落魂的讀書人，瘦削削的一張臉面，臉上像多少天沒有洗過的，滿面風塵，時已深秋，依然穿着兩截的長衫，這種衣服，多半是文人墨客穿的上截是夏布，下截是熟羅，這位相面先生穿這種衣服，倒是相稱，只是時令太不對了，時已深秋，北地多寒，這時大半都是夾棉衣服上身，因爲他這件衣服越顯出一位窮途末路的文人樣子，下面是一雙挖雲福字履，凡是青絨雲字地方，多半全綻開，這雙鞋子確對時令，不過太破，一步三搖的往裏走來，茶館的客人，對於這個相面的先生，倒是沒有什麼可疑的，不過對於他這種神情，穿章：着着扎眼，這

時李遐齡也看着這相面先生有些異樣，未免對於身後坐的這個異鄉人暫時先不去管他，這相面先生來到了裏面，衝着各桌的客人說：「我是幼過異人傳授我風鑒之術，麻衣相法。善觀氣色，指示吉凶禍福，誠意者何妨一談，相家宅請來賜教，禮金不計，願結杯水之交，惠賜若愛，正可賜杯一醉，那位先生的懷疑不決之事，可以請來談談，我這點文人末路，不是什樣高貴東西，先生不要怕我訛人，江湖中也是賢愚不等，那位看看流年，氣色，眼前你所辦事的，是進是退，應趨應避，我能指示你一條明道，」這位相面先生說着，已從裏面縮了過來，走到了那個異鄉客前，忽的站着，向那客人面上看了看，竟自說道：「你老兄，現在有一件大事，正在欲進欲退，遲疑不決，驛馬當頭，應該奔走江湖。」

聽遲異地，這些事還是小事，老兄你現在印堂暗淡，有一樁關係着終身成敗的關頭，我願意和你談談。」這位異鄉客人微微一笑道：「先生你要真看了，別認爲我『合巹兒』墊起硬網來，咱們不過這個我也是吃江湖飯的，和我弄這個，這不是招子不清麼？」這時相面的先生說道：「先生你這話錯了，這江湖的生意飯，也不能一概而論。這相法是自古流傳，一種術理，我這江湖人，另有和他人不同的地方，老兄信不信由你，不過我看出你老兄既不經商，又不種地，作的是沒本錢生涯，走南闖北的好朋友，你生長在江南，流居北地，按你的心胸，志氣，要轟轟……」這位相面先生才說了這半句話，那異鄉人立刻怒叱道：「先生你這話可得檢點，我沒本錢的生涯，怎樣作法，先生你得給我說出一個講法來。」這位相面先生道：「老兄你別誤會，這沒本錢生涯，並不算歹話，我這個江湖相面的，何嘗不是吃的沒本錢生涯，老兄，我是一番好意，君子問禍不問福，我的相法是：「喜直言，前來問我愛奉承的，另找他人」現在老兄你既然是不願意和兄弟我一談，那我只好另訪他人，我那與我有緣

的人去結納了。」這相面先生口中說着，慢慢轉過身來把手中竹尺輕敲着，立刻向李遐齡這邊走來，這時所有張記酒館中的客人，沒有不注意這個相面先生的，這個相面先生一面轉身走着，口中却自言自語道：「奇怪，你要看的人，偏不教你看，不想看的人偏偏教你遇上，是有緣，似無緣，不能洞察他的肺腑，算得什麼相士，你就是百般隱飾，我也能了然你一切，你就不講，我自明白了，你你自己有什麼不明白，有緣千里來相會，人生何處不相逢，今日絕不會教我徒勞往返了……」說到這，忽的走到李遐齡的桌前，突然停步的說：「這位老兄，我在下說出兩句不奉承的話，老兄千萬可別惱。」

你把我當作江湖生意話也罷，把我看作指路的南針也罷，信不信由你，好在我也沒想騙老兄的錢財，我是想和老兄結個江湖萍水之交，老兄你肯信我的這點江湖末技麼？」

燕趙雙俠這個唯一的弟子，武功造詣頗得淮陽派的真傳，只是性情過於拘謹，對於江湖上一切閱歷太淺，雙俠恐怕他一入江湖，難免到處吃虧，所以一向教他守在家鄉，雙俠的心意，想要得着機會，把他帶出去，教他閱歷閱歷外面一切險詐機械的情形，但是空有這種心願，難得機會，再說追雲手藍璧那種孤介的性情，平日間輕不開口，說出話來，往往教這作弟子的無法答對，倒是二俠矮金剛藍和反倒對於李遐齡十分關心，因為收小俠祝龍驛時，原是由一位武林中舊友匿跡風塵的異人炊餅叟推薦來的，本應拜在雙俠門下為弟子，追雲手藍璧因為清風堡綠竹塘掌門人鷹爪王，已有第三代弟子，那好再給他們收起師叔來，祝龍驛入門的年歲也小，遂今祝龍驛拜在李遐齡名下為弟子，晚下一輩去，雙俠自此算閉門不收徒，這一來李遐齡越覺自己的功夫造詣不足，在師傅的面前苦哀求，不要這樣辦，自己的本領實不够收徒弟的資格。當時追雲手藍璧便把心意說出，名份上雖是你的徒弟，可是實際

上還是由雙俠來傳授他，這一來李遐齡越發刻苦用起功來，這五年來，李遐齡的武功造詣，比起以前十年所練的還精，可是這個祝龍驛得二俠矮金剛藍和傳授，把淮陽派中武功真傳，傾囊相授，這祝龍驛頗有些青出於藍的造就，更兼那份聰明見機，實較師傅李遐齡高的多，李遐齡時常纏着藍二俠帶着他在江湖上歷練一番，藍二俠雖是答應他，可是始終沒有教他入江湖道，不過藍二俠把江湖上一切險詐勾當，推，通，榜，點，駭，詐，哄，丟，無，批。彩，掛，風，雀，耍，各種江湖、坎子，全說給李遐齡，以及大江南北幾個幫會組織的情形，全一一教給李遐齡，要論李遐齡知道的不爲不多，可是總算沒親身閱歷過，比較稍差，這次在茶酒館中，遇見這走江湖的，以踏青字圖吃生意，便想道二俠所說過的生意門一種，十分吻合，對於這相面先生向那客人所說的話，全十分留意，可是認爲他所談的情形，又不全是生意門，從中隱含着用意，此時忽的來到自己面前，索性倒不肯拒絕他，遂又拿定了主意，你要拿着我李遐齡當「點」兒，我索性先不說破，破費幾個錢，跟你裝傻，拿你開心，要是有所爲而來，師傅不在家，我倒要試試我是否有應付這種行藏詭秘的江湖道之力，想到這，遂向相面點先生點頭道：「先生你說的話很有理，我這人倒深信命相數理，我倒要領教領教，」李遐齡一邊說着把一隻空茶盤推給相面先生斟了一盃香茶，請他在對面落坐，這相面先生毫不客氣，對面落了坐，似乎很口渴，把這碗茶端起一飲而盡，自己又斟了一盃，這才慢吞吞說道：「老兄，你是本地人麼？我還沒領教老兄貴姓？」李遐齡道：「不錯，我就是這藍莊人，我姓李，我還沒領教先生貴姓？聽先生口音，不是此地人吧？」李遐齡是安心一句話不多說，本應該隨着說出自己姓氏時，把各名說出來，可是李遐齡就沒告訴他，相面先生道：「哦，老兄問我麼？我答出的話，老兄不要見怪，認爲我是故意欺人，其實我絕不能那麼不知好歹，我究竟是那一省那一縣，連我自己全不知道了，老兄你

聽我說話帶着江南口音，我就算江南人吧，我在下自幼小時，就沒有親生骨肉了，處賢遷，那還知道自己本來面目，我姓方名和璧這個姓名倒毫無遲疑，老兄，我會遇異人，傳授我一點相人術倒也會過不少高人，老兄咱們不用那江湖套子甚麼三山得配，五嶽停勻，因為相法中有一種術理存在，有的時候，就不由你不信，像過去的人很好許多徵驗，這種數理，過分深信，易於寸步難行，若要不信，也能够教你進退失據，所以聖人說：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就是教人取中和之道，不倚不偏，老兄弱冠之年，具這份儀表，將來飛黃騰達，自在意中，可不是我這江湖用這種江湖話，來奉承老兄，我們幹這種行當，講究一對面就能把對面人的情形看出大半來，江湖也自有江湖之術，正如醫家所持的四字訣，望，聞，問，切，醫家要以派象來判斷病，可是指下活的人古今能有幾人，只憑派，連人的面貌，衣服穿章，是男是女，全不教醫家知道，以太素脉那種絕傳的，不僅能診斷病者，爲男爲女，起病的原因，當前徵象要能從脉象上判斷人的壽夭窮通，吉凶禍福，可是有這麼大本領的，能有幾人；所以醫家仗着望，聞，問，三字，來助脉象的診斷，我們這相士一流，何嘗能够盡仗着骨格氣色，從旁處引證着，像老兄這份骨路，我說是飛黃騰達，老兄不要誤會，將來定能腰金紫綬，我所說老兄的發達，是另走一個塗徑，也能够揚眉吐氣，只是我大敢武斷的來說，老兄你自己明白，現在老兄你走的正是少運，老兄你自離襁褓，就遇貴人扶助，你這步父運很好，我這落魄江湖的好人，和人家結杯水之緣，常懷着莫叫我把我看作騙財者流，我大願盡談未來的，未來的是無憑無據的事，空空洞洞的我們還是只談現在，那末老兄你可要本着君子問禍大開福的心意來聽我方相士略獻所得。」李還齡點頭道，「好吧！先生你盡請直言，毋庸顧忌。」這位相士方和璧說道：「按老兄你這份格局，倒沒有什麼刻制的地方，只是目前因爲印堂上有一條紫線，深透表裏，在平常的相士，他定

然說是百日內怕有什麼事情來牽纏，只是我，在下說定了這種赤煞，只要一現出來。是則七天，少則三天，定有一場飛災橫禍降臨，若是能够善於應付，也未嘗不能善解，老兄我的話多信口開河也能，真能判吉兇禍福也罷，好在老兄你没花什麼，我也沒說你什麼，假若是真正江湖術士之流，就不給老兄這麼添煩惱了，老兄你是不是？」李遐齡聽到相士這末說，不由的點頭說道：「先生，這分明是客氣了，我抱定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我深信先生所說的情形，頗有見地，只不知道是家神，是外鬼，我只怕沒有那麼大的力量來解這場災難吧！」李遐齡這時，並不是故意的和這位相士虛與週旋，李遐齡因為這位相面先生所說自己眼前飛災橫禍，就看見自己眼前情景，頗有這種情形，師父們都沒在家，倘若真有仇家到藍莊，找那燕趙雙俠來報復，說不定自己就許一個應付失當，就許來個首當其衝，這時相士說出這種情形，自己不加思索的把自己心意話說出來，這位相士點頭道：「我雖是個江湖術士，但是我方和藍還有點不同的見解，按着數理來說，是由命，不由人，可是我總想着人定亦可勝天，我們一邊是聽天命一邊是盡人力，有時也許以堅忍不拔的力量，挽回劫運，老兄你肯信我的話，事不要過分大意了，或者就許脫過這場飛災橫禍，老兄將來的休咎說出來也全在虛無漂渺之間，倒不必說，你我的杯水之交，也算是前緣了，一說着話站了起來道：「哎呀，天色不早，我還有好幾里的路得走，咱們再見吧！」李遐齡聽着這相士的一番話，自己好生狐疑不決，究竟看不出這相士是怎樣一個人，遂含笑道：「先生何必這麼忙，這藍莊的白酒，也頗有名，我請先生喝兩杯，你不要客氣，這相面先生點點頭道：「老兄你怎麼還要破費，不過我這人是酷嗜杯中物的，只是我這時也被外魔纏繞的心緒不寧，我倒不敢再飲酒了，恐怕貧杯誤事，改日我再來奉陪，咱們再見啦。說着話往裏面瞥了一眼，腮邊帶着冷笑道：「我倒沒想到，來到藍莊，居然還有人肯照顧我，這倒是件痛快事」這時李

選齡也因天色已晚，回莊院去吃晚飯，也隨着相士往外走，李選齡和這館裏是熟人，不論吃茶吃酒，不用立時付錢，跟着來到門外，相士走着忽然又站着，向李選齡道：「老兄住在那藍莊麼，改日我若是路過這藍莊，還想和老兄一談，只不知那裏相訪？」李選齡用手一指道：「我就住在這，先生你要再來時，我們還是在這茶館談，倒覺方便得多。」李選齡說着話的工夫，那異鄉客人也在這時走出來，那相士連頭也不回，直向前街走去，李選齡對這異鄉人也没什么注意，直奔二俠宅院，這時天已漸黑，藍宅的大門已閉，李選齡向前叩門，藍宅的家人開了門，向李選齡道：「二爺，怎麼這時才回來，飯早得了，方才到小書房一看，二爺還沒回來，我們正要對面找你老去呢。」李選齡點點頭道：「我在對過茶館遇見朋友了，好，我到小書房裏去，你們給我開飯吧。」家人答應着，李選齡自己獨奔東跨院，別看燕趙雙俠平時那麼放浪形骸，衣服打扮的全是耕耘田畝的鄉下人，可是住宅全收拾得雅潔整齊，於樸素中隱着富貴之氣，前面進大門是三間南倒座，這裏只有雙俠常用這個地方，現在門已鎖着，這時李選齡進了東跨院奔了自己小書房，見屋中的燈火早給家人點着，李選齡才待伸手拉門，驀然從檐頭落下一件東西，被風吹着，落在身旁，李選齡看出來，落在身旁的是一張紙片，不禁有些詫異，這時不過是陣陣的微風，沒有捲地的西北風，那能把紙片颺起往下落呢，這一疑心，把地下些的紙片拾起，挑竹簾走進屋中，緊走到燈下，一查看那字帖，只見上面寫着幾行字，更奇怪的是紙上墨跡未乾，寫這張字帖，也就在片刻，只見上面寫着是：

死灰已復燃，來藍莊復仇逞凶者更非一二人，稍有疎忽，定遭毒手，毋貽門戶之羞，藍氏合家生死，繫於汝一身，慎之慎之。

李選齡看完了這張字帖，十分詫異，知道這紙帖是那茶中相士所給，幾句話的工夫，人家寫的

寄東，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來去無踪，此東的來意是教我謹自隄防，有師傅的仇家，也就是鳳尾幫的匪黨，對師傅不肯甘心，竟自要殺全家報仇，這一來真是找李遐齡生死關頭，自己受雙俠授藝之恩，託付之重，倘有一點疎失，自己怎麼見得師傅只是看這張字帖，分明是說來的還不是一二人，自己雖受師傅親傳，可是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擋不住人多，我一個人只怕照顧不過來，想了想，事到其間，也只好一拚，縱然毀在匪黨手裏，我也只好認命了，既不能給師傅家中防患於未然，再不能應付，禍變臨頭之時，倘存怕死貪生之念，他這家宅和這懦弱無能的老小，遭到匪人毒手，自己就是能活下去，慢說見不起師傅，藍莊的鄉隣父老，也要把我李遐齡看作忘恩負義之徒了，想到這裏，把心一橫，只好是盡力而爲，個人力所不及，全家遇禍，那就無可如何了。

第三章 感師恩午夜戰羣賊

並且在這種時候禍起蒼猝，呼援求救，全來不及了，應付這種綠林人物，就是把鄉里中練過一年半載的少壯們，找多少來，不過多連累幾個，也是於事無補，李遐齡怎麼想，只有自己承當，稍給自已作安慰的，只有盼這個字帖所說的未必是實情，那還有幾分希望，暫時保全，不過以燕趙雙俠的身份，武林同道中故意的想和雙俠開個玩笑，倒是頗有其人，只是雙俠不在家中，誰能和我這晚輩取鬧，我想萬無此理，李遐齡遂把這字帖折疊上，放入貼身的衣內，自己索性把心腸放寬，想要在師傅家中，拚了自己全力，給他保全一切，所以門上的家人進來，他仍然收斂心神，不露一點神色。

吃過晚飯之後，等到門上人收拾完了，這鄉間差不多全是早早睡了，雙俠這家中人是很少，房屋很多，燕趙雙俠全因爲要在武功上爲淮陽派增光，捨身江湖，行俠仗義，他們弟兄兩人落得一身乾淨，不

過內宅還有一位老孀母，年紀已然八旬，倒還依然很康健，還有一個孀居的弟婦，她丈夫藍雲不是燕趙雙俠同胞兄弟，是雙俠的族弟，藍雲去世已經五六年，因為雙俠已經是折斷宗祧的人，這位族弟婦跟前倒有一個男孩，名叫繼英，雙俠的意思，也為得是終身同宗弟兄，把這姪兒教養起來，足可以接待祖宗的，除了兩個使用的婆子，內宅只這三位主人李遐齡在師傅這家中，就算掌管着家事，雙俠這位老孀母齊氏老太太，對於李遐齡十分喜愛，有年歲的人，就愛這種老誠持重的少年，雙俠這位弟婦韓氏，雖然是鄉下人，倒是一個書香門第的女兒，念過些書，自從孀居以來，蒙這兩位族兄收留，自己得以安心撫孤守節，對於老太太以及兩位族兄盡孝盡禮，兒子繼英，年已七歲，從兩年頭裏，就教以書字，所以現在就沒教他入學房，雙俠對於這姪兒，依照接着他武士家風，從小就惦着教他練功夫，可是雙俠是不常在家，好在這麼點的小孩子，不能給他煨練筋骨，雙俠遂令李遐齡教他初學功夫，所以每天天一亮，李遐齡自己下場子時，必要招呼着繼英，李遐齡對這韓氏稱師姑，稱呼繼英為師弟，晚上自己練功夫時，因為小孩子得早早睡覺，却常常自己操練，可是韓氏對於兒子繼英教導有方，每天排定了功課，絲毫不準錯亂，在晚飯之後，不准教他睡眠，必要教他念些書字，趕到打發他睡了之後，這韓氏自己不是做些針線，就是在自己聯房下間木機上織些土布，每天絕不差樣，真是無間寒暑，克勤克儉，所以藍璧藍和老弟兄兩個對於這個弟婦，十分重視，認為他是一個賢良的婦人，當天晚上李遐齡見長工們。全收拾完了，把宅門關閉，李遐齡親自察看了一遍，因為晚間沒有事了，由着他們早早的歇息，自己向後面來了，這第二道院內，就是齊氏老太太和韓氏所住的五間上房，二間廂房，這時屋中燈光尚沒熄滅，聽得師姑那屋中，繼英師弟正在燈前念着書呢，李遐齡從上房窗下走過去，知道老太太這時已快要歇息了，沒敢驚動，從窗前繞奔夾道的角門，從西轉過一道小院來，還

正是練武的把式場，李遐齡把角門推開，走進把式場看了看，這段把式場子裏，收拾的乾乾淨淨，燈籠早給點好，掛在北面的那段兵刃架子的小厦子前，這座把式場子練功夫的地方，十丈多長，五丈多遠，只有北面有一段走廊式的小厦子，除了這段小厦之外，全是細砂子鋪地，地上十分平整，李遐齡論武功已經在師門出了名，只爲家中亦是鄉農富厚之家，雙俠把他留在身邊，叫他仍然繼續着在本門中煅煉所學，雙俠想把一身所學全教給他，安着這般心腸，李遐齡更是深體着師父期待之心，晝夜的下苦工夫來煅練，這時在場中先緩步繞了一週，把氣調勻了，緩緩的先溫習本門的拳法，把拳路子走開，先從長拳十段錦溫習起，只是自己今夜行拳，只覺得不如往日，對於發招打式，收放進退，起落得側，全不如往日靈活，自己好詫異，暗說，這可是怪事，怎麼自己的工夫一天沒擱下，忽的有了變化，不但沒有進境，反倒見了退步，索性把拳式收住，不再往下練，自己怎麼也想不出是什麼道理？遂在場子裏轉了一週，索性又亮開勢子，把燕趙雙俠獨擅場的「錯六分筋手」施展開，這種工夫只有三十骨式，完全是內家練的功夫，淮陽派以十六擒拿法見重於武林，能空手入白刃，這趟錯骨分筋手，更有認穴，卸骨，特別的手法，不過這種「錯骨分筋手」完全仗着氣力有根基的才能運用的得心應手，制敵於立敗。這時李遐齡一施展開這三十六殺「錯骨分筋手」，全神振作起，一招一式的演出，倒是覺得和平日不差甚麼，趕到練到第十式，由「金雕展翅」變第二十三手的「盤肘摧肩」那知這手變化出來，怎麼也够不上靈活巧妙四個字的訣要，這一來李遐齡真不知是甚麼原故，近一年來，蒙師門的厚愛，傳授自己淮陽派的基本工夫，尤其是藍二俠對於自己更是殷勤教導，把武林中最難得的傳授，拆招，打招，誘招，喂招，懂勁，打勁，調氣，用力，一切武林中神髓，全傳授自己，怎麼今夜連這麼兩式都變化不好，這真有些怪了，我的氣沒散，力也沒用過了，這一沉思，驀然的又覺得

自己似乎有些心情浮躁，這種情形上，要擱在別人一定是放下不練，李選師是極有耐性的人，把「錯骨分筋手」往身上一披，攔腰有一根絨繩，往腰上一繫，這種東西是練輕功用的，內裏夾着鐵砂子，這種鐵砂子搭礎，是有一定的規矩，依着輕功火候的進境，往上累加，在初練輕功用不着這道砂搭礎，只用拔坑、跑板，三年後有成效，才能練走空籟籟，走在上面疾徐如意，進退自若，更能在上面行拳換掌，對手拆招，這幾種輕功，全要下過苦功夫，蹤隨隨意，再由兩腿掛鉛瓦，鉛瓦一共有五對，計爲四兩的一對，六兩的一對，八兩的一對，十兩的一對，有二兩的一對，乍一練習時，先由四兩鉛瓦兩個，就是半斤重了，莫看這輕輕半斤重，趕到往腿上一掛，就能牽制得你混身不得勁，把所有的輕身功夫，重行溫習起，趕情這種輕輕的兩支鉛瓦，就能教給你這練上來的拔坑跳板全不能運用，總得有百日的純功夫，加以刻苦的煨煉，始能運用自如，掛這鉛瓦（或也有用鐵瓦的），但是不論是那一種，全預先經過藥水的煨煉，把這鉛的毒煉淨了，才能用，鉛瓦因爲有毒，雖是往腿上一綁時，有棉花墊子隔離着，不叫鉛瓦和皮膚接觸磨擦。可是只要有時汗濕透了依然能中鉛毒，腿上只要中了這鉛毒，能够浮腫潰爛，這種練功必須有名師，復須有藥物配合，不是隨便妄動的，這種掛鉛瓦換到最後一對，每個至十二兩，至最後這一對鉛瓦掛到腿上，必須經過整三年的煨煉，兩腿能够練到掛上二十四兩的鉛瓦，對於所練過的輕功提縱術，能够運用自若，趕到把這一切功夫全練好了，只要鐵鉛瓦除去，足能縱躍如飛，竄縱自如，雖是腿底下各別的輕快，可是上盤反覺得笨重，這才開始用鐵砂子搭礎，也是逐漸增加，這鐵搭礎上做成一行的空口袋的夾層，身上初披這搭礎時，裏面只裝四兩砂子，三天加一兩，前後分着往裏裝，加到十兩停止，要練一百天，再隔三天加一兩，加到一個月，再爲停止，練一百天，再依舊法增加，經過三天的工夫，把鐵砂子加到六斤，就不再加了，只要

構着能够運用自如，再把它除掉，這種輕功在武林中，已足雄視齊羣，能够運用自如後，既無再求深造，練輕功絕技，草上飛行，登萍渡水，燕子飛雲縱，八步趕驢，青蜓三點水的功夫，這幾種功夫，完全仗着那踏瓦和鐵砂子搭穩，練到分候，自然練出身軀上，達到靜如山嶽，動似江河，下盤的根基穩固，內功調理得到了火候，身軀重時如泰山，輕時如鵝毛，像登萍渡水，草上飛行，並不是故玄其說，只是當初練這種功夫的把這種術語說的涉於神妙，令人對於這種功夫認爲離奇怪誕，故神其說，真是以登萍渡水論，若憑一片浮萍來借力，沒有那樣輕的身子，運用這種功夫，須用一束合指粗的草把子，拋在水面盪身的力量，身軀體輕靈巧快捷，運用這束草把子，能够借力縱身，至於草上飛行，草的根子也不能着力，能够用輕身術的上乘功夫的。能够在樹頂上借力飛縱出去，「聖蹟圖中的達摩一葦渡江」不過是神話而已，且說李遐齡猝然感到今夜身上的情形差異。遂把這種練身的鐵砂子搭穩，披在身上，把絨繩在腰間束好，走下把式場子，這是按練輕功初步功夫飾置的，可是平日間連燕趙雙俠在家時，也常常拿這種矮樁來鍛鍊，這時李遐齡把搭連披好，自己先圍着矮樁轉了一週，遂把氣往下一沉，抱元守一，氣靜神寧的空氣調順，把腰塌下去，雙掌在胸前一晃，左脚往前一蹀，矮樁已經躍到上面，走這種矮樁，要憑素日鍛練的功夫，不許往樁上看眼，腳底下要準，氣須不浮不燥，才能够遂意運用，李遐齡在這上已有好幾年的純功夫，這時先慢後快的在上面盤旋了兩週，覺得和平日不差什麼，趕到把拳勢一撒開，仍然是從長拳十一如錦運用走到第十招「橫架鐵門門」，無論如何，這一式，就是力量用不勻，李遐齡連着把這招用了三次，無論如何，今夜的力量只是不對，自己忽然一把拳勢停住，更覺出有些心浮氣燥，趕緊翻下樁來，不由的暗暗心驚，我這無緣無故的怎麼氣浮力散，精神不能一貫，這一犯了拳實的大忌，師父也會對我諄言告誡，對於武功上，不是盡自

死練，所能成的，總得好好的研究，拳術運用之理，用勁使勁，於武術中最重要的，是氣靜神寧，尤其是練武的所不能忽略的重要事，我素日又不是輕燥浮動的人，今夜這場子裏又沒有絲毫別的擾亂，怎麼會把已經練好了的功夫，反倒退步，自己一賭氣坐在兵刃架子前，把呼吸氣血調節一下，可也有是作怪只覺心神有些不安起來，李遐齡自己也有些着急，索性又站了起來，在這場子中又轉了兩週，暗想，莫非今夜真有什麼意外的遭遇麼，不過我歷來不信那些無稽之談，什麼禍患之來，預有警兆，自己想索性把輕功提縱法操練一番，就知道自己的功夫是否真生了變化，李遐齡竭力的把心神抑制着，這座把式場中，武功輕功的設備，一切俱都齊全，李遐齡把身形一矮，雙臂一圍，雙掌在胸前一錯，圍着場子的邊牆施展軀身快步之法，脚尖點地，疾走如飛，圍着這場子轉了一週轉到東南角，這裏一邊在牆頭，一邊在地上搭着一塊木板，這木板有五寸寬，四寸厚，一丈七尺長，成一個大斜坡式，李遐齡二次翻回，脚尖點着木板的當中，騰身而上，已經快到了牆頭，忽然左脚用力似乎猛了些，這塊狹長的木板，是浮放在那裏，力量只要用不均，立時就能翻滾，李遐齡脚下力量一用猛了，一翻身，落在地上，自己知道今夜的功夫，算是練不成了，賭氣把鐵沙子搭連解下來，掛在兵器架子後，把燈火熄滅，退出把式場，把門帶好，輕着脚步，往前面來，經過內宅的院內，只見各屋燈火全滅，師爺早已歇息上，李遐齡回到前面書房，自己默想適才的情形，真是奇怪，從來沒有的現象，怎的竟會在今夜這麼全身起了變化，自己也沒聽師父們說過，功夫練到如何的地步，有這種情形，這一來悶悶不樂，收拾完了，想着早早歇息下，因為有白天茶館所遇的情形，和黃昏後所見的那張字東，不得不提防一切。遂合衣躺在那兒歇息着，每天練過功夫，稍微的坐一會，立刻就覺得疲倦，可以安然睡下，惟獨今夜，躺在那兒翻來覆去，只是睡不着了，這種情形李遐齡有些懷疑了，難道世上真有心驚

肉跳站立不安的事麼？我今夜可就要全應驗了，正在迷離的時候，突然聽得遠遠這藍莊裏野犬狂吠聲音震耳，李遐齡不由坐起，因為自己練完功夫，已是二更過後，現在差不多三更左右。怎麼這時莊中竟會有人走動麼！事出離奇，沒有人經過這裏，不會有這麼厲害的犬吠之聲，自己索性也因為睡不着，遂下了地，把才上收拾了一番，隨手把牆上的劍摘下來，背在身上，輕輕把門開了，抬頭看了看滿天星斗，一鈎斜月，院中是靜悄悄，沒有一點聲息，細聽犬吠之聲，偏在東北一帶，李遐齡來到前面，門房中黑沉沉的，飛身縱上大門的過道，抬起頭來往街上看了看，靜悄悄，附近一帶冷清清，一點異狀沒有，李遐齡遂向東翻過一段牆頭，竄到東隔壁，韓家營圍的屋上，側耳細聽，犬吠的聲音已不像方才那麼厲害了，自己翻過三四間民房來，可是不敢遠離開自己的宅子，遂往北繞過來，直到本宅的緊後面，在各院查看一番，仍到了書房的小院內，翻身下來，回到屋中，屋裏雖然是燈火已熄，仗着外面星月之光，屋中也可以略辨形勢，想到自己今夜頗有些庸人自擾了，分明沒有一點什麼事，這麼一陣陣庸人自擾，幸虧是師父沒在家，不論那位看到了這種情形，我落個妄生是非，還得受一番申叱，雖然這麼想着，可是不肯躺下安然就睡，坐在那裏呆呆出神，就在這時，外面突然有了一點聲息，聲音雖然不大，在這深夜裏萬籟無聲之下，練過武的人，外邊有一點異樣的聲音，就容易辨別出來，李遐齡躡足輕步到了書前，聽得這房屋瓦片有響亮的聲音，遂把窗紙點破一點，往院中察着，任什麼着不到，急急移身到屋門口，忽然從窗孔中又有對院中露着前不遠的地上，忽然現出一個人影子，知道此人正在書房的簷口，此時一長身，所以影子照在地上，李遐齡不由的混身一震，知道禍已臨頭，果然應了相士的話，自己隱隱遭難的時候到了，趕緊來到屋門口，輕輕把門推開一線，往外查看時，地上人影子已然隱去，李遐齡一閃身到了門外，輕輕把門掩上，身在房簷下左右張望，側耳

細聽，知道人已經走了，李遐齡再不敢遲延，深知道房上面有人，先不敢向屋頂上搜尋，順着角門轉過來，好在這一帶十分黑暗，足以隱蔽身形，眼着繞過廳房院內，貼着廂房前向房上看時，正北有一名匪徒，似乎剛從這院中竄上房去，他竟把江湖中互打招呼之法，伏身在瓦甃上連連的彈着指甲，這種聲音若不是十分注意着，可不易辨別，忽然從西房後披翻上一人。這人一身疾病勁脈，身形輕快，往前披上才一落，已經翻身而起，麻溜的工夫，很好，已到了客廳的房披上，他已經把身形矮下去，李遐齡竟自看出是一男一女，他們十分正大，雖然沒任意的大聲說話，可是低聲悄語，下面已可隱約的聽見，似乎聽見那個男的向他說，果然那兩個全沒在，我們只放手去作，雖則不作報仇雪恨，也可以警戒他們兩人，叫他認識江湖道中不盡是他手底下任意欺凌，侮辱的主兒，如今真是給他個臨頭報應，這兩人互相商量之下，那個女匪徒一縱身，已然竄到後披，這男的一長身，李遐齡突見一條黑影，從東房簷口也斜鑽到廳房的屋頂，和先前伏身的那個匪徒，聚在一處，兩下裏低聲耳語，也在商量了一陣，他們忽然分開了，一個繞上東房簷口，聽那聲息似乎又向前面撲去，那一個竟自翻過客廳的房脊後，向內宅而去李遐齡一看這種形勢，眼中所見，已有二人尚不知匪徒來了多少，自己今夜只有把這條命報恩了，他不敢再遲疑輕輕一縱身竄到廂房南牆角，從角門轉過去，順着夾道往後面奔內宅來到後院，自己暗暗咬牙匪黨們實在目中無人了，李遐齡在牆內宅的屏門內，隱着身軀，向裏察看時，這院中已有兩個匪黨聚在一處，他們所站的地方，正是李遐齡所貼近的屏門內，東廂房的房山轉角，他們在這黑沉沉的廳殿潛身形，李遐齡因為這四扇屏門，是兩扇開着，從旁邊門縫中看到這兩個匪黨，內中一個更不是房中所見的，此人身形瘦小，穿着一身藍色短衣，頭上沒打包頭，一條大辮子盤在脖項上，却在腰帶上插着一對判官筆，左肋下跨着一支裝暗器的鹿皮囊，只聽先前廳房上那個匪徒

低聲說道，「許老師，藍鬚藍和，實在是走了，這兩個老兒在江湖道中把路全走絕了，他也太也的把我們江湖道中人欺凌的沒有立足之地，這次我們不算是乘人之危。對付這種江湖道上的公敵，手段毒辣些才對，許老師，這件事何況還有我們龍頭總舵老頭子接着，咱們把這個成名露臉的燕趙雙俠的家宅先給他毀了，任憑他不甘心，只管到江南找我們去報復，我們敢動他，就敢接着，許老師你能幫了忙，我海鳥吳青決不會嫁禍於人，」這時這個姓許的匪黨微搖了搖頭道：「我認爲這種下手：實爲不當，我們在江湖道中門的是成各露臉的英雄，燕趙雙俠雖然厲害，既然敢到藍莊來找他，我們就要跟他拚一拚輸贏了，分一分高下，如今他們這弟兄已走，我們却不便動他的家眷了，江湖道的好朋友，不能以強凌弱，那一來，我們也太不顧及自己身份，」那海鳥吳青却說道，「我認爲燕趙雙俠駛走，他遍地仇人，不能沒有一點提防，我聽說他們掌門大弟子已得到雙俠的眞傳，也算淮陽派頂門立頂的人，把他收拾完了之後，也算暫解綠林道的仇恨，再找那個老兒也還不遲。」李遐齡聽到他們這種計議，自己剛要出去和他們動手，忽然那個姓許的匪徒帶着驚異的聲響哦了一聲，他低聲又題了句什麼人，跟着已經騰身而起，竄上牆頭，往東南追趕下去，這時這姓許的匪徒才走，忽然在東房那邊竄下一個匪徒，向那海鳥吳青一打招呼，他們竟奔了上房門口，李遐齡知道現身動手，今夜也不易討好了，還不知倒着他們最後怎樣下手，遂把身形仍然隱蔽住，退到夾道的轉角上一縱身先竄下了短牆，翻到房後坡，從房後微探着身軀查看，只見那兩個匪徒，已經把窗紙點破，往裏查看，他們略一張望之下，已經相繼離開窗面，全是不約而同的撲奔門口這時忽然從東北角竄上一人，正是那女匪要和奔上房去的正是海鳥吳青聚在一處，低聲悄語，不知他說些什麼，他們更向廂房前那個匪人一打招呼，忽然全相繼從西北角飛身縱出去，李遐齡不明白他們是什麼個當自己不敢遽然下手。倒要看他個實

在的情形，工夫不大，已然相繼後面翻出來，李遐齡一看，立刻出了一身冷汗，暗罵好萬惡的賊子們竟敢這麼下絕情，施毒手，原來他們肋下各夾着一束柴草，已經分頭撲到各屋門口，把柴草堵在門前，這不問可知，是想着放火焚燒，李遐齡咬牙切齒，這一來若這一般匪黨得手，定然把這座家字化為灰塵，自己一人恐怕無能爲力了，立刻把劍一順，便要趁這時出頭，和他們拚一下，把命早早的送了，也倒免得全家遭他毒手時，自己眼中看到那種情形，至死不能瞑目，李遐齡此時是又憤怒，又灰心，往起一長身，才待一發聲，忽然身後有人低聲囑道：「沉不住氣，你忙什麼？」李遐齡猛然向後一甩劍伏身查看背後，絲毫沒有動靜，這一來李遐齡又是心驚，又是懷疑，就在這遲疑的工夫，下面可已經動手了，也就是上房門口的海鳥吳青，他頭一個把火摺子抖着了，「俯身往那草上踏時，李遐齡雖是驚心有人在背後發話，但是在這種時光，不知是敵是友，不可聽信，這種無可查考的話，他依然是想撲下去，盡自己一身本領，能够除掉一個賊人，也算是自己對師門出了一分力，可是沒容他發作，已有人替他動了手，海鳥吳青火摺子還沒燒在草把上，女屠戶陸七娘在廂房已把一束乾草引着，這時前面屋的房脊後有人喝了聲；「好一對狗男女，你們欺負到藍氏雙俠身上，真該死，」嘩啦一聲響，頭一個就是廂房女屠戶所用放火草把子，被三四片屋瓦砸上，已着的火，立時熄滅，可是乾草的火星兒四濺，那女屠戶陸七娘也算遭了小小的報應，火星子落了他一身一臉，他把身形縱起，可是海鳥吳青，險些被一片瓦砸在後腦海上，暗中動手的人，好厲害的手法，這種院落很大，客廳的房脊距離着上房足有五六丈遠，這一瓦打來，吳青那種矯捷的身手，這片瓦的稜角竟掃着他的包頭過去。「吧……」的一聲暴響，打在上房的風門上，這種碎瓦紛飛，又在深夜，聲音是極大，西廂房門口一個匪徒他也正待放火燒房，這一有人暗中動手，立刻把手縮住把首後的鬼頭刀撒下來這時李遐齡他看到竟

有人暗中解救，雖然還沒有出來人，可是自己身爲主人，到了這時還不動手，豈不叫人笑自己懦弱無能，怕死貪生，畏刀避劍。二次長身，這次更厲害了竟有一股寒風襲到身後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李遐齡因爲廳房脊後暗中動手的分明是來仗義幫忙所以這次不敢驟然用掌中劍向後劈一伏身，背後這人已退出數尺，李遐齡看到不禁大驚，正是那方才在房門內自稱許月明的匪黨，此時他竟向自己一點手道：「朋友，你身爲宅主，姓許的好歹的要向你領教領教，這裏事我們不去管他，你若是燕趙雙俠的徒弟，你跟許老師這裏來，他說罷一轉身，沒往高處縱，似乎也躲避着什麼，此時院中可是一片碎瓦之聲，李遐齡論理可不能離開這裏，可是此時激於這許月明口齒輕狂，他分開是說不敢跟隨他去動手，簡直不是燕趙雙俠的徒弟，這種罵人尤爲刻毒，所以李遐齡一聲不答，也隨着他縱身而起，竟被這匪徒許月明引領着，繞着邊牆，轉到了那練武場內，這裡可算十分清靜了，這許月明落在藍宅的八式場中，他竟停身站住，向李遐齡道：「朋友，你身爲燕趙雙俠掌門大弟子，定得燕趙雙俠的親傳，姓許的此來是特意會一會你那橫行江湖的兩位師父，他不在家中姓許的要是對付別人，那算不得江湖上好朋友，只有我你這給燕趙雙俠頂門立戶的，分一個輸贏勝負，他叫我見識見識淮陽派成名的人物，你這門戶中的絕傳。」說到這，也是更不再等李遐齡答話，把一對判官雙筆擡在手中，李遐齡雖則跟了他來，但是心裏何嘗不懸繫着內宅的情形，也願意和此人早作了斷，遂答了聲：「好！不錯，我是燕趙雙俠頂門立戶的人，你們這羣不成器候的匪徒，惹不起雙俠，趁他不在家中來下手，不過藍莊不是容你們任意張狂的地方，姓許的，你就進招吧。」立刻兩個各自一立門戶動起手來這獨霸三江許月明他是綠林中很有名的人物，他可不是幫匪他也不是故意來找雙俠晦氣，只爲和海鳥吳青相遇，他們早年就有個不錯，吳青的狡詐，女屠戶的巧舌花言，他們竟把這許月明拉攏了來，助他們動手，到藍莊下這種毒手，還是

許月明够個朋友，他認爲雙俠不在家中，欺凌孤弱不是江湖上朋友所應爲，這才單獨的去找李遐齡，他認爲這是燕趙雙俠門下唯一的弟子，和他作對手，還可以交待下去，這時他這對判宮雙筆施展開，崩，砸，點，打，起，落，進，退，巧快靈滑，把這雙筆運用起來，實是江湖中少見的人物，李遐齡沒經過大陣式燕趙雙俠却因爲他是自己門下唯一的弟子，他的功夫若不教出個火候來，無論用的着，或用不着也關係着老弟兄一生的威名，何況已收了徒弟，所以極力剛強和，只要有工夫時就給李遐齡親自進招，李遐齡資質雖則欠佳，他可是肯用功，所以到現在的拳術器械全有了根基今夜正是他施展一身所學之時，掌中這口劍驟用的是三十六手天罡劍，這趙劍術，又是極金剛藍和所傳，更是淮陽派退隱的前輩鐵叢道人所創的劍術，李遐齡不過是火候稍差，李遐齡今夜更是視死如歸，所以對付獨躡三湘許月明這對判官筆尙足應付，許月明竟絲毫佔不了上風，他兩人這綠繩戰，已竟是後面動手極度緊張之時，那海鳥吳青，女屠戶陸七娘，這次來向燕趙雙俠報仇，安心下毒手，不論是雙俠家中什麼人，有一個算一個，雞犬不留，連住宅也要放火焚燒，給鳳尾幫及一班綠林道洩忿，那知燕趙雙俠本着淮陽派的門規。行俠仗義，嫉惡如仇，遊俠江湖，濟困扶危，一事不爲己，專爲他人忙，雖然這老弟兄對付一班在江湖上作惡的綠林道，手底下辣些，可是他們行爲正大，爲武林中所崇仰，所以這次羣賊來藍莊報復，竟遇到了意外的救援，海鳥吳青，女屠戶陸七娘，他們從蘆河驛變和店逃了出來，一路上担驚駭怕的，生怕那活報應上官雲彤追趕下來，他那對離魂子母圖，實不可輕犯，所幸竟安然的到了藍莊，在藍莊附近，竟遇到了赴歸雲堡報仇的獨躡三湘許月明，麻頭鬼薛進，他們到歸雲堡竟撲了空，續命神醫萬柳室已離開了歸雲堡，並且續命神醫也早料到隱患未除，難免有鳳尾幫一班幫匪來報仇，所以萬柳室把歸雲堡的防範上，重行佈置了一番，歸雲堡更成了鐵壁銅牆，不明奇門遁甲五行

生尅之理的，休想妄窺一步，白天尤其是不能衝進去，因為這堡上既不是通行道路，萬堡莊這一帶，更有神醫之名，他這歸雲堡佈置的雖然離奇，這附近一帶，連地面上官家，全信仰他爲人，所以歷來沒有人來干犯他，許月明和薛進探聽得萬堡主，不是到藍莊去訪燕趙雙俠，就是到臨榆縣去訪老鏢頭辛維邦，所以許月明薛進先奔藍莊，不想在這裏遇見了海鳥吳青，許月明對於十二連環塢瓦解之後，龍頭幫主率領一班領袖人物，在浙江湖南兩省，要重建鳳尾，再立內三堂，雖未能如願；可是他在這種勢敗之下，依然和官私兩面，武林中人物互較高低，他那種勢力實未可輕視，不過詳情他們不是幫中人，終不知詳細，許月明對於海鳥吳青，是初入江湖時的朋友，那吳青在武維揚接掌鳳尾幫之先，總舵主在江蘇雁蕩山，他就在幫中效力，趕到武維揚接掌鳳尾幫在雁蕩山立起鳳舵，吳青是一個有本領的人物，所以派他在外三堂刑堂效力，一直的升到香主，在幫中是有地位的人，許月明他在湖南一帶，和吳青是各行其道。如今竟在大江以北，舊友重逢，許月明那又知道，他和女屠戶陸七娘這些事，吳青邀他弟兄幫忙，他才慨然應允，這也是他們的罪孽未滿，報應不到時，加入這兩個綠林巨盜，已經如虎添翼，在張家茶館探查，李遐齡所見的那個異鄉人，尙不是他兩個，竟又多了個江湖惡魔，此人來得突兀湊巧，他尤其是江湖上的惡魔，此人名叫飛鷹子杜明，也就是鷹爪王前集中所敘過的梅花透骨針所使用的本主兒，他當年就因爲使用那種陰毒暗器，被淮陽派多指大師逐走遼東，不准他在關裏存留，此人銷聲匿跡了多年，他在關東一帶，竟自煅煉了一種功夫，他那梅花透骨針，反到變本加厲的獨出心裁，把它製造成能够連發兩次，不過形體上縮短，造成了上下兩層，兩邊全有口門，打完了

一邊，在掌中只一翻轉，從另一頭口門中再發出五支透骨針去，這種暗器，他在關東三省從未使用，他是安心對付當年逼走他的多指大師，他來到關內，只要是西嶽派中人，他就要會一會，也和吳青會到

一處，他們雖是誰也不認識誰，可是彼此一見面，全看出來是江湖道上朋友，並且全認爲不是無名小卒，兩下裏略一用江湖術語引逗，竟自道出真名實姓，海鳥吳青也是出身綠林，這種使用獨門暗器的主兒，他那會不知道，他不禁心中一驚，猛然想起，此人當年被西嶽派多指大師逐出關內，這些年來，他決不敢往關裏多走一步，如今西嶽派勢力尙強，多指大師依然健在，他竟敢回到關內，他是定有圖謀，自己對付西嶽淮陽兩派有力人物，要是拉攏上這種江湖能手，於自己有極大的利益，遂用話引逗着夜鷹子杜明，他更毫不隱瞞說出自己的來意，要報復當年被逐出關外之仇，海鳥吳青聽他說出來意，遂竭力拉攏他，教他先帮自己的忙，把燕趙雙俠先動了，定然隨他到西嶽蒼龍嶺上天梯碧竹庵，尋那老尼的晦氣，依後再趕奔黃澤關鐵佛寺，那多指大師，給他報當年被逐之仇，夜鷹子杜明知道鳳尾帮在江湖上的力量尙厚，明知道海鳥吳青要利用自己，可是他藝高人胆大，重回到關裏，正要找幾個扎手的人物，闖闖自己的一萬一兒，所以慨然答應了吳青，並先到藍莊茶館探探，全是他辦的，今夜隨着吳青這一動手，不想暗中已有扎手的人物對付他，屋頂上這一陣飛瓦亂擊，再不容他放火這夜鷹子杜明，和海鳥吳青各自摸着方向，一個竄上東廂房，一個竄上西廂房，那女屠戶陸七娘却竄上了後面的上房，這淫孀陸七娘無論到了什麼時候，總是用着狡詐的手段，他不進反退，他先要看清了暗中破壞他們的對手，究竟是何如人，夜鷹子杜明，和海鳥吳青從廂房上雙雙抄了過來，往客屋的後坡搜索敵人，這兩人雖是一身驚人的本領，但是暗中這人比他們陰損十分，竟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翻到海鳥吳青的背後，連着兩片瓦，從後坡的山角墻打出來，若是奔吳青身上打，以吳青這種本領，尙還不易就傷着那知兩片瓦打過他的頭頂竟用鴛鴦鏢手法，在吳青面前離頭頂二尺多高，互相一撞，嘩啦一聲，這兩片瓦完全粉碎，這互相一撞的力量很大，碎瓦片稜角尖銳，海鳥吳青竟自頭面上傷了好幾處，皮破血出

，吳青此時好似火上加油，不禁出口怒罵，那夜鷹子杜明已經飛縱上客屋的後坡，看出敵人已經繞到果廟房，他也撲過來，女屠戶陸七娘以暗中動手，只是一人，並且到現在還沒有露面，他胆量放大，夜鷹子杜明也往海島吳青這邊撲過來，那暗影中，竟又一聲吶叱，不要臉的東西，「打」隨着「打」聲，嗖嗖兩片屋瓦，向杜明的臉上颳上打來，夜鷹子杜明趕忙往後一縱身，已到了房簷口。突然又是一聲吶叱，「還有」隨着這兩個字，這片瓦追的是真疾，夜鷹子杜明雖則努力的躲開，可是險些掉下房去，女屠戶陸七娘在這時可發現了暗中這人隱身之處，他竟把袖箭扣在掌中，一揚手二姆指一撥機扭，吧的一聲，這支袖箭，向那人隱身處打去，女屠戶陸七娘手法極準，這支袖箭相離又不甚遠，他安心想把這人置之死地，袖箭打出房山角，黑影中嗖啣一聲，女屠戶陸七娘認爲他已經受傷，才要縱身過去，把他生擒活捉，倒看看他是如何人，那知他身形還沒縱開，隨着這嗖啣之聲，竟自發話怒罵，好個淫毒女人，走到這裏，你還想謀害我，「打」，又是一片瓦打來，這女屠戶聽他發話的聲音，就不是受傷的情形，已經緊緊提防，此人的手法厲害，果然迎面上又是一片瓦打到，女屠戶從房脊上一縱身，這片瓦正打在他停身的後房坡上，才躲開這片瓦，跟着又聽一聲吶叱，這兒還有呢，聲音到，瓦也打到，這種斜坡式的房脊上，全仗習身手輕靈，陸七娘左腳蹬着房脊，右腳尚未點着瓦塊，也是斜身上往左搶着步，陸七娘是久經大敵的女帮匪，也正預備把雙筒袖箭的第二支還他一下，可是這人手底下比他還快，第二片瓦打到，夜鷹子杜明在廟房的簷口上僥倖沒掉下去，他恨透了這人的陰損，也看出此人隱身之處，一騰身，飛撲過來他手中是一柄七星尖子，隱身的這人在第二瓦向女屠戶打出身形也長起，正是一探身，夜鷹子杜明撲到，他用七星尖子往外一探，向此人的左肋上扎去，這人竟自喊了一聲，猴崽子，你跟女人合謀，你還差點事，他沒往旁邊避，只有上半身微退了幾寸，夜鷹子杜明七星尖

子已貼着他左肋下扎空了，可是此人的長衫已被他七星尖子掃破了一些，這人左臂往外一展，雙指向夜鷹子杜明肩井穴一點，夜鷹子杜明七星尖子遞了空，這倒不足為奇，但和敵人動手遞空招，是不可免的事，只是這人這種閃避之法。夜鷹子杜明可覺得利害，自己才進關裏，就遇見這種能手，叫他怎不驚心，趕到此人左掌遞過來，夜鷹子杜明他竟把一身小巧的功夫施展出來，忽然身軀往右一裁，肩頭找房坡的瓦壩，左手用力，一按屋頂，他的身軀完全貼在瓦壩上，連翻兩下，這是地躺拳一種最難得的功夫，他居然逃開這人的掌下，夜鷹子杜明他是江湖上一個飛賊，性情聰明狡詐，更是經的多的見的廣，此人一伸手，他就知不是這人的對手，只要閃避稍慢，這條臂非被他摘了骨環不可，所以不顧一切的努力閃開，這時那海鳥吳青也撲過來，暗中這人從房山後，全身顯露之下，他竟自把這一片屋瓦全揭了，隨手向外打，他還是那照顧到四方，才把夜鷹子杜明驚走，海鳥吳青撲過來，他正是一扭頭隨這兩片瓦打出，這人似乎恨透了女屠戶陸七娘，口中還在罵着，我看你這次還住那兒逃，當時擊退了夜鷹子杜明，瓦片隨手打出，海鳥吳青撲到，這三方面的動作，雖有先後，不過剎那間，幾乎就算同時發動，在此人全身現出，這一動手，他這種衣裝像把個久經大敵的海鳥吳青驚的竟自喊出來聲，這人瘦小的面龐，清晰的儀表，尤其是他那件上邊夏布，下邊熟壓的兩截長衫，更容易辨認正是那死冤家活報應上官雲形，他手的瓦片隨手發出，女屠戶也不知是真個被他飛瓦打中，還是驚嚇的只聽他噯啞了聲，從房脊上滾向房後坡，海鳥吳青閃開近頭的兩塊瓦，知道既和來人對了面，明着不是他的敵手，可是若立時逃走，也太以的丟人，好歹自己也有一身本領，難道就不能和他招呼一番？海鳥吳青此時把死生已置之度外，反倒怒叱了聲，上官雲形你也欺人太甚，你吳青主難到真個怕你不成，吳青在喝罵中，一順掌中刀，揉身而進，竟向上官雲形胸前便扎，其實海鳥吳青手底下

並不軟弱，他在鳳尾幫刑堂香主是憑本領換來的。現在這位風塵俠隱活報應上官雲形，腳底下依然穿着那雙破舊挖雲福字履，已經移身瓦牆上，吳青的刀到，上官雲形，輕飄飄往左一轉身，反到盤旋到海鳥吳青的左側，口中喝聲：「鳳尾幫不要你這不爭氣的東西，我春武維揚管教你了。」用右手拈食中二指，往海鳥吳青的大陽穴便點，吳青雖說是和此人動手，可是早知道他的厲害，刀已扎空，往下一縮身，上官雲形的雙指到，他一甩頭，掌中刀順水推舟，橫着往上官雲形腰上斬來，上官雲形喝聲：「籠中之鳥，還要逞強，」口中說着，身軀快若飄風，騰身躍起，已經落在吳青身後的四尺外，吳青的刀二次遞空，身軀順着刀勢，往左一轉，見上官雲形腳沾瓦牆，身軀還沒有站穩，他竟自腳下用力，一踹瓦牆，「毒蛇出洞」式，猛撲到上官雲形的身後，脚一找瓦牆，刀已遞出來，向上官雲形的背上猛截去，這手他還是用的真疾真快，上官雲形身軀沒回轉過來，竟注腳點着瓦牆，身軀猛然向左一提，單足點瓦牆「金雞獨立」式，半轉着身，雙臂一分，他的左掌猛然往外一拂，口中腳還喝喊着，「你還那走。」吳青自以為這次足可得手，力量是用足了，刀已遞出來，活報應上官雲形這麼閃避還招，他是絕沒想到，亦手空拳之下，身軀還沒轉過來，掌力竟敢這麼發出招來，他這條右臂再想撤回來不及了，只有把右臂往下一沉，雖然這樣，已被活報應指鋒掃在了「曲塘穴」上，這條右臂又疼又麻，刀甩出去，上官雲形自己身形已然轉過來，右臂往回一撤，右脚却往前一提，左臂穿出，「雲龍舞爪」式，伸手就抓海鳥吳青的左肩頭，就在這時，從房脊後猛撲過一人來，這人的身軀很輕，來勢雖疾沒有多大風聲，人已到了上官雲形的背後，口中才發話道：「我也見識見識這成名的人物，」一口利劍斜着向上官雲形的肩頭刺來，此人的身手輕靈，劍往外遞的真快。活報應已然把右臂向下探出去，此時突然覺得背後有人襲到，來勢過疾，只好對海鳥吳青收手，右脚一用力，「黃

龍轉身」身軀向後一個旋轉，把來人的劍已竟閃開，趁勢施展輕功提縱法，雙臂一抖，身軀往上拔起四尺左右，往房坡上一落，一聲狂笑道：「鼠輩何人，竟向活報應施暗算。」這時來人劍沒扎着上官雲形，却把海鳥吳青算是救了，寶劍封注門戶，左手向上官雲形一指道：「尊駕來到這裏，目無餘子的情形，你也太狂了，我雖和你素昧平生，也聽到他們的報告，你竟是名震遼東的活報應上官雲形，你的一對離魂子母圈威震江湖，我許月明來到這裏，想會的是成名的人物，藍氏領門的大弟子我已領教過，不過，虛有其名，忽然聽到尊駕你趕到，姓許的倒要見識見識你這成名的人物，離魂子母圈有多大威力，值得你這麼張狂。」活報應上官雲形一陣冷笑道：「好！我聽說江湖道中有你這麼個名字，你在湖南一帶，借着俠盜之名，掩遮你的罪惡，我就深恨江南一般同道，竟會沒人管教你，你既是倦記着見識見識我窮酸這對破鐵環子，那是極容易事，不過不怕你姓許的聽着心膩，活報應還不太願意用離魂子母圈對付你們這流人物，我還告訴你，今夜來在藍莊逞凶動手的，只要逃走一個，全算在你姓許的臉上。」

第四章 躡敵踪大鬧三星鎮

那獨躡三湖許月明聽到活報應上官雲形口角刻薄，他竟十分輕視自己，逐厲聲喝叱道：「你有多大本領，敢這麼口角輕狂。」往前一縱身，掌中劍往前一遞，「白蛇吐信」，向上官雲形胸前便點，上官雲形身形一幌，說了聲：「姓藍的這片房產還想要，咱們下邊去。」上官雲形一幌身，飄身落在院中，許月明跟踪而下，這位活報應是另有心意，恐怕這般匪徒狡詐，自己一現身，雅然震嚇住了他們，可是萬一他們野心不死，向雙俠家中老幼下毒手，在房上動手恐怕教應不到。

自己既已趕到這兒，再不能保護他們，那也太以丟人現眼了，身形往下一落，這許月明跟蹤趕到，他是在後面把式場中，和李遐齡動手，那女屠戶陸七娘假作受傷，滾下後房坡，他輕輕翻到後院，在東牆頭看到許月明和李遐齡動手，那女屠戶陸七娘忽想到暫時應付上官雲形的須仗此人，正好拿他作個替身，也好緩勢逃出藍莊，他竟飄身落在了把式場中，口中却招呼道：「許老師，一心想會成名人物，內宅正有一人，他們恐怕不是敵手，只有許老師你足可以對付他，你把這個交給我，你會威名人物，也不枉你到藍莊來一趟，不過此人十分厲害，許老爺你可要把真實本領露兩手，來的這人，就是我們人人切齒痛恨的活報應上官雲形，你若不願意和他動手，趁這時正好退出藍莊，我們今夜非跟他拚個到底，弄個同歸於盡，誰也不想走了。」女屠戶把話說完，往前一縱身，竟自向李遐齡動手夾攻，許月明先對吳青已經發過話，想鬥的是燕趙雙俠，此時這陸七娘說出個這麼利害人物，自己深知活報應是武林中最難惹的主兒，自己未必是他敵手，只是這女屠戶話說的太以陰損，真要是這時退出藍莊，自己在江湖上就算是一敗塗地，見女屠戶已然縱身過來動手，許月明虛點一劍，往旁飛身撤開，說了聲：「我找還找不着，在這裏遇上，我焉肯把他放過，我正好見識見識這活報應是如何扎手的人物，這裏交給你了。」許月明這才趕到內宅，及至一動手，雖則只是一招一式，已經看出這上官雲形名不虛傳，騎虎難下，說不出不算，那肯稍露絲毫怕死貪生、畏刀避劍的情形，和上官雲形落在院中，把這口劍的工夫盡量施展出來，頗見工夫，一個江湖綠林道，有這樣的武功劍術，也就很難得了，可是這位風塵俠隱，他竟施展開截手法的工夫，貼近這口劍起落進退，好似和許月明這口劍黏着一樣。隨着他的劍鋒上下進退反側，忽前忽後，倏左倏右，這截手法，最講究空手搏刃，和淮陽派的大拿法是有異曲同工之妙，他這種掌法中，講究削，砍，攔，切，封，閉，擒，拿，抓，抗

，撕，扯，括，挑，打，盤，撥，壓，這種手法，運用，真是變化無窮，虛實難測。許月明以這種身手劍術走到二十餘個個照面，竟有些被他這種閃避靈活，忽前忽後的身法掌法裹住，反有些瀟不進招去，這種情形下，不要說還想取勝，只怕稍一疏忽，就要立時毀在他的掌下，這時這夜鷹子杜明，先前還不知暗算自己的究是何人，此時聽他既已報出姓名，竟是名震遠東江湖怪傑，以子母離魂圈成名的活報應上官雲形，幸爾是這幾年他已離開遠東道上，若不然有此人在，只怕關外一帶，也未必容我立足，獨霸三江許月明點出姓名來，和他較量，夜鷹子杜明在他們剛一動手時，不敢過去，因為江湖道中有一種最惡的習氣，他們這種地方，既想揚名立「萬兒」，你就不必多事，倘然你驟然間亮兵刃幫忙，就讓你完全出於一番好意，反容易引起了誤會，所以夜鷹子杜明在房上轉了一週，那海鳥吳青這番失利之下，他忽然靈機一動，向夜鷹子杜明招呼了聲：「杜老師，他那掌門大弟子怎麼也不見，薛老師他也離開這裏，看這情形，他這家中似有提防，杜老師你有撒手暗器，何不幫許老師的忙，把這江湖惡魔除掉，也爲我綠林中除一大害，他說了這話，竟自翻過後房坡，向後面搜尋過來，他這騰身一走，那西院夾道中驟然間濃烟湧起，有了火光，這夜鷹子杜明也正看到獨霸三江許月明實無法取勝，這把火定是同黨所放，何不趁此下手，他遂一飄身落在了院中，大喊聲：「你這沽名釣譽的上官老兒，今夜你就別想逃得太爺們的手了，他猛身而進，七星尖子欺進去，就往上官雲形身上遞，上官雲形這時也有些震怒了。望到了房後的火光，認定了是海鳥吳青等所爲，深恨雙俠這個不爭氣的弟子，到這時他竟不能破死命應付這羣匪黨，這夜鷹子杜明一撲過來，兩下夾攻，這位活報應怒吼了聲：「鼠輩們，今夜大約是你應該遭報了。」他猛然一個「霸王卸甲」式，雙掌往外一展，身軀猛然往後一退，向那兩截長杉下一探身鋼啣嚙子母離魂圈亮了出來，這對兵器一到手中猛然雙手一合，嘴

的一聲雙圈互撞，猶如虎嘯龍吟，震耳欲聾，獨霸三江許月明，夜鷹子杜明，全是初次見着這種奇形兵刃，過去已知道他這子母離魂圈，真無上威力，可是不過傳聞，尚未目覩此時親眼見到這子母離魂圈在他的掌中一現出來，這兩人雖是江湖積盜，但也有些心驚胆戰，不過綠林中已闖出萬兒的人物，全是寧死不屈，在這種情形下，兩人反把掌中兵刃一緊，要破死命的和他一決雌雄，就在這時，西房脊上這一嗓子聲如洪鐘，突的從上面拋下一人來，還喊着：「活報應你今夜是遭報了，把藍家兩老的家宅焚毀，腦骨崩裂，血花四濺，死在地上，這人更嚷着：「活報應你今夜是遭報了，把藍家兩老的家宅焚毀，他們把你這窮酸還不活埋了，你還有功夫抖擻那對鐵圈子。」上官雲形驀然一驚，這說話的分明是八步趕蟬金老壽，也就是綠林中稱道的要命金七老，這個鄂中俠盜，雖則他的名聲貫耳，可是見過他的，沒有多人，此人這一現身，上官雲形尚在應付手下這兩人，此人現身得離奇，萬也想不到他會來冀南，猝然一驚之下，子母離魂圈還沒容施展，夜鷹子杜明竟自趁此要下毒手，猛然一撒身，往起一縱騰身躍上了東廂房，許月明可有些看出這西房現身的人，頗像湖北金七老，此人可比活報應手底下黑，沾惹上他，休想逃得活命，在尚未接觸之下正好撒身，虛點一劍，說聲：「上官老兒，咱們有緣終有再會之時，許老師失陪了。」夜鷹子杜明奔的是廂房的東北角，獨霸三江許月明奔的是東南角，他們這是分敵人力量，逃走之法，上官雲形却喝了一聲：「鼠輩你們還想走麼。」他的子母離魂圈交錯，可是已經合到一處，一矮身往這廂房的房簷當中的一段縱去，他左脚才找着房簷口，那夜鷹子杜明竟自一斜身，口中喊了聲「着打」嘯叭的一響，他竟在上官雲形停身未穩，把那稱雌綠林的梅花透骨針打了出來五點銀星向上官雲形打到，這種暗器在這地方施展，任憑身法怎樣快，你換不過力來，是無法躲閃，就在他暗器一出手之下，這位上官雲形他竟自往前大仰身，他這身軀是硬往房下翻，可是

決不往外縱身，他的左腳從房簷的底口用脚面一掛，右腿却刷住了瓦壠，這全身倒翻之下，他的子母離魂圈隨着往後仰身之勢，竟從胸前往外一抖，就把梅花透骨針奔下面的兩枝磕飛了，身軀倒垂下去，那杜明在上官雲彤這種老猿墜枝的絕技下，他竟把梅花透骨針筒在手中一翻，二次還要打時，對面房上那人已如一縷黑烟撲到正房上，手揚處連打出三粒鐵丸，一粒奔手腕子，一粒奔他右太陽穴，一粒奔他右肋骨，同時發出，同時打到，杜明他這種暗器，只要姆指一撥動機筒上的機扭，就可打出來，可是他這種暗器是輕易不敢用的，打造困難，損失了一個，就不易再配上，所以雖然是收藏着兩槽梅花針，輕易不敢亂用糟踏，這三粒鐵彈丸到，他把右臂往下一垂，七星尖子早換到左手，順勢在翻身之下，往外一崩把奔右肋的這粒彈丸磕出去，他把身軀縱到房山，轉角的矮牆上，許月明這時已經從前面翻出去，發鐵彈丸這人，見沒傷着這個賊子，不肯甘心，身形往前一縱，他竟施展輕靈的身手，飛登到東廂房北山牆屋脊，頭上，喊了聲：「你還要逃出七老子的手麼？」「打」！二次打出口，夜鷹子杜明他的輕功提縱術很有根基。腳點牆頭，已經向後面的一排敞房縱去，身形才往上一落，背後已有喊聲，他才一斜身，正是犀牛望月式，鐵彈丸奔後腦打至，他往下一矮身，猛然往起一拔，向這正房的後面縱身出去，那知道次已發喊聲，這人揚手就又是三粒鐵彈丸，同時打出來，隨着他身形斜推的式子，這三粒鐵彈丸上中下三路打到，這種「三星趕月」的手法，任憑夜鷹子杜明怎麼靈活巧妙，再難全躲開了，身軀往下一落，奔下面的那個鐵彈正打中他的後跨上，這夜鷹子杜明摔出了後面的房坡上，可是他身形在房頂上滾，竟自翻下房去，此時上官雲彤已經騰身二次翻上簷上，招呼了一聲：「金老壽，你會趕到這裏湊熱鬧，還不帶我收拾他們麼，這要命金七老一聲冷笑道：「窮酸，你今夜栽了，現放着兩個重要漏網幫匪，你不早早收拾，却和這般不相干的小輩們廝纏，那淫

漏網，造出什麼孽來，全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可要找你一人算賬了，活報應上官雲彤道：「老鬼，不要和我糾纏，真個要被你逃出手去，太以難堪，我們分頭搜尋。」要命金七老道：「死的那匪黨他在西房後柴棚子放火，被我抓了來，把他却了，大約那女屠戶定然漏網了。」說了這話，這兩個江湖怪傑，剛要分手，忽然前院一陣嘩噪的聲音，竟自火光湧起，這兩個江湖怪傑，全在十分憤怒下，撲了過來，躍上了前面廳房屋脊，看到宅門上的兩個長工一名家人，已在喊着撲奔了客廳正是客廳被人用火點着，上官雲彤和金老壽已經翻到院中，略一查看，幸爾門鎖未開，分明是從外面向兩邊窗紙點着，上官雲彤跟要命金七老把撲過來的長工家人喝了聲：「用不着你們，後退。」這兩人縱身而起，脚登窗台，竟在猛然往上一撲，金老壽是雙掌齊出，向窗扇上拍去，那上官雲彤的一對子母離魂圈，也砸在上面，哧啞啞一陣暴響。窗扇紛飛立時把大火撲滅，兩人已經退到院中，這時竟從牆頭上飛縱下一人，上官雲彤見正是燕趙雙俠的大弟子李遐齡，一眼望到他左肩頭，右跨全帶了傷，面無血色，上官雲彤迎到前招呼道：「少俠，我這江湖生意人，沒有騙你吧，禍事臨頭連今夜全沒闖過去，相好的，怎麼樣，傷痕重不重？」李遐齡忙向前行禮道：「老前輩，仗義相救，我受的輕傷，沒有妨礙，」上官雲彤道：「可見着匪黨逃奔那裏？」李遐齡道：「我被誘到把式傷中，連戰了三個匪黨，最後被那女匪徒絆着，不能脫身，就在剛才，又有一個匪徒趕到，他們兩下夾攻，我不是他兩人的對手，在受傷之下，他們也相繼從後面逃走，沒領教老前輩們尊姓大名？」這時要命金七老怪叫道：「窮酸，我們這老江湖竟被這狗男女玩弄了，分明是聲東擊西，欲退反進，在前面放着這把火，誘我們前來，我金老壽若叫他們逃手去，太不甘心，我不管你的事，我要看看這鳳尾幫掌下遊魂，最後的手段，咱們回頭見。」他說話間，身形已經拔起，落到客廳的房簷上，活報應上官雲彤道：「老鬼，你忙

什麼，他還會逃出手去麼。」要命金七老冷笑一聲道：「窮酸，你好厚的臉皮，親手把人放走，還說這種狂言，咱們各憑手段，看看鹿死誰手，」翻身一縱，已經走得無影無踪，上官雲彤自言自語道：「這個老鬼，他竟能奔來湊熱鬧，我倒捨不得叫他走了，李遐齡忙又請教上官雲彤的姓名，和所走的這個人，究是何人？」上官雲彤向李遐齡道：「在下複姓上官名雲彤，所走那個人，是湖北要命金七老，匪黨此番逃走，決不敢捲土重來，你差很謹慎的少年，我十分喜愛你，你師父回來，你告訴他，他們的宿世冤家，竟成了道義的好友，金七老竟肯把前嫌舊怨，和你師父一筆勾消，就題我窮酸說的，他也該從此以後，力歛鋒芒，少在江湖上結怨了。所來這般匪黨，還不是什麼了不得人物，倘若這要命金七老，和師父前嫌未釋，舊恨未消，他來報復，只怕連你也要斷送在他手中，那女幫匪正是鳳尾幫中萬惡的淫婦女屠戶陸七娘，和他同來的又是刑堂香主海鳥吳青，這兩個結合到一處，定然爲害江湖，不只淮陽派中所有門下人太多危險，並且他兩人要是再儘情作惡，走到那裏是那裏的禍患，我也得趕緊追趕他們，被摔死的那個匪徒，名叫麻頭鬼薛進，他是和你萬師叔有不解之仇，不知怎的被女屠戶勾引來，你把他趁早掩埋，我不能就誤下去，咱們再會了。」李遐齡一聽，敢情是武林老前輩，跪在地上，叩頭謝時，上官雲彤已飛身躍起，已到廳房上，微一轉身，又說了聲：「少俠，你好自爲之，我們再會了，湧身一縱，也走得無影無踪，李遐齡今夜的遭遇，實在是生以來，第一次遇到的險事，趕到事完之後越覺得當時的情形可怕，這一家人倘若沒有這兩位江湖異人仗義相救，恐怕現在早已遭了毒手，任憑師父與師叔有托天的木領，再給全家報仇又有何用，說什麼他們老兄弟再回來也不能再叫他們走了，李遐齡督飭耆長工們趕緊到內宅，把那摔死的麻頭鬼薛進，從後門搭出去，掩埋在藍莊曠野中，這藍老太太和韓氏夫人，見到外面這種凶殺惡鬥，早嚇得發昏，李遐齡把

門推開，全安慰了一番，說明了上官雲影，和要命金七老拔刀相助，殺退賊人，從此可以相安無事。李遐齡雖是這麼說，這娘兒兩個却已成了驚弓之鳥，只盼着雙俠早早回來，他們又那裏知道，雙俠在臨榆縣遇上了勁敵，已鬧得地覆天翻，按下藍莊這裏不題，再說燕趙雙俠屠弟兄二人，從冀南前後起身，他們順着官商大道，趕奔臨榆縣，他們老弟兄二人是分箭走的，他們從來不願在一處同行，單說追雲手藍璧，他已走出三站來，每逢到一個地方，必要給二弟矮金剛藍和留下一個暗記，以備隨時可以呼應，這天追雲手藍璧已走出四站來，到了密雲縣棗林驛，這是個大驛鎮，追雲手藍璧因為天色尚早，個人一路上隨時隨地都可以停留歇宿，所以打算不停留再趕一程，這時也就是未末申初，這驛鎮裏作買賣十分火熾，追雲手藍璧已走過大衙一多半路來；突然聽得背後不遠有人招呼說：「崔老四，你把合，前面大約是我們樑子上的朋友，馬前點，別叫他飛了。」追雲手藍璧聽的清清楚楚，在這種人烟稠密之地，竟敢這麼大的胆的半吞半吐的說起黑話來，這綠林入好大的胆量，追雲手藍璧是何等精明幹練，他知道此時只要一回頭察看，定把他們驚逃了，就是不至於就認出自己是何如人，也要應時掩蔽形藏，隱去踪跡，索性不理會，仍然往前走，這次燕趙雙俠下臨榆訪雙掌鎮關西辛維邦，絕不用脚程，把小驢存在了家中，因為十二連環場踐約赴會，就險些把最愛的小驢踏糟了，有幾次反被牲口所累，放不開手，所以這次從藍莊起身，全是空身出來的，追雲手藍璧仍然是低着頭往前走，見眼前已快出棗林驛了，迎面正有一個年青壯漢，扛着一口袋糧食，追雲手藍璧故作慌張，和這人撞一下，追雲手藍璧大叫着，往後斜退出兩三步來，那壯漢被他一撞，把糧食口袋從肩頭撇了下去，兵的一聲，砸在地上，這壯漢喘吁吁喝道：「你這小老頭，怎麼走路不長眼，你闖的那門子喪，這麼大個兒的活人，你竟會看不見。這裏要是人多擁擠還有的可說，你這是安心和我找麻煩，沒別的，把

糧食口袋好好供我放在肩上，咱算完事，要不然你休想出馮驩。」追雲手心中暗笑，這個主兒找的不錯，居然遇上這麼個難惹，難纏的主兒，這該着我藍老大丟人現眼了，藍璧在往後倒退之間，半斜着身子，用眼角已經看到有兩個江湖道的朋友，已經跟上來，那裡面貌打扮，在退雲手藍璧眼中一望而知，不是這大河以北的人物，這是從江南下來的，頭髮這個年紀有四十左右，相貌十分稔惡，後面那個年歲很輕，相貌長的俊秀，自己雖對他兩人不大熟識，想不起準是什麼地方見過，可是總覺得過去是在什麼地方見過這麼兩個人，藍璧查看身後這兩人，不過眼光一瞥之間，被自己撞的這個壯漢，却在疾聲厲色的這麼鬧起來，追雲手藍璧却把面色沉澀向壯漢翻眼後說道：「你先別瞪眼，一個活人那有不長眼睛的我不錯長的身體矮小，沒有老兄你壯大魁偉，這與你量什麼相干碰了你一下子，又沒有把你撞折了胳膊腿，幹什麼這麼利害，糧食袋那麼重，你看我這麼瘦小枯乾的小老頭兒，弄得起來麼。你不如把我勒死倒省事，你把我留到明年今日，我也不會把糧食袋扛起來，說這話時，身後那兩個已輕走到近前，他們是想閃開走過去，追雲手藍璧一扭頭，向他們說道：「老兄們你們說是不是，他出這種難題目。這不是欺負我們異鄉人麼。」這兩人只微微冷笑着，不理藍大俠這個尊兒，追雲手藍璧嘆了一聲道：

我老頭子怎麼走到那裏儘遇上不通情理的人，好意的向他說話，這麼大馬金刀的連答也不答，你看不起我這鄉下人，不用說你們全是一條船過來的，好！我倒看你們把我怎樣了，這兩人頭也不回，如似沒聽見藍璧的話，直奔鎮外走去，那壯漢却猛然滾到藍璧面前伸手向藍璧的胸前便抓過：「這是那裏跑來的，到這裏要無賴，我教訓教訓你，他這一把分明是抓着了追雲手藍璧的衣服，可不知怎麼竟自抓空那藍璧，藍璧却一起連聲道：「老兄，幹什麼這麼利害，撞掉了糧食口袋，就有死罪麼，你

別就誤我的大事，我老頭子算栽給你了，閃拆了腰我也把糧食口袋給你搬起來，說着話，追雲手藍璧已經縱身到糧食口袋前，雙臂一伸，一手抓着口袋嘴，一手却往口袋底下一擄，那麼瘦小的身軀，比他多半身高的糧食口袋已經帶起來，那個壯漢萬沒想到他這麼瘦小老頭，竟有這麼大的力氣，愕然驚顧之下，追雲手藍璧却招呼了聲：「朋友，你接着吧，還算好，追雲手因為是故意囉嗦他，好叫他身後這兩個人過去不肯叫這壯漢吃苦子，他往前趕了兩步，向他肩頭上一放。就憑這樣的壯漢，用力抓着口袋，腳底下站不住了，往右連退了兩步，身軀一幌糧食口袋再也抓不住，兵的一聲，竟又落在地下，追雲手藍璧却哈哈一笑道：「老兄，這可叫活該，咱們再見了，一轉身腳下緊走，走出叢林驛，見那兩人並沒走出多遠，並肩而行，似在低聲私語，雖則是在白晝之間，雙方全不能施展腳底下功夫，可是前面這兩人似乎已看到追雲手藍璧出了叢林驛，他兩人腳下加緊，這藍大俠看這兩人頗有功夫，實非弱者，追雲手藍璧却形似瘋狂一樣，一出叢林驛。

竟自腳下踉蹌往前緊跑，口中却在喊着這可真厲害，碰着人就有死罪，非要我老頭子命不可，這回可活不了啦，他這一緊跑去已經追上了前面這兩人，他猛然向這兩人身上撲，口中却大喊着，老哥們救命，他要弄死活人這兩人早看出追雲手藍璧是他們對頭人，焉肯被他抓上，兩人猛然往旁一分，追雲手藍璧這一撲空，故意的一搖身，搶下兩步去，却倒坐在地上，仰着臉說道：「老兄們，真狠，見死還不救麼，那個身量高大相貌凶暴的却冷笑一聲道：「你是活見鬼，誰要你的命，真要你命的你倒許看不見了，別和我們裝模作樣見鬼見神，咱們不過這個，朋友是幹什麼來的趁早正經幹一水吧，咱們前邊見。」說罷兩人頭也不回，向前走去。追雲手藍璧爲是留住他們，仔細的辨別相貌，這時聽兩人話風中，已經明點出要和我藍老大作對手，遂也站起來，把身上土拍了拍，暗暗一笑道：「活

見鬼，比死了見鬼有意思，說這些閑話，我老頭子一句不懂，那兒不許見，兩座山不會搬到一塊兒去，人是帶腿的活物，那裏全能遇上老兄們咱們是死約會，誰也別含糊了，要是高興的話，現在一塊談談，也省了事了。」這時兩人已走出很遠，那個相貌俊秀的少年却回頭看了追雲手藍壁一眼冷笑一聲，依然回身同那夥牛走去，追雲手藍壁心說：你們這兩個小子，要想在太歲頭上動上，藍老大給你們些樣兒看，也叫你們知道燕趙雙俠的利害，雖則他們去遠，但是這兩人已經分明露出口風，有意和自己較量一下，我倒要看看你們這兩個小輩究竟是何來路了，看情形不像是北五省的綠林道上的匪黨，這時追雲手藍壁因為始終認不出這兩人來，不敢斷定是何如人，可是對他們要緊自隄防了，往前走二里多地來，因為有村花林木，時時的遮藏着前面的窄路，這兩人已失踪跡，天色可漸漸晚了。追雲手藍壁緊趕過兩個小村莊，前面竟有個較大的鎮甸，地名三星鎮，也是一個驛站，追雲手藍壁一想，這正是他們落脚的地方，我也不往前走了，在這裏會會他們，倒也很好，天色已經黃昏，這種外鎮上，雖則也有買賣店鋪，燈火是星星點點，所以到了晚間，尤其是這鎮甸上人正多的時候，走起路來，全得留神，免得慌張相撞，追雲手藍壁走進鎮甸，沿南街南才走出十幾步來，突然身後一陣快馬奔馳，追雲手藍壁不由的身形站着，見由鎮甸外如飛的來了兩匹牲口因為走得太快了，穿進鎮甸，頭裏這匹馬險些把靠街北兩個鄉下人撞上，馬上這人往懷裏一擰，韁繩竟自把這匹牲口勒得馬頭往回一轉，前蹄仰起，把那兩個鄉下人閃開，追雲手藍壁不禁驚心說，好俊的功夫，馬上竟有這般身手，在黑暗之下，隱約的看出頭裏這人，年紀有五十多歲，雖則那面貌看不真切，他却是濃髯繞額，後面那個因為他的牲口勒得太疾，寬自險些反竄到頭裏去，緊扣韁繩才算把牲口也勒住了，那人的年紀略輕，這牲口一停着，那兩個鄉下人吓得驚魂失色的跑開，竟自連出聲也不敢，躲向一旁，這時頭裏那個

一飄身落在地上，向身後那人招呼道：「喂！天黑了，咱們下來走兩步。」後面那個却答道：「咱們不在這裏落店麼？」那個濃髯鬍頰的道：「緊趕一站吧，這裏正是一個驛站，再趕三四十里，正是黃龍驛，那是多舒服的地方，何必在這裏受罪，再說我們齊頭兒或者也到了那裏，他說話話卻不等後邊那同伴答話，牽着牲口往前走，向道旁那個鄉下人招呼道：「喂！老鄉沒撞着麼？對不起。」也不等人答話，牽着牲口順着街道往東走去，追云手藍壁聽到這兩人的回音，是河南一帶的人，具這般身手雖則辦不清相貌，口吻間頗像江湖道中人，怎得今日竟自這麼湊巧，全叫我藍老大遇上了。這兩人走的緊，藍壁因為憶記着棗林驛所遇的兩個，遂想找尋店房，在這裏落店，走到街中間，見路北裏一片粉牆，斗大的黑字，寫着「仕宦行台，安寓客商」，門左插着一個紙燈籠，上面嵌裏紅字，是元和老店，追云手藍壁來到店門口，夥計正在那裏往裏讓客人，追云手藍壁走進店門，夥計迎着說道：「爺台就是自己還是有別人，正好西院裏有三間最乾淨的房間，老客你住着正合適，追云手藍壁看着他笑道：「你們這倒是一個好地方，夥計你居然不勢利眼，你看我這件舊藍布衫，够店錢麼？我自己全不信，我住的起三間客房」，伙計笑道：「老客你太取笑了，我們這個店買賣作的最規矩，老客們來到這裏，我們決不會落了客人的包涵，不會多算你的錢，下次我還求你照應呢！」藍壁道：「伙計別架弄我，我用不了三間，有那乾淨的單間我住一間好了」伙計答道：「隨客人的便，前面東邊還有單間的客房」，說着話，把追雲手藍壁領了進來，這店中的買賣還是真好，院中正有人不斷的出入着，這座店房內房間也多，住在這裏。多半是買賣客商，伙計把藍壁領進東單間，照應着茶水飲食，這些事無庸細述，晚飯之後，店中漸漸的清靜了，藍壁盤算着白天的事，所遇的那兩個江湖道，他們分明是對我注意了，有向我下手之心，他們決不會把我輕輕放過，我倒很顯朋友了，自己叫伙計泡了一壺

茶，耗到起更之後，把燈先撥得僅留黃豆大一點燈光，躺在炕上，歇息着；按着所聽的路程再往下一趕站，還有四十里的道路，白天所遇到的那兩個，應該也落在這裏，自己索性搜尋他們一番，好在這三星鎮他們所能落脚的地方，也就是這鎮店上的兩家棧房，正在盤算着，忽然一陣砸門之聲喝問道：「找人，住店你也得開門來說話，一個開店的好大架子，你這買賣許有什麼勢力吧？」伙計把店門忙開了，向外面的人說道：「爺台，你先不要着急，我們不是嫌麻煩，倒恐怕耽誤客人的事，你老要是我人自然開門請你進來，你要是住店，客人已住滿了，我們早早的說明，客人也可以到別家去，不省得耽誤事麼？」說着話的功夫，那來人已經走店門的過道，帶着憤怒的聲調說道：「夥計你這算盤開的很清楚，多費一分力你是不肯用，沒有房間，你可以拆對拆對，我們既奔了元和老店，就想住在這兒，我們該着什麼花什麼，這麼大店房，會沒有房間，我却有點不信。」夥計道：「我們不拿財神爺往外推，客人找上門來，我們反把他得罪走，世上沒有這個理？爺台你不信，自己去看看，」這時他們這口角着，追雲手藍壁已走到屋門口，輕輕把門推開了一點向外查看，見店門過道中站着兩個人，夥計提着二個紙燈籠在那客人面前，正在向來人對付着。恨不得他兩人立時退出去，此時說定了決沒有空閒的房間，可是那客人不依不饒，非住在這裏不可，兩下是愈說愈僵，追雲手藍壁聽這兩人說話帶着半江南口音，仔細看時，這兩人在那店夥手中燈籠照着，面貌上看着很熟，藍壁心中一動，這兩分明又是鳳尾幫的幫匪他們有多少人今夜會這般湊巧，全走向一條線上來，越發的對他們注意了意，藍壁仔細的思索之間，倒是想起在十二連環場見過這兩個，不過不是什麼成名人物，這時櫃房裏出來一位管帳的先生和顏悅色的向這兩個客人說道：「爺台不要多疑，房間是實在滿着，我們有房間爲什麼不讓客人住，還有怕錢扎手的麼？因爲這三星鎮就是兩家店房，這裏又是一個衝要的地方，客人是那

時也不少，只要把落店的时间一錯過，元和老店跟街那邊的福安店，十天有八天全是住滿了客人，二位何不辛苦兩步到福安老店看看，萬一那裏有房間，客人花錢住店，那兒不是住呢！」其實這個管帳先生說的話，並沒有一點失禮的地方，有一個身量瘦長的客人，把眼一瞪道：「你是胡說，要是福安店有房間還到你這裏來麼？我們腿是自己的，不是白檢的，一天趕路已經辛辛苦苦來到這麼個小方地，開店的也想拿我們取笑，沒別的客房沒有住櫃房，說什麼沒有房間不成。」道云手藍壁在屋中聽着十分可惱，這才看見不講理的，心說我倒看到底誰橫，這時那管帳先生把夥計手中燈籠接過去，他把這燈籠幌了幌，却仍然是一點不着急，向夥計道：張二，客人既沒有投奔，咱們只好想法子，那位于老掌櫃的不是進城辦事麼？這時還不回來，城門已閉，他一定明日早晨才趕回來呢，叫這二位在那房間中將就一夜吧！」夥計道：「劉先生這可是你作的主意，人家屋裏還存着東西呢！」管帳先生道：「不要緊，老客人了，怎麼樣也有個包涵，把他的包裹零星東西拿出來，那兩個客人中，身量較矮的一個從鼻孔中哼了聲道：「不用和我們弄這些假事，買賣這行爲的是叫人看着你的業務發達，是不是？」這個管帳先生才有些怒了，又向兩人道：「客人，不必血口噴人，你拿錢住店，我們憑房間賺錢，這裏邊用不着弄什麼假事，二位裏請吧！你的包裹交櫃嗎？這個店裏可雜亂，那個高身軀的把手中提的長形包裹，故意的在手中一幌，裏面銅音唧唧，正是兵刃相碰之聲，却冷笑着向管帳先生道：「這個包裹你放心吧，沒人敢存着，掌櫃的你猜這裏是什麼？那個管帳先生明分聽出，故作不知道的說道：「客人的包裹我那會知道裏面放着什麼？」那人道：「告訴你吧，體面的兩把傢伙，又順手，又鋒利，不想活着，把他拿去，決不多費事，就能要了他的命，掌櫃的，聽明白了麼？」那個管帳先生賭氣的走到東房當二間，把門開了，招呼夥計張二，把燈點上，這位管帳先生走進屋去，這

間房和追雲手藍璧所住的是隔壁，聽那管賬先生道：「客人你看見麼？這是人家的包裹，這房間是有入住着吧。」只聽那客人說道：「少說廢話，我們花錢住店，管不着那些閑事，跟着噓哪一聲，聽得是把兵刃包裹用力的擱在椅子上，藍璧這裡微微一笑，暗罵一聲，好張狂的匪黨，你這是欺負開店的，也明白這管賬先生他正因為看見這兩個客人提着兵刃包裹，不是什麼好路道，以致不敢惹他們，自己退回裏邊，仍然是躺着歇息，店裏夥計算是遭了殃，兩個客人要茶要水，叫店家立時準備酒飯，夥計們在院中趁他們聽不見，不住的小聲罵着，直折騰到二更過後。方才安靜了，夥計們也不再進來，跟他這房間一牆之隔，又是木板牆，他們這陣吵鬧，藍璧本想立時發作，只是人尚有已經有定下約會的對頭人，那好和他們先作無味的厮纏，還暫時忍耐下來，這時這兩個幫匪正在談着，先前聲音還很低，似乎還有什麼顧忌，後來索性把聲音放開，竟自大聲說起話來，只聽一個聲音尖銳，似乎那略矮的幫匪，他說道：「我們大約不會走到後頭吧，再趕下一站，就是黃龍驛，再有三站就到了榆關，那個地方，大約還到不了榆關，他們不會比咱早到，咱們一路上就算絲毫沒有耽擱。」，那一個却答道：「那也說不定，我總看着一般的弟兄，說是沒有義氣，有了事賺也互相伸手，趕到老師父們派出差事來，立刻把本性露出，爭強好勝，眼裏沒人，身份稍高一點，就有高一點的威風，尤其是第二路下來的，陸唐兩位舵主眼皮裏簡直沒把我們弟兄看重了，這回事弄好了便罷，弄不好我算想開了，從此我算把江湖的事，但能丟開的，我是一定丟開，我可不是叛幫背教，任憑老頭子毀到什麼地方，咱們弟兄不會含糊了；我們對於本幫盡力效力，決沒有絲毫閃展騰挪，直到了臨榆縣，或者就許用不着我們伸手，先前那個答道：「那也說不定，這老傢伙要不是十分扎手，何致於先前所下去的人，竟自無毫實信，事情真不能看得那麼容易，湘浙兩省的事，還不是一個榜樣麼，追雲手藍璧聽幫匪這個話

，不禁一驚，竟自坐起來，因為他們是分明已經說出所有這路線上所派出來的人，完全是奔趕臨榆縣。分明是對付那隻掌震關西辛維邦了，追雲手藍璧十分急燥。自己可無意在此耽擱了，把身上略微收拾一下，輕輕來到屋門外，院中此時靜悄悄各屋各人早入了睡鄉，只有旁邊這兩個幫匪屋中，燈光尙在亮着，追雲手藍璧早打好了主意，等我搜索對人頭一翻，找不着他們，再來尋找你兩個小輩晦氣，脚尖輕輕一點地，翻上房來，先俯身向四下打量一番，遂從這東房翻到後坡，又越過店房，中能偏院一帶矮房，已經離開店中，更轉向東南，來道街道附近，仍然從房上輕登巧縱，往東搜尋下來，因為聽店家已經說過，福安老店，就在這條街上相隔不遠，藍璧越過四五處瓦房，遠遠的已經看到前面正是一座店房，店門口的紙燈籠尙在欲滅還明，燒着裏面將盡的殘蠟，追雲手藍璧才往前翻過一段鋪房，見那店房的西牆忽的現出一條黑影，追雲手藍璧趕緊把身形矮下去，果然跟着又翻起一條黑影來，這兩人在牆頭略一張望，竟自窺房越脊，往西面跑來，追雲手藍璧看他二人在屋面上施展輕功爲分輕快，倒是有些真功夫，藍璧伏身不動，等兩人過去，看看他是否真個去找自己，他們兩三縱，已越過四五處瓦房，兩人行動上十分謹慎，一左一右，相隔開丈餘，互相策應着，也是提防着暗中有人察看他們的行跡，追雲手藍璧見他們已越過自己停身的對面，方要往前長身。忽然間見那兩人似乎看到了什麼，猛然的各自轉着方向，一縱身各把身形隱在民房的房坡的牆角，藍璧暗中正在監視着他們，並沒看出有什麼異樣的情形，十分驚異，這時那兩個幫匪竟自一長身，靠北邊這個離着街道近的，才要向他同伴那邊縱身，湊到一處，猛然間竟有一件東西，向那人打去，他在閃躲之間，叭的落在房上的，竟是一塊灰片，那匪徒已然飛身縱起，撲了回來，往暗中襲擊的那裏一落身，他手中已發了暗器。一點寒星脫手而出，看出是一支鋼鏢，手法打的很妙，可是他落鏢處，在一家民房的山牆角，披

起一條黑影，往上西縱起一丈多高，看齣似乎是往那民房下落去，那兩個幫匪在已發見了敵人之下，鏢又打空，全把背上兵刃撒到手中，一個是雙刀，一個是寶劍，很快的撲了過去，兩個幫匪竟也落向民房中他們身形才落下去，見一個矮小的身軀，正在一個房坡上一現，又是一揚手又打出兩件東西，可是他這手中的武器暗打，跟着一斜身，竄出去足有兩丈五六，往那屋頂一落，踪跡杳然，身形隱的眞快，追云手藍璧隱隱聽得嘎吧嘎吧的兩聲響，是那人打出的兩件東西，全落在民房的院內，跟着兩個幫匪又從下面翻上房來，四下查看，互相一打招呼，也有些驚異的情形，追雲手藍璧心中一動，暗中對付幫匪的人，頗像藍老二，難道是他也趕到這裏麼？北五省中，還沒有我們弟兄這種身手，自己索性把身形隱住，要看看究竟是何人，這時兩個幫匪在附近搜尋之下，不見暗中襲擊他的人，頗爲憤怒，追雲手藍璧見這兩個匪徒，搜索不着，襲擊他的人，竟自往西連翻過四五處民房，可已經到了元和老店附近，店門的屋頂下竟有一條黑影，撲了過來，從福安老店出來，那兩個匪徒一眼望到店房上的人，那個身量高的抖手就是一鏢，那第二個跟着一袖箭，兩人的暗器發得是眞快，店房那人緊急躲避，竟把他頭上的包頭打破，往起一與長身，竟自從街對面竄過來，厲聲喝吧：「你們算那道上朋友，一語不發，暗箭傷人，福安老店所來的兩個匪徒，竟自喇了聲道：「對面敢是鐘老師麼。」這一發話，店旁翻出這名匪徒，才把身形收住，似乎還沒有看清來人，跟着問：「二位是那一艘上的，那兩匪徒道：「陸鳳洲，唐鶴籌。」這時三人才湊在一處，追雲手藍璧心中一動，報出萬來的是十二連環塢漏網的幫匪，岳陽三島中的兩個弟兄，他們竟來到這條線兒上，幫匪們這麼前後相接的，全往這條路上趕，我藍老大不能看作平常了，這時他們互相一打招呼，竟自翻回元和老店內，追雲手藍璧心說：「這倒好，省得我費事了，這倒足可以聽出你們的確實行動，究竟是圖謀些什麼，追雲手藍璧才要

往店中縱身時，忽然間一陣微風吹到，追雲手藍璧趕緊往旁一撤身，立刻變掌一翻，封住了門戶，查看來人，身後這條黑影往屋面上一落，輕輕的一點聲音沒有，追雲手藍璧目光銳利，已看出來人，低聲道：「藍老二原來是你。」

第五章 追雲手一怒懲三凶

矮金剛藍和道：「你別把事情看得太輕了，這般幫匪往這趙路上來的，前後已經有三撥人了，大約還有後路，鳳尾幫在十二連環場未瓦解之前，他們雖往北五省推展勢力，可是久在大河岸北，再往東就沒有他多少人了，他倒是有計劃，把山東沿海一帶，直到山海關也分佈開他們的分舵，可是沒容他這種勢力推過來，就已經瓦解冰消，一敗塗地，何況這一帶海面上另有盤據之人，也未必就容他們任意的散佈勢力，現在幫匪們在連番失利，已經快全部消滅之下，竟自派出這麼多人來，他是實有重大圖謀無疑了，所以從在冀南起身之後，在路上就遇見了河南的幫匪，今日更探聽得涼星山一帶，總管十一舵的總舵主追魂叟鄭倫，他帶着匪羽，已經在前站奔這條路兒來，我只想他定要落在這三星鎮，此人你也聽說過我們掌門人把他的總舵給挑子，連女屠戶陸七娘全不能再立足，不想這個惡魔又在這裏現身，可是現在我把這三星鎮已經搜尋遍了，不見他們的踪跡。想這幫匪徒們決走不遠大約連夜趕下去了。」追雲手藍璧道：「不錯，我進三星鎮，他們是騎牲口下來的，沒在這裏落住，他要連夜趕下一站，已經離開三星鎮了。」矮金剛藍和道：「方才在這店房中，出來這個，我在路上也會過他，這也是河南省的幫匪，他們這種情形，分明是全要趕到臨榆縣，對付那辛老鏢頭，看他們這種情形，恐怕這位老英雄也是早有隄防，早有布置，才值得他們這種選舉的下手，主要的人，定是他鳳尾幫

內三堂的人物了，我們既受掌門人所託，更兼老鏢頭以血心交友，在清風堡綠竹堂，既落了嫌疑，入十二連環場的時候，又被天南逸叟武維陽囚禁起來，險遭陷害，益和我們不歡而散，對於我們這方面落個勞而無功，現在鳳尾幫那邊，他們龍頭幫主武維陽，更認爲他這師兄是引狼入室，賣友求榮，把老英雄豈不冤死，我們若再叫他遭了鳳尾幫的殺害，我們在江湖道上還稱得起什麼俠義，現在事不宜遲，我們要趕緊的下手，對付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走在他們後頭，追云手藍璧道：「藍老二，你不用這麼担心，就憑這群猴兒鬼子，他們還能翻得出咱們手去麼。」矮金剛藍和道：「大哥，不要看得這麼容易，雙拳敵不住四手，好漢全架不住人多呢。」追云手藍璧道：「少說費話，我們比劃上看。」矮金剛藍和道：「大哥你現在打算怎麼樣。」追云手藍璧道：「我打算現在先和他們招呼下。」矮金剛藍和道：「我看你不必費這種事，前站人家可趕下去了，我們應該先追上那追魂手鄭倫，那個老賊可是有名的手黑心狼，不能放鬆了他。」追云手藍璧哼了一聲道：「也倒對，他們騎牲口，大約四更左右他就可趕到黃龍驛，藍老大比你腳底下還快一點兒。我看把那兩個交給我吧。」矮金剛藍和道：「藍老二比你慢不了。什麼，好！就依你，我墜着這群猴鬼子，也看看後路上還有什麼扎手的人物？」追雲手藍璧道：「藍老二隨我來，先叫你省些事，在我住的那屋中，正可聽聽他們的計議，我取了我那點家私立時起身，這老弟兄兩人，一同翻進三和店，這燕趙雙俠二人，像今夜在五里鎮店房外這麼一商量着講話，還是真少有的事，他們從來是不會說到一處的，追雲手藍璧引領着矮金剛藍和躡足輕步來到屋中，這追雲手藍璧他可不敢再耽擱，用手向旁邊的板牆上指了指，提起小包袱，仍然悄悄的出了屋中，翻上店房，縱躍如飛，離開了三里鋪。在這攔野荒郊，把小包，往身上一背，一下腰，施展深夜街口功夫，行走如飛，腳底下是眞快，這位老俠客爲朋友眞是絲毫不敢鬆懈，冒着風露順驛驛

路上這一氣就是二十餘里，在那荒林野塚間，不過是略爲歇息，跟着又起身。緊趕，要在五更前趕到黃龍驛，一來免得慢事，二來也怕二弟藍和笑自己無能，繞着荒村野鎮，好在這種深夜。疾行，絲毫不用顧忌，在三更已過，究竟是所到的什麼地方，燕趙雙俠雖全走過關東道上，在這種時候，大大方方能够辨別，像所有的小鎮店，任你道路多熟，也不容易看出了，追雲手藍璧正往前緊走着，前面聽是一片較大的村莊，這位藍大俠凡是遇到有人家的地方，反得遠遠的躲開，因爲這片村莊，緊挨着地路的北邊，追雲手藍璧遂避到這條土道的南邊，從樹林子下面過去，那知剛到了這樹林子前，突然正得裏面有了人聲，這可實在是怪事，追雲手藍璧不由的把脚步縮住，耳中更聽得馬蹄子不住的在翻動。追雲手藍璧因爲這種時候，這種地方，太以爲離奇，自己把身形用樹幹影住，往裏查看，只是樹木很多，看不見說話的人，那牲口在什麼地方。輕着脚步，穿着樹木往裏試着探察，走進三四排樹木才看到裏面竟有三人兩匹牲口。這裏是一個大家的塋地，牲口拴在花墻子前，那三人全坐在地上，雖然在黑暗之中，已忽看出，內中一個正是三星鎮所見的連鬚鬚鬚的匪徒，也正是二弟所說的涼星山總舵上的追魂叟鄭倫了，藍璧十分奇怪，他們騎着牲口，竟在這裏停留住，他們全是緊趕行程，這裏又多了一人，恐怕是更有意外發生，我倒得聽他們講說些什麼，追雲手藍璧隱身樹後，仔細聽時，先聽那追魂叟鄭倫帶着十分憤怒的說道：當日我們河南省涼星山總舵被挑，雖說是淮陽派掌門人和那西嶽派老尼，以及乾山嶽雲堡萬柳堂，本領高強，我們不是他們的敵手，可是總糧台就那麼輕輕被他們搜尋着，總管糧台的陸舵主，和我幾乎死在他們手中，我就認爲本幫中有些吃裏扒外的，把我們賣了，當時我就發覺盧茂田這匹夫，頗他叛有幫背道，惜命洩底之嫌，被我賞了一鏢，他果然是怕死貪生，從那時逃走，也還情有可原，想不到他這麼個壇下効力之徒，他敢背反鳳尾幫，投到淮陽派清風堡

綠林塘隱匿了多時，我倒早已把他忘掉，鄧七爺一生最恨的就是這種反覆無常吃裏扒外的小人，這種行爲，他不够闖江湖的男兒漢，我們弟兄雖則這番失敗，刀落在脖子上，也還是鐵錚錚的漢子，這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該看他遭報，竟會在這被柳舵主你遇上，我們事情雖然緊急，倒也不能放過這匹夫，任憑他歸附到淮陽派門下活下去，那柳舵主他所住的地方，你可得探聽明白？」旁邊一個，三十上下，瘦小的身材，說話的口音完全是河南一帶腔調，他竟答道：「七爺你自管伸手除他，不會錯了，這是本幫祖師爺保佑，我奉派到這條綫上去，怎麼也想不到遇上他，自是命裏該當，他初入本幫，本是我宣河舵收錄，後來因爲他報解支領糧餉，常到涼里山總管糧台陸舵主那裏，陸舵主見他忠實可靠，竟把他留在涼星山，陸家堡効力，那又知道毀在他那裏，我從昨天趕到這裏，已是黃昏時候，想到這裏，先歇息一下，一打聽這裏地名叫黃土坡，這裏又沒有店房，只有賣飲食的地方，我在這裏進飲食，想連夜趕到黃龍鎮，前站再趕下去，突然看見他提着一個菜籃子，正從一個店舖裏出來，我看見了他，暗中跟綴着他，就住在這黃土披北後街，一條小巷內，我看他走進家中，向附近人一打聽，他說的很清楚，說是盧茂田他家中父母妻子全有，只爲和他同族的弟兄，因爲田產爭執，打傷了人，畏罪逃生。整整去了四五年，這才敢回來，其實他那時就是不走，也不是什麼滔天大禍，這幾年的工夫，他出門在外，倒學了一身本領回來，在這黃土坡上已然是有名有姓的人物了，我們聽明白，遂沒離開這裏，我認這趟路上是我們弟兄被派到臨榆縣必經的道路，我一人動手，恐怕落了嫌疑，說是我和他有私仇，所以我從今夜天黑了後，在道上插了香陣，只要有本幫弟兄由此經過，不要停留，想不到竟遇上七爺，正是這小子遭報的日子到了，我們無論如何，總要保全我們本幫的家法，七爺你來主持，把這叛幫背教，吃裏爬外的弟子早日消滅了，免得叫別的人不服，認爲我們總舵老頭

子勢力稍一敗，就不能再震邦規管束舵下弟子了。」鄧倫道：「很好，收拾他還不容易嗎。」跟他一塊兒來的幾個帮匪，招呼道：「馬舵主，咱們今夜把盧茂田先祭了祖師，爲我們這差事圖個吉利。」和他隨行帮匪正是鄧倫。所掌管的沙河舵主馬龍驤，也正是三俠下江南時，挑他江南七舵，紅土坡打入染房綠染缸的那帮匪，這幾次吃過維陽派西嶽派的大虧，更兼追魂叟鄧倫，是個凶狠奸惡之徒，他尤其是對於所統率的弟兄，嚴厲異常，遇料這事，他那能放過。馬龍驤道：「七爺，我們去收拾他，這兩匹馬怎麼樣？」追魂叟鄧倫道：「夜靜更深，路上已經沒有行人往來，把這座坎塹的木門攔開，牲口拴在裏面，諒無妨礙。這一個帮匪立刻站起，他們奔向木柵門前，一抬腿，兩扇門踢開，把樹幹上的牲口牽進去，跟着從裏面翻出來。追雲手藍璧，雙臂往上一揚，身軀拔起，已經抓着一個樹枝子，懸在上面，追魂叟鄧倫，宜河舵主柳森，沙河舵主馬龍驤，全從追雲手藍璧，懸身的腳底下走過去，他們絲毫沒有覺查，暗中已有人監視他們。追雲手藍璧容他們橫穿等三匪過去，奔了他們所說的那黃土坡村莊，自己輕輕落在地上，望着他們的後影，冷笑着自言自語道：「猴兒崽子們，把這殺人放火看作家常，我師兄鷹爪王，涼星山義釋盧茂田，既已打發他到清風堡絲林塘效力，怎的還叫他離開那裏，他雖不是什麼重要人物，可是這種改過自新，迴心歸正的人，我焉能再叫他落在帮匪的手裏，死在他們刀下，這羣猴兒崽子，被藍老大撞上，算是喪門神照命，我倒要擺治擺治你們，這兩匹牲口我先給你挪挪地方，諒還不致誤事，追雲手藍璧蹀到了木門內，見那兩匹牲口拴在一對翁仲上，追雲手藍璧來到近前，把解繩繩解開，鄧倫所騎的那匹棗紅馬，竟有些不肯叫藍璧動彈，立時掙扎起來，追雲手藍璧喝道：「好畜生，連你也有了匪性，我叫你掙扎。」據着了嘴環，伸手向這牲口左肋下一掌戳去，這匹牲口立刻渾身戰抖，再也不能掙扎，追雲手藍璧把這匹牲口的繩繩提到一處

，牽出了這座墓地，却往來路上倒退了下來，隔開一箭多地，有一片叢林，地上的荒草也多，藍璧把這匹牲口拴在叢樹林中，這才翻身出來，好再相隔不遠，更聽他們說出盧茂田住在這黃土坡北後街小巷內這是容易找的地方，辨着方向，往各處民房中，沿着郭莊子邊上，往北面上搜尋過來。追雲手正往前搜尋，看見眼前不遠，相隔着草房四五處屋頂上，有黑影閃動，追雲手藍璧急忙矮下身軀，仔細看時，見離開那條黑影不遠，當真一人正在矮着身軀，那身形是伏身在房上，跟着這兩人全翻下房去，追雲手藍璧到盧茂田所住的家中，只見下面的房屋不多，三間上房，四間廂房，全是老房子了，屋瓦多半殘破，追魂叟鄧倫，宜河舵主柳森，沙河舵主馬龍驤全落到院中，那柳森已經到了上房的窗下，他已經把窗紙點破，知道這正是幫匪們下手之地，輕登巧縱追了過來，到了近前，用房坡隱蔽着身形，向下查看時，這裏正是他們所說的北後街，往裏看了看，回身來向站在院中的追魂叟鄧倫面前低低的說了一句，那鄧倫似乎點了點頭，這時宜河舵主柳森，竟自翻身到了窗下，猛然向窗戶上一掌擊去，窗戶已經散開，聲音很大，屋中立刻男女齊聲喊叫，並且還有一個孩子的聲音，也在吓哭了，這柳森擊破窗戶之後，也退到院子當中，向屋中高聲大喊：「盧茂田，還不趁早滾出來，叛幫背教吃裏爬外，你還會逃出祖師爺靈光之下麼。」屋裏一個男人的聲音，先是一聲驚異的呼聲，跟聲却大笑一聲道：「外面敢是本幫的弟兄，你們竟能找到這裏，很好，我這就出去，他這院上房三間一明兩暗，東間裏有一個老婆子的聲音道：「茂田，你不要胡鬧，好漢爺要什麼我給什麼，我一個窮人家，任憑叫人家拿吧。」盧田茂在屋中已經穿好了衣服，却隔着屋子說道：「娘，你不用管，這是我的同事，找我來的。」他一邊說着，就往外闖，堂屋的門還關着，他在開門的功夫，他的女人彭氏，聽到丈夫這種話，另有別情，隔着窗戶往外看時，已經看見有三個人在院中全各自提着兵刃，彭氏吓得

跳下坑來，趕到堂屋中，把盧茂田抓往道：「你幹什麼去」盧茂田斷喝道：「不用你們管，你們不要出去，沒有你們的事」。彭氏已經看出來，這絕不是盜賊行搶，分明是尋仇報復，他說什麼死也不放手。盧茂田自知不出來是不行，他老娘已年將八旬，也聽到情形不好，摸着黑往堂屋奔，把坑前的小凳子油燈便盆全都撞倒，響成一片，老婆婆抓住門框，算是沒摔倒下，掙扎到了堂屋中，盧茂田心疼老娘這般年歲，要等他到了近前，自己就不容易再出屋子了只得狠着心腸，喝了聲：「你撒手。」猛然把彭氏推倒地上，把屋門拉開，一抬腿，把風門子踢出去，縱身出來，一看院中這三個幫匪，自己就知今夜算定了，休想再逃出他們手去，這追魂手鄧倫，就是自己的追魂要命入，當初涼星山從他手中逃出活命，自己蒙淮陽派掌門人鷹爪王開恩釋放，資助我盤費，叫我逃到清風堡綠竹堂，暫避一時，只爲自己呆了數月之後，心旌懸着家中老母妻子。數年未歸，現在脫出鳳尾幫，地凍裂成龜紋，潑投入淮陽派門下，從此作了好人，回家也覺臉上光彩，所以向副堡徐道和請求回家看望一番，一兩日後定然返回清風堡，情願永遠在這裏效力，回家之後，老母還健在，妻子無恙，兒子已經八歲了，心裏很是高興，家中本有些田產，過去跟族人爭執的事，五六年的工夫，再也沒人提了，他母親對於他回來，再也不肯放他走了，盧茂田也覺着一個作兒子的，把這麼大年紀的娘，扔在家中不管不顧，實在是良心有愧，雖覺着不趕緊回轉清風堡綠竹塘，實在辜負了鷹爪王一番恩放之意，打算在家中多住數月，看看母親的身體還是照樣的結實，自己再婉轉着說，勸來勸去，那又想到自己住在這僻偏的地方，對頭人竟果找上門來，這真是命裏該當，生有處死有地，還是不應該落個外喪鬼，死在家中來，自己明知道跟他們動手，三人中那一個也比自己高的多，追魂要命鄧倫這老賊，本領大，手底下又黑又辣，反倒要多找些痛苦，更盼望着不把老母妻子連累，好漢作事好漢當，遂即前迎過來

。狂笑着說道：「鄧七爺，我這小地方竟勞你七爺的全身大體，我盧茂田這種小卒，可何有三分敢當，七爺，我不叫你費事，請你把我帶到那個壇口處置，我痛痛快快跟你走，事到如今，我是毫無辯別，好漢作事好漢當，這總够朋友了。」追魂叟鄧倫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盧茂田，你自己明白很好，叛幫背教，不止你一人，不過辦這種事的，全得够人物，你這種在壇下効力的牙光，也敢這麼對付本幫，我就不信你有這麼大胆量所以我早打定主意那時遇上我先把你的心拿出看看，你怎的竟敢安這種心，使喚這種手段，盧茂田，七爺慈悲你，這踏綫上沒有本幫舵口，現在立壇也太費事。七爺還有要事在身，更值不得爲你這小卒耽誤大事，我就在這裏慈悲你吧，你還不與我跪下」。這時盧茂田倒身跪下，他身後竟有兩人哭着叩頭求饒命，正是他的老娘，和妻子彭氏，盧茂田回頭略看了一眼，向鄧倫說道：「七爺，源星山的事，我已經不再分辯，落在你手中，任憑你處置，你也就很說的下去了，我身份雖小，按幫規說，我還有直轄舵在，就是不能親自開壇，你也得把我帶到別的壇口上，好領受祖師爺遺留的幫規現在咱什麼不講，我只求你跟我結個鬼緣叫我離開家中，把我碎尸萬段，決不怨恨你七爺，你看作了幫匪不是出家的和尚，誰全有父母妻子，我這麼大年歲的娘。年青的媳婦，八歲的孩子，我自己作了禍事，自己承當，你就忍心叫我在一家八面前血流滿地麼？七爺你多開恩吧，請你把我帶出村外，我至死也感激不盡」追魂叟鄧倫他好似鐵打的心腸，那裏肯聽盧茂田的請求，冷笑一聲道：「鄧七爺偏不叫你趁心爲願。這時那宣河舵主柳森喝叱：「姓盧的，你栽了，現在在七爺面前，說這種現世話，有什麼用小子你還不跪下盧茂田聽到柳森從旁火中加油的話把眼一瞪道：「姓柳的趕盡殺絕下非殺石你不嫌傷天害理麼，鳳尾幫已經全幫覆滅，你們還到處逞凶，姓盧的不過比你們早死一時你跟我姓盧的還充的那門子好朋友，我沒有把你這舵主放在眼內。」那宣河舵主柳森，厲聲喝

叱道：「盧茂田，到現在還敢在你柳舵主面前這麼發威，你難道不怕河舵主手段厲害麼？」沙河舵主馬龍驤，向柳森道：「到現在他還敢不聽七爺的命令，咱們先讓他躺下吧這兩人往前一湊左右來同向盧茂田用刀一擡各自抬腿向他身上踢來，這盧茂田並不是軟弱無能因他們來的人多勢衆。自知動手是決逃不開他們手下，此時見兩人全撲過來，他已經倒着往後一縱，竟退到上房屋門口，柳森馬龍驤兩人，這一腳踢空了，越發大怒，那柳森喝道：「盧茂田，你敢不受幫規處治，我叫你零碎死，這時盧茂田的老母和他妻室彭氏，竟自從地上爬起，想護着盧茂田，被那宜河舵主柳森，竄到這娘兩個身後，伸手把彭氏的髮髻抓着，往後一帶，一抬腿，先把老婆婆踢倒，地上彭氏也被他踢出數步去，盧茂田此時見老母這大年歲，被自己所累，却從宜河舵主柳森身旁，竄過去，跪在地上，向鄭倫跪倒叩頭道：「鄭七爺，我求你開一綫之恩，把我帶到外邊，處置，誰無父母，誰無妻子，我一人叛幫背道，我一人當了，我不能連累父母妻子，七爺你開恩吧。」柳森，馬龍驤兩次撲空，這時二次撲過來，兩人各用刀背向盧茂田身上招呼了兩下，盧茂田雖是手按着地，竟把險撞在地上，依然是哀求他們道：「柳舵主，馬舵主，不必再趕盡殺絕，求你們給我留一線生路吧，」這時追魂手鄭倫，却厲聲喝道：「盧茂田，你既知道犯了重大幫規，罪不容死，如今遇到七爺手中，你一見面就該叩頭認罪，任憑處置，你還敢叫我依幫規，立壇清理你這叛徒，我倒是想答應你的要求，可是話出在你口裡，鄭七爺就是不聽你這一套，我只問你，領罪不領罪，」盧茂田此時也是聲色俱厲的慘呼道：「幫規雖嚴，也不能不近人情，我沒有非分的要求，鄭七爺你竟不能網開一面，我盧茂田作幫中叛徒，我不願作人世間的逆子，鄭七爺：幫規中第二條是什麼，怎麼七爺你竟不答應我的要求，鳳尾幫中也不要不孝之子。」鄭倫立刻惡狠狠唾了一口道：「盧茂田，到現在還在你七爺面前，還敢講十大幫規，十大戒律，你

心中早有帮規兩字，你也不敢這麼吃裏爬外了，盧茂田的老母愛子心切，他的妻室彭氏，夫妻情重在此時，竟不顧生死的爬起來，撲了過來，那老婆婆撲到盧茂田身上，哭聲招呼道：「這位好漢爺，你可憐我八十多歲的人吧，饒他這條命吧，那彭氏却叩頭說道：『七爺我丈夫犯了死罪，我情願替他一死，叫我婆婆入了土，我仍生生世世不忘你七爺你的大德，彭氏竟自往地上叩頭的哀求，盧茂田此時比死還難受，自己咬緊牙關，一回身向老娘道：『娘你算沒養我這個兒子，不必再哀求，沒有我的活路了。』」他說着這一咬牙，把他老娘的兩手推開，用力往後一推，摔在地上，那柳森又把彭氏的髮髻抓住，往旁一摔，盧茂田猛然竄起來，從追魂手鄧倫的身旁，縱出去，飛奔東廂房，南頭的牆角，拚着命往起一縱身，這是一個牆矮頭，盧茂田雖是練了幾年，他的挿身術可差得多，此時在不顧生死之下，算是把牆頭攀住，那追魂叟鄧倫，宣河舵主柳森，沙河舵主馬龍驤，那還肯叫他走開，竟自怒喊了聲：「好小子，你還敢逃命，看你能逃到那裏，在這暴喊聲中，已經全竄上房來，那魂已經翻到牆上一半，這匪徒手下也是真辣，他往起一縱身，喊了聲：『下來吧。』一縱身刀尖子正子軀已經翻到牆上一半，這匪徒手下也是真辣，他往起一縱身，喊了聲：『下來吧。』一縱身刀尖子正向盧茂田的後跨上扎去，他是縱探臂扎盧茂田，不能結牆頭上竄，刀尖子已然通到，猛然叭的一聲，這片瓦正打在柳森的手腕上，他身軀懸着，沒法躲沒法搪，刀也出手，人掉地上，腕骨已傷，疼得他，嚶呀怪叫道：「好小子，還敢暗算我，」追魂叟鄧倫，沙河舵主馬龍驤，全已經追到近前，盧茂田已努着力翻出了牆頭，落到下面，可是鄧倫，馬龍驤，也全跟踪而下，盧茂田他是沒想逃活命，只爲是離開老娘妻室的眼前，不叫他們看到身首異處，他落在下面，只往前跑出幾步去，也正是這小巷外的街上，追魂叟鄧倫腳底下快，追到他身後，也是想先把他扎斃下，要下兇狠的手段，把盧茂田肢解

了，問他的口供，刀遞出來，腦後的風聲到，鄧倫一翻身，用刀往外一掛，叭啦一聲，又是一片瓦，撞在牆上，這才知道暗中還有人，鄧倫招呼：「馬舵主，你別叫這小子跑了，他暗中還有同黨埋伏呢，片瓦分明是由房上打來，鄧倫仍然擰身竄上來，只是房上沒有一些踪影，只有盧茂田的街門，嘩啦一聲門已鼓開，一人闖出來，見是宜河舵主柳森，右腕受傷甚重，他想往房上縱，全不成了，左手提釐刀，把街門拉開，他一想報仇，要親手給盧茂田幾刀解恨，這還算盧茂田家門有德，院中的婆媳兩人，全已連急連痛心，暈倒地上，倘若他翻回去毫不費事，婆媳兩就得送命在他手中，這也不是他心軟沒想到，一半還是懼着追魂叟鄧倫，不敢過去與他動手，恐怕他怪罪下來，此人是翻臉無情，所以他也緊追出來，盧茂田闖到街心，馬龍驤已經跟踪趕到，舉刀向他肩頭上劈來，刀才掄起來，對面的房頂上，又是一聲喝打馬龍驤再想閃身，已經來不及了，右手往後一揚，這一下正打在他的骨環上，立刻一條右臂酸麻手上無力，刀已撒手，追魂叟鄧倫撲到房上，查看不出暗算的人，二次翻下來見馬龍驤又已受傷，他咬牙切齒脚下用力，往前一擰身，已到了盧茂田的背後，盧茂田也想逃開了，可是腳底下沒有他快，已經被他追上，那追魂叟鄧倫喊了一聲：「我看你還往那裏逃。掌中的鋸齒刀竟向盧茂田背後扎來，盧茂田業已覺得他的刀尖子點到了脊背，就在這時，忽然面前一陣風撲到，一條黑影好快的身形，他連來人的像貌全沒看清，被人突順手牽羊，往前一帶，盧茂田踉蹌的撞了出去，追魂叟鄧倫分明這一刀已然扎上，忽然盧茂田逃開，眼前現身的也正是破壞他們這場事的人，身形瘦小，手中又沒有刃刃，追魂叟鄧倫他那還管來人是誰，掌中刀往外一展，鳳凰展翅，正向追雲手藍璧的脖項削來，好厲害的手段了，追雲手藍璧往下一矮身，縮頂藏頭，口中却喊着，好猴崽子，你敢跟我老頭子行兇。立刻雙臂一分，竟向追魂叟鄧倫右臂上點來，追魂叟鄧倫並非弱者，雖還沒辨清來人，這

種躲刀遞招之手法，分明是一個能手，他趁着往右用力之勢，右腳在後倒退，順勢一滑，一個翻身，已經倒轉過來，用怪蟒翻身擺腰斬，這鄧倫是力大刀沉，刀鋒勁疾。追雲手藍璧左掌點空，追魂叟鄧倫這一變招，藍大俠已經騰空而起，旱地拔葱，往上拔起來，七尺多高，追雲手藍璧已經落在他身後，烏龍探爪，口中還是喊着「打」照這追魂叟鄧倫的腦後擊來，鄧倫往前一搶，斜身，掌中的鋸齒刀猛的一個倒捲鏢式，已經翻回來，往藍大俠的右臂上便劈，追雲手藍璧，連被他遞了三招，見這匪徒手底下非常厲害，喝聲：「好猴崽子，你這叫惡貫滿盈」一式往下一殺，這次再不躲閃，他竟自見招封招，見式破式，挑，砍，攔，切，擒，拿，封，閉，完全施展小巧的功夫，夾着淮陽派的點穴手，就奔他的穴道，掌法這種厲害，追魂叟鄧倫雖然把全身本領施展出來，只是不能絲毫取勝，並且只走了六七招已經把刀法散亂，可是這時那宜河舵主柳森他從門口出來，因為腕骨被傷，鄧倫下來動手，他竟悄悄的從黑影中順着牆根轉過去，已經追上了盧茂田，那盧茂田知道已經有人來搭救他，雖沒有惜命之心，他也想脫過這一次劫難，可是幫匪竟不容他走開，在這種情形下，他可要拚命支持一下了，這時柳森追趕過來，仗着他右臂受傷，不能動作，左手提刀，猛砍，盧茂田，雖則沒有他功夫好，尚還可以和他招架一時，並且口中也在怒罵着，姓柳的趕盡殺絕，追雲手藍璧聽到那邊又動上手，心恨這幫匪們過於毒辣，手底下可加了力量，心想一不作，二不休，除掉一個，多給江湖上去一個禍患，追魂手鄧倫也是屢氣之下想下絕情，正在追雲手藍璧一翻身時，他用刀虛往藍大俠的背上一點，果然追雲手藍璧從右往左一翻身，把刀尖子讓開半尺，用大手的二指往他刀身上一盪，追魂叟鄧倫，用的本是虛招，猛然往回一撤刀，他却是腕子底下猛然用力一擰刀柄，扁着刃身，右臂往外一斜，正往追雲手藍璧的右腳上橫削來，這一招他變化的非常妙，式子非常疾，換在二一個人不死必傷，那

知道追雲手藍璧，身軀一縮，凹腹吸胸，脚下不動，只脊背微往外一躬，追魂叟鄴倫的刃頭正穿着藍大俠的藍衫前扎空，他這用足了十分力量，人跟刃是一塊進，追魂手藍璧一甩他的右手腕子，右掌錯骨分筋，這一掌從他右臂下打來，那追魂叟鄴倫，竟自一聲慘叫，被藍大俠往外一送，直把他擲出了四五步去，摔倒地七，立時斃命，追雲手藍璧往回一斜，一個飛龍形式，飛撲過來。盧茂田此時已經被宣河舵主柳森，左手刀連刺傷了兩處，脊背血流如注，也正拚命的往前逃走，可大脚底下不給他使喚了，鄉村的道路，又不平整，脚底下一絆向前倒去，這柳森一聲狂笑，他刀已輪起，這匪徒無論到什麼時候，也是陰毒，他竟向盧茂田的雙足上剝去，追雲手藍璧已經落在他身後，一伸手，把他左臂抓住，還待掙扎，追雲手藍璧喝聲：「猴兒崽子，我叫你自己報應，右手把他握刀的手掌，連刀柄抓住，往他項上一抹，噗哧一聲，喉管已經給他割斷，藍大俠一抬腿，兵的一脚，連人帶刀踹到牆角，藍璧哈哈一笑道：「這才是報應隔頭，趕到盧茂田身旁，見他已然醒轉，正在掙扎着坐起，藍璧已經到了面前，說道：「姓盧的，傷真怎樣，活的了活不了？盧茂田叩頭說道：「救命恩人，我盧茂田這條命算你賞賜的，雖有兩處傷，我想還死不了」。藍璧道：「對，你不能死，家中還有不叫你死的人，你的血流的過多了，跟我回家藍璧伸手往左胳膊下往起一架，盧茂田見個乾瘦的老頭，往起提自己，絲毫不費力，當時也因爲傷痕疼痛，顧不得問姓名，追雲手藍璧把他架到門口，心裏也在懸念着，這一家福命如何，真不敢斷定，匪徒是三名，尙逃走了一個，倘若回來動手，我老頭子可就毀了，把盧茂田架到院中，追雲手藍璧這才放心，盧茂田的妻室彭氏已經早醒轉來，正跪在婆母身旁，把他婆母扶起，連聲的呼喚着，藍璧放了心，向他們招呼道：這位大嫂，你們不必害怕了，匪徒業已全行處置，盧茂田也死不了，藍老大救你們全活了，快快把老婆婆擡進去，身上沒有傷痕？」這位老婆婆

只爲年歲過大，驚嚇過度，摔了兩跤，並沒受什麼重傷。此時聽到有人喊，兒子保住了命，精神一振，顫巍巍的口中不住的念着佛，盧茂田的女人彭氏被匪徒打了一下，倒是很重，此時關口和四肢疼痛異常，也因爲丈夫已然不易保全性命的，如今有人救了全家，把自己一身疼痛全忘掉了，把老婆婆架着先進東間，把老婆婆安置在炕上，自己趕緊找着火種，三脚兩步闖到西間，把油燈點起，兒子已經吓得用被蒙着頭，縮在牆角，彭氏趕緊招呼着，把被子掀開，把他抱到東間，免得碍手碍脚，這時道雲手藍璧，已經把盧茂田架進了屋中，把他放在炕上，只是盧茂田此時已經不能仰身子了，背後的刀傷很重，倒着身子倒在了炕上，這時他反倒一陣不能支持，暈絕過去，那彭氏已經跟過來，向道雲手藍璧面前一跪道：「這位恩公，你可救了我們全家，我們得怎樣報答你老。」道雲手藍璧忙往後退了一步，道：「哎呀！你可先別弄這些虛文浮禮，你丈夫雖然死不了，傷勢不輕。」彭氏一聽這話，立刻驚慌失色，站起俯身到炕邊，向盧茂田招呼，在這種昏沉的油燈下，看到丈夫一身血跡，面如白紙，也看不見他呼吸喘氣，彭氏竟招呼了聲：「茂田，你怎麼不言語了呢，」彭氏認爲丈夫已然不能活了，竟自失聲哭起來，道雲手藍璧一生一世任什麼不恨，只是怕女人的哭，急得他扶着手道：「盧夫人，敬請你有眼淚先留一會，等他曠了氣，哭不好麼，你這長成心和我老頭過意不去？你要是這麼哭天抹淚，藍老大只可走了。」彭氏忙忙的拭淚道：「恩人，他還能活麼？」道雲手藍璧道：「你這人好麻煩，從一進門，我就告訴你，不會叫你守了寡，趕急給我燒熱水，我給他治傷要緊。」道雲手藍璧口頭這麼刻薄無禮，那彭氏因爲他是救命恩人，只是臊的臉一紅，趕緊跑到廂房裏去燒水，這裏道雲手還是一迭連聲的招呼，快着點，沒有乾柴把門落下來，有什麼算什麼，反正是命要緊。」那彭氏也是心慌意亂，燒了半壺開水，送過來，道雲手藍璧叫彭氏倒了半碗水，找了一個藥匙，從囊中倒出

九轉返魂砂，金箍鐵肩散全取了出來，把盧茂田的牙關撬開，把九轉返魂砂給他納入口中，用羹匙從唇邊慢慢的給他灌下，而羹匙水叫他的藥進入喉中，跟着叫彭氏用臉盆兌些溫水來，用新棉花泡在盆中，追云手藍璧，叫彭氏取來剪刀，吩咐他把油燈端起，給照着光亮，追雲手藍璧把他的上面短衫從左邊袖管剪開，把前胸後背全露出來。那彭氏看到丈夫背上的刀傷，有五六寸長，肉全翻開，吓的他渾身顫抖，油燈幾乎掉在炕上，追云手藍璧伸手把油燈接過來，哼了一聲道：「盧太奶。你請向一旁，這些事你管不了。追云手藍璧他是天生的這種詼諧性情，他倒不管是男是女，看到不順眼的事，張口就說，決不懂得避忌。可是他在接油燈燈光在彭氏的臉上一擱，追云手藍璧哦了一聲，道：「盧大嫂，你怎麼身上有傷麼，你這臉色爲什麼這樣！」彭氏已經被追云手藍璧申斥的退向一旁，此時聽到藍大俠這一問，哀聲說道：「恩人，我被匪徒踢傷，只覺着疼痛，心中發熱，一個女人家，死活有什麼妨礙，恩人你快救他吧。」追云手藍璧忙說道：「盧大嫂，我錯怪了你，趕情你被匪徒踹傷甚重，你若再強自支持，你這口血吐出來，可就沒法挽救了。」藍大俠趕緊把油燈放在炕邊，把九轉返魂砂的瓶子拿起來，向彭氏道：「趕快伸手來，我給你些藥，快快服下去，你把那乾淨的布給我扯些，這裏的事不用你管，你到那屋中歇息，一個時辰後，把喘傷之後瘀血散開，就不碍事了。」彭氏也實在不能支持，趕緊伸出手來，藍大俠把九轉返魂砂倒在他掌心一些，那彭氏趁着現成的熱水，把藥服下去，給找了許多新布，放在炕邊，遂回到書房，暫時歇息，這位淮陽派的成名大俠，在這種時候，真是俠肝義胆的行爲，爲了救盧茂田的命，那麼古怪的性情，此時是絲毫不嫌麻煩，自己動手給他洗傷敷藥包紮傷痕，整整的折騰了一個多時辰，才收拾完了，盧茂田服下去的九轉還魂砂，藥力行開，也醒轉過來，身上傷口處，全有淮陽派這種治傷的秘藥，也把疼痛止住，睜開眼仔細的向

面觀看，仍然是方才在街救自己的那個老者，此時在燈下看見藍大俠這種形狀，活脫的一個莊稼人，想不到他竟有這般本領，自己受到這麼重的傷，他居然能把自己的命保全住，這次死裏逃生，萬想不到會有這樣的救星，這時氣也略微的覺得足些了，遂以微弱的聲音，掙扎着說道：「這位救命恩人，我盧茂田一家全活在你老手內，還沒領教尊姓大名？」追雲手藍璧這時用手巾擦着手上的血污，向盧茂田說道：「我的姓名，你先不必問，我只問你們怎的竟這樣胆大包天到這裏送死你這次被我救了真是便宜了你，你是該死，清風堡綠林塘是多麼安定的地方，你自己身上的事，自己還不明白麼，你走到那裏，鳳尾幫的幫匪誰能容你。」盧茂田十分吃驚，帶着驚詫的神色問道：「恩人你老究竟是誰？我的事怎麼會知道這麼清楚，誠如恩人所說，我是自己找死，請恩公你快告訴我吧。」追雲手藍璧道：「盧茂田好糊塗你在清風堡綠林堡沒有見過我，你也該聽別人說過，你來到大河以北，錯非是遇到我兄弟手內不然誰來救你。」盧茂田驚呼道：「哎呀！原你老是燕趙雙俠藍大俠，我盧茂田還算家門有德，不該叫我老娘這般年歲遭到這場滅門之禍，藍大俠我實在是後悔來不及了。我自從涼星山被淮陽派掌門人義釋之後，蒙掌門人叫我逃奔淮上清風堡綠林塘，我受這種再造之恩，本應該安心在綠林塘報效，何況我鳳尾幫已經算是叛幫背教，決不容我在江湖上立足，只在清風堡綠林塘住下去，安若磐石，可是我只爲離家數年，臨出走時又是惹下禍走的，拋下了老母妻子，數年來未敢重返家門，我真不放心，我老娘風燭殘年，更兼我投入淮陽派門下，我也算是棄邪塗歸正道，我這樣回轉家鄉，想像我娘如果尚在，雖則作兒的沒有成名露臉回來，也覺得臉上有光，我更想着我入鳳尾幫時就早已留了心，沒敢把我的家鄉住處說出來，這種小地方，鳳尾幫更沒有分舵我想決不會遇上他們，回到了黃土坡之後，老母健在妻子無恙，我竟在家鄉留戀起來，自取殺身之禍，今夜若不是藍大俠趕到，我

盧茂田早已作了帮匪刀頭冤鬼，藍大俠我只要這次能够活下去，我重回清風堡綠竹塘再不敢回黃土坡，」追雲手藍燮聽到盧茂田這番話，點頭說到：「雖是你一時糊塗，險些造成殺身之禍，但是爲得你孝心可泯，才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不過你要明白鳳尾幫：雖然瓦解，帮匪尚在、遍地潛伏，你要趕緊回清風堡綠竹塘，才可以保得住性命，你在傷痕略好之後，要趕緊穩秘着行藏逃回清風堡，因爲這次尙逃走了宣河舵主柳森，倘若再來報復，你就難脫毒手了，盧茂田道：「只是小人的老母，妻子全留在黃土坡，我那能棄置不管，何況我母親那麼大的年歲，我逃回淮上，決不能回來，置老娘的生死於不顧，只求保得我自己的活命，天良何在。」藍大俠道：「事情須要通權達變，你不能因爲顧全着一時的良心不安，反把一家人的性命送掉，你自己先逃開黃土坡然後再找一個至近親友，把你老母，妻子送到淮上，定可脫開魔手，我現在不能儘自在這裏耽擱，只是我走之後你的傷痕未愈也不能立刻起身，你要暫時躲開黃土坡能否有至近親友，暫容你躲避一時，」盧茂田答道：「離黃土坡三里多地！有我一個遠門的族人，他那裏倒可以躲避些時，」追雲手藍燮道：「事不宜遲，天光一亮，你立刻離開這裏吧！你的傷痕雖重，仗着已服九轉返魂砂，更兼我那鐵扇散尤有特效三五日間，你就可以行動，千萬你不要就擱。」盧茂田道：「鄧倫馬龍驢尸身尙在街上，天亮後，被人發覺，恐怕我還是脫不過這場人命官司，」追雲手藍燮道，「這些事你不用擔心，我自能料理，這時盧茂田的老娘，和他妻子彭氏，全走進屋來，見盧茂田已經醒轉。那麼重的傷痕，只這短的時間，說話的聲音，和臉上的神色，跟一個時辰前判若兩人，婆媳二人雙雙跪倒，向藍大俠叩謝活命之恩，追雲手藍燮忙說道：「忙忙請起！藍老大最討厭這些無味的禮節，你們婆媳二人，要放明白些，現在盧茂田性命，雖已保全住了！但不過後患尙多，天亮後忙忙找妥車輛，把盧茂田送走，你婆媳收拾一切離開家中。」等

到盧茂田痕略好趕緊投奔清風堡綠竹塘，能夠到了那裏，才算一家人逃得活命了，我要把那兩個幫匪的尸身消滅了，我還要趕奔榆關辦我的事去，你們照我的話去作，決無妨碍。」藍璧吩咐完畢之後，又給盧茂田留了些藥，立刻離開他家中，把幫匪的尸身全給運到郊外，扔到樹林中，叫他們死後的尸體，尚要充一作野犬之食，這也是他們作惡江湖之報，追雲手藍璧離開黃土坡，趁着天還沒亮，又緊趕了一程，東方發曉，已到了萬龍驛，自己整辛苦了一夜，雖在這驛中福安客棧落了店，打算歇息半日，再行趕路，店夥才給開了一個單間，夥計去打險水泡茶的工夫，藍璧突然聽得窗下有人走過，可是這人一邊走着，一邊說話，只聽他自言自語說道：「自己的事，眼前就有極大的難關，還不敢緊去辦，反倒儘自在這裏舒服，我看你去晚了，姓辛的，落在人家手中，你還有什麼險活着。」追雲手藍璧聽這人說話是湖北的口音，更聽到他分明是說自己事，不由一驚，一縱身到了屋門口，猛然把風門一推，向窗前看時，只看見了一個人的背影，向店外去。

第六章 金七老榆關門幫匪

這時正是住店的客人起身趕路的時候，更有車輛也往外走，追雲手藍璧仔細看時，那人已走出店門，只這一瞥間，看着好像那八步趕蟾金老壽，只是僅望背影，不能斷定準是他，可是追雲手藍璧不由十分疑慮，心想若果是要命金七老，這件事情可要糟他逃出十二連環塢，怎會來到此地，他在窗前說話的情形，分明是示意我藍老大，已經立於危險的地步正有一般勁敵在圖謀暗算中，難道我藍老大就把這件事就慢得一敗塗地麼？藍老大果然若是毀在幫匪手中，我藍璧怎對的起萬柳堂師弟和掌門人，這一來以追雲手藍璧這種飽歷風塵，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竟自有些坐立不安，自己認定倘若在此就

擱一日，萬一事情有了變化，也覺得後悔不及，遂在店中僅僅，歇息了半日立刻起身離開黃龍驛，一路緊自趕下來，這裏離着臨榆縣只有不到二百里的途程，追雲手藍璧這一天的工夫，已經走出八十餘里，直到二更之後，已經把大鎮甸錯開，自己本打算要連夜趕下去在一夜之間，走到天明能趕到臨榆縣，找到了雙掌震關西，辛維邦也好放心，不過自己連着兩夜未曾合眼，雖說是一身武功，也覺得有些氣力不支，耳中聽到在二里內，有野犬的吠聲，遂循着聲音找尋這個村鎮，爲的得到店房或是廟宇，也可休息精神，緩他兩個時辰，再行趕路，這種俠肝義胆，對於濟人之難，救人之急，看作本身的事一樣，往前走着在這官棧大道的東西，有一個村莊只是看到那種形勢，又是個極小的鎮甸，這種地方就不一準找到店房了，追雲手藍璧離着村莊附近，腳下放輕，施展開避身術，縱躍如飛，來到鎮甸口，果然是個極小的村落，因爲村中野犬太多，還得夜中自己走進村去，勢不要野犬一片狂吠之聲，爲了免得這裏所住的居民懷疑，遂飛身縱上房去，在這村莊中找尋店房的所在，這小村中只有一條正式街道，全是土房，分明這裏是一個農民聚集的所在，果然把這條街道全查看完，並沒有店房，像這種荒村野鎮，追雲手藍璧是常常看到的，自己一打量情勢，知道這一帶每一個村鎮，靠村南必有一座土地祠，這是鄉村習俗上不能免的，遂橫越着街道，竄房越脊，從南面村邊翻出來，果然在一條橫道的邊上，孤伶伶一座小廟，這座小廟，只有兩間房子的地方，倒還圍着一道短牆，黑沉沉靜悄悄，追雲手藍璧遂奔這土地廟而來，到了近前，見山門倒鎖，這裏平時既沒有香火，也沒有人看守，藍璧輕輕一縱，越過短牆，見迎面這兩間大殿，隔扇門只倒帶着，並沒上鎖，伸手把隔暫推開，裏面只是一片塵土氣，此時月色已經到了半空，借月光往裏看了看，這種小廟有時候連朔望全沒人來進些香火，只見迎面上塑着一位土地神像，兩旁有兩個小童兒，冷清清守在這塵封土蔽的殿宇中，追雲手藍璧

却抬頭看着土地塑像，說道：「土地老兒，你也太寂寞無聊，藍老大找不着店房，全借你這供桌歇息半夜，咱們也算交個朋友了，追云手藍璧說着話，把他案上的香爐臘台全給搬了下來，把上面的塵土拂了拂自己也真勞乏了，遂把小包裏當作枕頭，躺在上面真個睡去，此時不過追云手藍璧他雖是睡下，眼前有許多牽纏事，更兼在江湖上行道多年，對於夜間睡眠後也時時在警戒着，何況在這荒料野廟，尤其是放不下心了。約摸到了四更左右，自己耳中似乎聽到了一些聲息，忙的睜眼往殿門外看了看，月色甚明，並沒有什麼異狀，自己認爲耳中不會聽差。附近一帶定有人行動，雖是沒聽出實在脚步之聲，可是這種感覺決不會錯了的，立刻輕輕坐起，藍璧是全身的衣服沒動，連鞋也沒脫，立刻一按神案，輕輕落在地上，躡足輕步，到了門口，閃在了隔扇的旁邊，側身往外查看，這不足方丈的小院中，只要稍一張望，已全入目，靜悄悄一些聲息沒有，追云手藍璧想到或是牆外有人在走動，不過倘若真個有人經過此處，在自己耳中所聽到的，也是夜行人腳下一種聲息。按追云手這種情形，在旁人看來，未免近於庸人自擾了，那麼一個人輕微脚步之聲，他已經在迷離幌幌中，還會辨得這麼清楚，未免進於武斷了，其實這種事是分時候，分地點，這座小廟已然離開村莊，貼近荒野，又在半夜，萬籟無聲之下，所以稍有聲息，全容易辨別，何況還是在一個久走江湖的成名俠義道，所以只要有一點差異的聲音，在平常人耳中不易聽出，可是逃不出這種江湖能手的辨查。追云手藍璧實在是起了疑惑之心，因爲在這種靜夜中，就是在荒野夜行也用不着這麼過分的形藏嚴密，所以非要查看個明白才算甘心，追云手藍璧才要縱身竄上牆頭，突然聽得有兩個人低着聲音互相商量着，聽他們的情形，似因爲在中途上發覺有人跟踪躡跡，這暗中跟綴他們的人，又是一個江湖上極厲害的人物，所以他們盡力的躲避開這人，走上這條荒涼的岔路，安心是不找那大鎮甸，此時看到這個土地廟，兩人

正是商量着在這裏歇息半夜。天明後一直可以趕到臨榆縣，追云手藍璧心想：這倒好，跟我是一樣的打算，這兩人的路道，分明是綠林中人物，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何如人？此時藍璧尚在這殿門前，知道這兩人這就要進來，自己再若是往牆上翻，或是往殿頂子上竄去，形跡決難再隱去，一轉身，反進了殿門，腳下輕輕一點，到了神案前，把包裹抓起，一騰身竄上了神座，身軀一縮，竟隱伏身在土地爺泥像後面，就在追云手藍璧動作之間，外面人已然進來，藍璧身形已然隱好，這兩人一進殿門，內中一個却說道：「此種小廟還不如找一片樹林子，歇息一刻，倒比較痛快。」另一個答道：「這裏總可以略避風露，你快把火摺子取出來，我看看這土地廟能否容身，若是過分的骯髒，就依你的話，咱們索性前面樹林子歇他半夜了，這時內中一人已經從囊中把千里火取出，隨手幌着，追云手藍璧看到這兩人的面貌，內中竟有一個是和中途相遇自己那莊家漢搗亂時所見的一個，不問可知，這兩個也是鳳尾帮壇下弟子，這兩個帮匪，把裏面用摺子照了照，他們雖則全是綠林中的人物，但是這種人平日是享受慣的了，來到這袖土閉嚴封的小廟，全不願在這裏，呆下內中一個十分精明幹練的，兩眼的神光十足，追雲手藍璧，是個久走風塵的俠義道，目光銳利，一望而知，此人定是江洋積盜。這時他們把火摺子擺上，兩人就在這神案上一同下來歇息，左邊這個喊了一聲道：「我杜明在關外，整整忍了這麼十幾年，我總忍着，纔有叫我回到關裏吐氣揚眉之日，那知道我命中注定，裏沒有我走的道路了，我才來到內地，偏偏就遇上這回事，一伸手就遇上這個惡魔，我杜明二次把跟頭栽在關裏，胡老師你想我還有什麼臉面在這一帶呆下去，這一來弄得我意冷心灰，我含恨隱忍了十幾年的舊仇，也不能報了，什麼也不怨，只怨我杜明心太軟，這就叫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我只想著所要會的是燕趙雙俠，像我們弟兄，既然爲朋友帮忙，也應該檢那值得對手的人物和他鬥一鬥，不想和我動手這人，

我還不知道他出身來歷，那活報應上官雲彤，我雖然沒會過他，可是我心目中早有這個人，因為當年他是在遼東道上，闖出的名來，雖則後來他轉奔大江南北走行道，在關東三省綠林道的朋友，提起此人來，沒不切齒痛恨，沒不怕他的，更兼他那種服裝打扮和手底下那對離魂子母圈，尤其是叫人易於辨認。他不報出名兒來，也可以知道是那個惡賊了。只有以鐵彈丸傷我大跨的這個對手，說話時帶湖北的口音，他的輕功掌力已經明顯出來，是有真實工夫並且身手那般快法，更是出類拔萃的本領，這種人物我竟想不起他是那路的朋友，所以這次我裁了這跟頭，越發的叫我不法見人，右邊那個却說道：「杜老師何必爲這點小事就這麼灰心，杜老師憑你掌中的梅花透骨針，若是盡量施實，也不致於就叫他們這麼得手。」追雲手藍璧在土地爺泥像後聽了個清清楚楚，自己好不驚心，聽他們所講，分明是幫匪們已經會到過藍莊，找尋我們弟兄的晦氣，這件事可真險了，想不到我弟兄，行俠作義江湖上闖蕩了半生，居然這群猴兒崽子竟敢趁我弟兄不在家中下手圖謀我，李遐齡一人焉能對付這群惡魔，這幸虧是有我們俠義道中同道們關心着我弟兄的安危，上官雲彤老叟暗中相助，這足把我家中一場劫難全給脫過去，最怪的是要命金七老他也肯出頭幫忙，藍莊他已經現身相助，我藍氏弟兄真是家門有德了，我和這要命金七老是勢難兩立的仇人，在十二連環塢一會之下，把前嫌舊怨完全消滅，可是他不知和我爲仇作對，我已經是萬分認便宜，他竟自肯親到藍莊解救了我一家的劫難，不管他此次去是有意，是無意，我憑金七老這一來，我藍璧倒要和他結成生死之交了。追雲手藍璧是又感動又慚愧，眼前這兩人把他們的來歷聽明了，一個是被西嶽派多指大師逐走關東的玄都派餘孽夜鷹子杜明；一個是堂舵主胡燦，這兩人全是有力量的對頭人，按這種情形看起來，和暗中方才警告我的情形看起來，雙掌震關西辛維那老鏢頭已經十分危險，這般幫匪們竟自全撲奔了臨榆縣，更有那鳳尾幫內立堂

香主歐陽尙毅主持，他們竟以極大的力量對付那幸老鏢頭一人，這種情形頗有不合，幸老鏢頭師徒雖然是武林中成名的人，萬柳堂師弟已經詳細的說過，他一身所學所能，並不是怎樣超群絕俗的本領，他一生闖出名望來，一半是憑武林的本領，一半是還仗着他那慷慨爽直的性格，鳳尾幫瓦解之後武維揚安心作困獸之鬥。是故意的要叫一般對頭人們看着，負傷之虎，餘威尙在，叫人輕視他不得，以這次到北方來的沒有一個軟弱，怎的他們竟會這樣連續派出好幾撥能手，更邀了外援，幸老鏢頭師徒二人，竟會有這麼大力量應付強敵，這倒叫人可疑了，追雲手藍璧在默想之間，刑堂舵主胡燦夜隲子杜明，更談論起鳳尾幫十二連環場這麼斷送的可惜，那夜隲子杜明忽的似想起了一事，向刑堂船主胡燦帶着懷疑的口吻問道：「胡老師我想刑堂香主海鳥吳青他在貴幫中是一個靜靜有聲的人物，武功本領和他那種不屈不撓的精神，素爲江湖上朋友們所稱道，可是胡老師我不是尾鳳幫中人，可不應該隨意的來批評貴幫中同道那女屠戶陸七娘行爲不檢，我雖然是遠在關東也頗有些耳聞，怎麼竟會和吳香主結爲一路，雖則我們江湖道中人無須那麼拘謹，可是以他兩人的身份地位而論，也應該稍防物議，這倒是怎麼件事，我們好在是從少年時就有交情，所以我抖胆的敢這麼相問。這時刑堂舵主胡燦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杜老師我因爲是跟隨歐陽香主往北方來的，我並沒到藍莊去，並且主墳總統舵也沒有命令，派赴藍莊，單獨找尋藍氏弟兄這種事，叫我聽着好生奇怪，尤其是我們那位吳香主他執掌刑堂，素日間本幫中無論地位尊卑，全對他敬畏三分，因爲吳香主他的行爲總是那要光明正大，無論什麼事秉公處理，處處守着幫規，填戒，沒有一絲一毫疏忽，所以他在外三堂中最得人的敬重，那屠戶陸七娘我全懶得再題他，可惜我們龍頭幫主有那身本領，有那份雄心，領袖鳳尾幫真是威名孚衆望，只是對於這女屠戶陸七娘不能早早除掉，鳳尾幫的清白之名完全被他一手斷送，他在涼星山那

種陰險行爲，總壇上沒有不恨他的，一來他在外舵，一來有他爹爹和他伯父在頭裏，全有些碍着情面，不肯對他有過甚之處，那知這麼一來，全算被他運累了，十二連環塢這女人正已落在對頭之手，被人家淮陽派的前輩鐵義道人當衆現出，武帮主焉肯再留他，當時本是立時處置，也好稍保全鳳尾帮的臉面，可是和淮陽派，西嶽派已經存着仇視之意，我們龍頭帮主不願意在淨山莊當時處置他，叫淮陽派西嶽派趁心如願，才把他交與了海鳥吳青，叫他帶回刑堂，按着帮規來處置他，情實也沒想再留他，變生意外。這女屠戶陸七娘竟在那種時候，施展他那狐媚的手段，可憐海鳥吳青那麼以英雄自命的好朋友，居然被他誘惑動了，情願把自己的一世英名完全送掉，趁着十二連環塢已然不保，緝私營水師營火器攻進了十二連環塢之下，他們竟能乘亂逃了出去，遠走高飛，這種事我們是早有耳聞，可是我們鳳尾帮已經到了勢敗之下，眼前的事還有些辦不清，誰還有工夫來多管這些事，這只有那裏遇上那裏算了，歐陽香主更不肯容這種人。再存在世上，給鳳尾帮丟人現眼，我看他們早晚是逃不出手去，不過吳青和女屠戶也太以胆大了，他們還不早早的隱匿起來，居然敢到藍莊會找那燕趙雙俠，這次又被他們逃了活命，可是他們形跡已然敗露、本帮的人也全到了這條路上，更有那活報應上官云形和他作了對，杜老師你想他們還會逃得出這般人之手麼？」夜鷹子杜明哦了一聲道：「原來有這種情形，這就難說了，英雄難渡美人關，海鳥吳青終歸是落個死在女屠戶之手，這種事這叫冤怨，很好一個江湖能手，他自己甘心把一生事業交付與這淫婦，那他就認了命吧，我現在也是豁出這條性命不要，再和這般勁敵週旋一下，此次倘若再遭失敗，胡老師我這一輩子也就算頂這兒了，我往關外一忍，什樣叫恩怨，只好是一筆勾消，我杜明算是白闖了這些年的江湖了，不過現在我們得謹慎着提防，方才經過那小村時，我將覺得似有人暗中跟綴，所以我也想着，索性歇息他半夜，天明後還趕緊一程

，一天的工夫也足以趕到榆關。」那刑堂舵主胡燦道：「這次我們隨着歐陽香主到淮上清風堡綠竹塘，因為那裏防守過緊，一時不易下手，同時派出來到乾山歸雲堡，和臨榆縣探查，續命神醫萬柳堂，跟那雙掌震關西辛維邦，兩下的情形，這次我們鳳尾幫總舵主之下，已和他們站在不兩立的地步所以歐陽香主也安心和淮陽派同歸於盡，所以到了淮上清風堡之後，探查得淮陽派已在緊密戒備之中，那種力量實在不可輕犯，歐陽香主從來作事謹慎，他決不肯冒昧下手，所以在淮上召集各路壇下弟子往清風堡集合，只要一伸手，就得把淮陽派根據地給他挑了，所以要以十足的力量，來對付勁敵，這樣稍稍攔下來，可是派赴乾山歸雲堡，和臨榆縣的全遭到失敗，並且第一路所下來的人，只有到乾山歸雲堡的安然回到淮上，赴臨榆縣的一去不回，連着派下兩路接應，竟自全遭到失敗，這種情形，把歐陽香主激怒了，這才親自挑選了得力的壇下弟子，分三路趕奔榆縣，倘然若是再不能把那辛維邦處治了，歐陽香主也許自己親自到這裏來一趟，先得我們龍頭幫去，對於他這個同門師兄，出賣他十二連環塢，還沒得着什麼真憑實據，所以那時只把他囚禁在十二連環塢紫花谷，這次令歐陽香主率衆往北路來，一面是要到清風堡復仇，一面是把北方各處分舵暫時封閉閉壘，叫他們全要趕奔江南，並可以叫歐陽香主封閉各分舵之後，挑選得力的弟子，歸他手下指揮，辦理這一帶的事，所以臨榆這件事，先前看着本事極平常的一樁小事，以辛維邦師徒，還不致叫他們逃出手，可是竟自出人意料之外，眼前竟弄到這種局面，可是已經證明了那辛維邦老兒，他實在是對於我們起了仇視之心，我們所派下來的人，到現在至少有三四位，毀在他手內，杜老師你隨我到臨榆縣走走，事情不可灰心，諒那辛維邦不會叫他逃出手去，歐陽香主若是趕來，杜老師你只管隨着他在江湖上闖一番，歐陽香主那種武功智慧，不是平常一般人所能及，他是可以助你一切，別看鳳尾幫已遭失敗，可是還不容易任人輕視

，眼前所遇到的這種勁敵，我們應付不下來時，只要歐陽香主趕到，諒還不致於就叫他們這麼鬧武場威，倘若鳳尾帮主努力策劃之下，再立起舵來，杜老爺你如若有意和我們弟兄湊在一處，我願意作你的引進人。」夜鷹子杜明說道：「我的事先不必這麼預定，只看到臨榆縣之後，情形如何，將來再說好了。」這兩個人所說的一切事，追雲手藍全聽到耳內，這才知道鳳尾帮主厲害，下手竟自這麼疾，雙掌震關西辛維邦，雖然已在盡力應付中，可是看現在的情形，他已經危險萬分，我藍老大恐怕非要悞事不可了，自己想既遇到這兩個匪徒，憑燕趙健俠的威名，守在他兩人面前，要是不敢動他，那也太自輕自賤了，追雲手藍全是貼在這土地泥像的身後，悄悄的把兩手伸到這尊泥像的兩臂下，猛然把力量貫到雙臂上，用力一推動，這尊泥像已經離了原有的座位，可是有了響聲，這兩個匪徒那麼精明幹練，他們說了這半晌話竟自絲毫沒有發覺追雲手藍全隱身在近前，這時土地神像一發出聲響來，兩人一回頭，才待查看，忽然這時殿門外從房簷頭一團黑影，往台階下一落，竟自暴喊了聲：「兩個漏網之魚，躲到這裏，我看你那兒逃。」胡燦和夜鷹子杜明，曾坐在神案上，門外這人一開口，已聽出是敵人，兩人是不約而同的各自一按神案，往兩旁縱身，可是身軀並沒縱到地上，外面更猛喝了一個「打」字，立刻嘩啦一聲，這神案前一片碎瓦紛飛，外面這人，手底下可真够厲害，他是用四五片瓦不往人身上招呼，却用鴛鴦彈的打法，雙手發出來，這幾片瓦互相一撞，此人的腕力又大，這幾片瓦完全粉碎，那瓦破碎之下，稜角鋒銳，刑堂舵主胡燦，和夜鷹子杜明，臉上全被碎瓦所傷，這種碎瓦雖不致打出多重傷痕來，可是頭面上全見了血跡，兩人在一怒之下，那夜鷹子杜明以輕靈矯捷的身形，往神案旁邊一落時，脚尖一點地，他竟不顧一切，縱出門外，刑堂舵主胡燦，也是跟踪而起，兩人隨手把兵刃亮出來，可是裏邊又是一聲暴喊，好猴兒崽子們拆我土地老子的廟，我跟你們拚了，

「跟着砰的一聲，震的房簷頭全往下直落土，極的咯支了一陣響，背後竟是那土的泥像，被摔得粉碎。夜鷹子杜明，和胡燦在被人前後夾攻之下，兩人各自往東西一躲身，胡燦竄到東牆下，夜鷹子杜明已然飛登西牆牆頭，此時他可實在把暗算他的人恨入骨髓，他在短牆頭上一停身時，已把梅花透骨針扣在掌中，可是外面發話的人，踪影不見，裏邊的人，却在這一聲暴響之中，已經如一縷黑烟，竄出來，只輕輕一沾地，凌空拔起，到了房頂子上，夜鷹子杜明，正在揚手待發梅花透骨針的一刹那，突然從矮墻下拔起一條黑影，竟向他身上猛撲來，這種來勢非常的厲害，往他身上猛撲，自己如若不閃避，雖然和他撞在一處，夜鷹子杜明只腳下一點墻頭，飛縱到廟門上，一斜身，二次要打這梅花透骨針時，從墻下湧起那條黑影，已經到了西間的屋頂上，只有一起一落，已經向後面逃去，可是先前殿中闖出來的人，也向這土地廟外退了出去，並沒有向前動手，胡燦這時也飛縱上東面矮墻，見現身的敵人，身形太快了，始終沒辨別出這敵人的身形面貌，再追到外面，那兩條黑影，已經踪跡渺然，這刑堂舵主胡燦，和夜鷹子杜明，全不是無名小卒，手底下滿有真功夫，今夜竟自被人家這麼戲弄，來人從容隱去，兩人頭上空落了好幾處傷痕，搜索不着敵踪，也不肯再停留下去，只有在懊喪中一同起身，趕奔榆臨縣，暫且按下他兩人不題，追雲手藍璧，從裏面竄出去時，他本預備着先要辨清了外面動手對付兩個匪徒的究屬何人，可是在他才翻到屋頂子上，一條黑影擦着身旁飛縱過去，竟自低聲招呼，藍大老隨我來的，這人身形好快，追雲手藍璧也沒辨別出此人是誰，也跟踪追下來，落到土地廟後，相隔不遠，就是一片柳林，追雲手藍璧見那黑影竄入林中，自己跟踪趕到時，那人已經隱身樹後，藍璧雖然準知道不是敵人，可也不敢冒然的往裏闖，停身上步，喝問：「林中是那位朋友，不要跟我藍老大用這些狡猾手段，你若盡自就悞我的大事，可莫怪我藍璧不懂交情。」樹林中跟

着，一陣狂笑道：「藍老大，你不要賣狂，你的手底下那兩下子我早已領教過，不見得怎麼高明，你不服氣時，咱們何妨比劃一下子，追雲手藍璧冷笑一聲道：「聽你說話的聲音，頗爲耳熟，你倒是那一個，趁早出來動手，我要見識見識你」。追雲手藍璧話聲才落，在身背後，竟自一陣發聲狂笑道：「藍老大，怎麼這才幾天不見，你就翻臉不認人，你還不趕快動手麼！」追雲手藍璧，雙掌向胸前一錯，往左一旋身，封住門戶，細看來人，竟自失聲招呼道：原來是你這老鬼，我藍老大真想不到還能見着呵。」這現身的正是鄂中巨盜要命金七老，他又叫八步趕蟬金老壽，這時金七老笑着來到追雲手藍璧近前，向藍璧道：「藍老大，你這份狂妄勁，真叫人難受，難爲你還一個勁的在土地廟中耽擱不走，臨檢的事，到現在已經是吉凶莫卜，你還這麼漫騰騰的竟白，和這般東西搗麻煩，我實在氣不過你這種行爲，這才要當面問問你是何居心，那辛老鏢頭倘有失閃，你們弟兄不抹脖子也得上吊，你還有臉活着麼？燕趙雙俠在淮陽派中，也是說得出叫得響的，這次藍莊你那家宅中，險些被匪黨們放火焚燒，若不是那窮酸上官雲彤一心惦记着女屠戶陸七娘，也許這時你那藍莊一片住宅化爲灰燼，我金老壽特意來到大河以北，訪你們弟兄，也趕上了這件事，我雖然還在恨你，我可不過這群不爭氣的幫匪們，使用這種乘虛而入打死老虎，踢寡門的手段，才和那窮酸把這群賊子們逐出藍莊，可是我竟自得到些信息，那辛維邦老頭兒，竟自破出老命不要去，和鳳尾幫所去的人。死拚之下，招出了殺身大禍，鳳尾幫天鳳堂香主，歐陽尙毅，竟自要親自對他所把這條路線上，幫匪們連續下來，五六個名手，那辛老鏢頭既然爲你們淮陽派的事落了極大的嫌疑，招出這場大禍來，你們不盡力保全還算得朋友麼，這夜鷹子杜明，雖然是出盡的陰惡險狠，可是他究竟不算鳳尾幫中人，他跟着到臨榆縣，也不過爲的是一洗藍莊受辱之恥，他梅花透骨針雖然利害，也不致於毀在他手內，只是這群幫匪們

可不能輕視了，現在頗有幾個強中能手被歐陽尚毅派赴臨榆縣，事情分明已到了重要關頭，我雖然到北方來的不久，可是已經大致的看出這種情形，辛老鏢頭那裏似乎有人相助，先前所去的幫匪們才折在臨榆縣，所以這次天鳳堂杏主，一心要把這辛老鏢頭毀在他手中才肯甘心，此人我們全盡知他的一切，果然有他親自策動，和辛老鏢頭爲難，只怕總然辛老鏢頭那裏已有預備，終不是他的對手，我們這般人，既已知道這件事，再叫老朋友落在他們手內，我們有何面目在江湖上立足，你既安心趕奔臨榆縣，中途上盡自爲這些閒事牽纏，反倒把這件重大事置之不顧，你這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藍璧不由的笑道：「你這老鬼竟自敢這麼當面教訓起我來，難道你就不怕藍老大向你報復麼。」要命金七老說道：「我若怕你報復，還不敢親到藍莊找你，金七老把朋友交情全送到事情成敗，全看你自己的本領了，辛老鏢頭倘若失閃，你趁早自己尋死去吧，我現在還有我應辦的事，沒工夫和你盡自斷纏，我的事完之後，或在也趕到臨榆縣，我們湊湊熱鬧，機會若不湊巧時，咱們將來再會了。」藍璧此時却不再玩笑，向要命金七老道：「金老壽我藍璧從江湖道中整整的走了四十年，據說是朋友我交過不少，可是我所遇的人雖多，像你這麼豪爽不欺，言行如一事很少見，能够無論遇到什麼大風大浪的事，只要你看定了應該作的決不會有半點退縮，這是我藍璧佩服你的地方，我們兩人已經是冤家對頭，十二連環塢一會，你竟能毅然放手，把前嫌舊怨。一筆勾消，再也不存一些影子，這種豪俠本色，我藍璧怎能不敬你金七老，這次藍莊竟會幫了我這場大忙，咱們的仇沒有了，恩可有了，金七老等到你遇到棘手的事，只要你招呼藍老大一聲，我也要替你賣回老命呢。」這時金七老一陣狂笑道：「藍老大，你口中就說不出好話來，既然是感念我金老壽的好處，你報恩不報恩全不要緊，你不要咒喪我，天色已經快黑了，你趕奔臨榆縣去吧，我還要找那窮酸，和他找個地方痛飲一番，你這不會喝酒

的人，我是不願意拿你作朋友的。」走走立刻轉身一縱，一句話沒有，竟自竄出了樹林，追雲手藍璧知道此人這種脾氣古怪。比自己可利害的多，遂不再招呼他，容他走遠，自己也出了樹林，走出沒多遠來，天光大亮，追雲手藍璧再不敢過分的耽悞，真恐怕雙手震關西辛龍邦真個毀在了幫匪手中，自己有何面目再見萬柳堂師弟，這位老俠客他認定了這樁事，是實無旁貸，在中途上草草的打了尖，一天就沒有歇息，緊趕下來；直到起更時才趕到臨榆縣，如道藍老鏢頭所住的駐馬坡，離着縣城還有十幾里路，是一個近海濱荒涼的地方，那一帶完全是村落，這種時候趕到，自己雖然對於再走十幾里路，算不得什麼，不過對於駐馬坡這個地方十分生疎，並沒到過，遂先行投店歇息一宵，預備第二日早的再去駐馬店，訪尋辛老鏢頭，遂住在縣前街一家三義老店中，追雲手藍璧雖說是一身武功本領，可是連着兩天一夜，沒得歇息，也覺得十分疲倦，吃過晚飯之後，早早的安歇睡覺，追雲手藍璧約摸睡到三更左右，雖然是一路勞乏，依然是時時在警覺耳中又聽得一些聲息，藍璧在迷離中已經坐起，跟着屋頂上又發了些聲響，這一來藍璧的睡魔盡斂，精神一振，側耳細聽，似乎由東至西有人從屋頂上經過，追雲手藍璧伏身下地，把鞋提上已經到了窗上，把窗子點破了一些，往外窺察，這時月光已經湧到半空，院中可以略辨形勢，滿院中寂靜無聲，屋面上沒過那聲響之後，再也沒有一些聲息，追雲手藍璧認爲自己決不會聽差了，遂輕輕的到了屋門口，把門開了，一縱身竄到院中，回身往自己住的屋頂上看着，也不見人跡，追雲手藍璧一縱身，竄到房上，向四下張望時，趕緊把身形矮下去，因爲已經發覺在靠店房過道那邊一屋頂上，有兩條黑影，一閃之間，已經隱去，追雲手藍璧騰身而起。翻過這段房坡，已到了店門的附近，仔細察看那兩條黑影時，只道剎那間，見那兩條黑影，已經離開店房有六七丈遠，追雲手藍璧，雖則看出這兩個夜行人不是爲自己來的，既發現他，就得到底看

看他是何許人，追雲手藍璧遂追趕下來，那兩條黑影相隔看總在四五丈遠，看出一人向前逃，一人在後追，藍璧緊隨在兩人的後面，可是個人的形跡不願意立時顯露，時時找那黑影看不見地方掩蔽身軀漸漸的離開繁盛的街道，那兩條黑影，已經奔走荒郊外如飛而去，追雲手藍璧依然不肯捨開，仍然在後面跟隨着，到要看看這兩人是怎麼個路道，究竟是奔那裏去，等一到了郊外，追雲手藍璧越發驚異，原來前面那夜行人，尙還不知他身後有人跟隨，在他每一停頓辨別路徑時，後面那人却把身形隱到路旁有障礙之處，由此可見前面那夜行人，對於他後面緊隨着他的人，跟出這麼遠來，依然絲毫沒有覺察，後面這人身形輕快，實在是江湖中能手，可是看到前面那個夜行人，縱躍疾馳，也不是平常的身手，追雲手藍璧看出這種情形，自己的形跡越發謹慎，走出有二里多地，前面有一片村莊，村莊的四週，樹木很多，前面那夜行人直撲這村莊穿着樹林而過，追雲手藍璧脚下略爲放慢，容他們兩人全進了村莊，自己也追了進來，這時到處有隱身之地，追雲手和前面這兩人越發貼近了，更看出後面這人並不是短小的衣裳，縱躍間他那長衫飄擺，追雲手藍璧更加驚異這人好俊的輕功，見他連翻過十幾處民房，在屋子上看出這村莊地勢很大，有好幾條街道，前面這兩人橫穿這村莊，過了兩條長街，直撲奔濱村莊偏東面貼近郊外的一帶，這時正在半夜，到處一片黑沉，忽然間追趕的那人，竟向一處民房的房坡後，把身形矮下去，前面那條黑影已經失了踪跡，追雲手藍璧打量這片房屋形勢，雖然全是草房，可是房屋很多，院落很大，像是鄉間富足的家宅，那人隱身處，正在這宅子的東西，追雲手藍璧遂奔偏西一帶屋頂上自己竭力的掩蔽着身形，轉過一段房坡，找了一處隱身之所，向下面察看，只見下面是很大的一箇院落，迎面上五間正房，東西各有配房，在正房對面六七丈外有一道矮牆，當院內各屋中全有燈火，往對面看那個穿長衫的夜行人，他竟從房坡後退下去，追雲手藍璧仍然隱身

在西房披後不動，好仔細看看房上這人，以及被追趕的人，全有什麼舉動，這時東廂房門一開，從屋中走出一人，院中雖沒有燈光，可是在屋門一開時借着屋中燈光一閃之下，已經看出走出來的，這人確是在十二連環場所見過的烏鴉嘴舵主焦宏，逍雲手藍靈已認明白是鳳尾帮之匪，集合子弟，可是對面房披後這人身形隱去，屋面上再不見他的踪跡，自己倒得提防他，若是驀然從他的背後轉過來，自己的形跡先與被他發覺，藍靈趕緊撒身也退下去房披，一打草四下裏情形認定了此人必然是轉奔正房後，他或許是找那正房的後窗，以便向屋中察看，逍雲手藍靈以往西退出一道院落來，才往北翻過來，遠遠的向正房後轉到北面靠西北角附近，借着一道大牆擋着身軀，往正房後察看，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那人正在那正房後一個後窗口，身軀懸在窗口下往裏偷視，藍靈看準了他在這裏，自己倒安了心，只提防着這裏隱匿的帶頭人，藍靈仍然翻回來，依舊落到正房後披上，聽得正房中有人在說着話，聲音一陣高一陣低，似乎在爭論一件事，因為院落大，相隔遠，裏面說話的情形，一些也聽不出，他們所爭論的究竟是什麼事，逍雲手也叫藝高人胆大，他略一察看，院中沒有帮匪們出入；一簷身躍到前披，輕輕的飄身落在院中，一簷身竄到正房窗下，把小指含在口中，沾了些津液，把指甲按在窗紙上輕輕往裏一按，點破了一個月牙小孔，這種動作輕靈，從這小孔中往裏看時，只見這五間正房是當中三間通連，兩邊各有一個暗間，裏面燈火輝煌屋中雖沒有多富麗的陳設倒是几案整潔，在迎面上八仙桌兩旁坐着的人，逍雲手藍靈只一注視之間，已認出也是在十二連環場曾過的帶頭人，是那青鸞堂香主麗下有力的人物，再往左首看去，靠東邊北墻下坐定了却是刑堂舵主胡燦和夜鷹手杜明，在東邊的桌旁，坐着一帶匪看年歲有五旬左右的面貌帶着一派的精神強幹，在他左首坐定了正是烏鴉嘴舵主焦宏再往西間看時，貼西長南間的門旁椅子上，坐着一個年記約有三旬左右，身形和面貌全

看出此人是個江湖扎手的人物，兩眼在燈光下閃爍着光芒，追雲手藍璧暗暗吃驚，這人年歲不大，看他那情形，分明是有一身內家真傳的功夫，這時那邊牆下五句左右的人，帶着怒容，向刑事舵主胡傑說道：「這種事真給我們帶來丟臉，雖則歐陽香主沒到這裏，要依我于劍南看來，我們駐馬坡這回事，雖則是失風下手不利，好在我們只要再一動手時，總可以辦個起落出來，無須介意，只是女屠戶陸七娘，這種敗壞幫規，爲把鳳尾幫的威名斷送淨盡，凡是我們鳳尾幫的弟兄，爲他一人顏面丟盡，這種人要是再容他活下去，鳳尾幫也休想再振幫威了，尤其是那刑事香主吳青，竟甘心被這淫子霜誘惑，欺師滅祖，甘心犯十大幫規，把他自己一生事業，斷送在女人手中，真叫人可憐可恨，我們應該立時下手，搜尋着他們，把這兩個江湖敗類，早早的處治了，也爲我們鳳尾幫的朋友，保全一些體面，我于劍南寧可願意担這處分，也不願叫他們這兩個下流人在這極關一帶，給鳳尾幫多留罵名。」

「追雲手藍璧在窗外聽着這幫匪講話的情形，認定此人也是鳳尾幫中有地位的人物，這時那刑事舵主胡傑却說道：「于香主，事情論起來，實在是應該這樣辦，只是現在駐馬坡這樣事，已不能擱遲延下去，那好立時對付海鳥吳青，和女屠戶陸七娘，好在歐陽香主也許親自趕來，我們見着他向他要求，無論如何不能叫這兩個姦夫淫婦，把幫規破壞淨盡，好歹的也要在此時把他們處治了，以除後患，只可惜吳青，憑那樣鐵錘錘的漢子，竟自一變他過去那種剛強勇之氣，竟被那女屠戶一手毀得身敗名裂，真叫人恨死。」那烏鴉咍舵主焦宏却冷笑一聲道：「胡舵主你還不明白麼？這原以英雄難渡美人關，海鳥吳青任憑他是鐵打的漢子，也架不住女屠戶陸七娘那一團熾火娘燒鍊，和他們在蘆河驛相遇的時候，我早就看出來他們的修造不正，那女屠戶竟口花言巧語一味的瞞騙我，那時我只有一個人，就是看出他一切破綻來，也無法下手，你看那海鳥吳青過去的行爲，正是如今被女屠戶這引

誘，已墜入迷魂陣中，我當時若是揭穿他們的醜態，他定要翻臉和我動手，我又何必吃那種眼前虧，現在我們應該一面辦理這手底下這件事，一定留神他兩人的踪跡，那時遇上他們不能叫他們兩個再走開，我眞怕他們，萬一逃奔關外找個隱密地方一忍，那一來他們可就稱心如願了。」刑堂舵主胡彥道：「依我看，在山海關口必須按上暗裝，倘若是他兩人真個出關逃走，也好暗中跟蹤他」。他們方說倒這兒，追雲手藍璧所中聽得一些聲息，似乎屋子上有人，趕緊一縱身，躍到牆角暗處，就在這時，從西房上飛縱下一人，一身疾裝勁服，身手十分輕快，到了上房門口，屋中似乎已經覺察外面有人到來，裏面喝問什麼人？」外面來的這人，自己報名子道：「臨檢舵下弟子侯元」。已經拉門走進屋去，追雲手藍璧仍然伏身不動，聽得此人進到屋中，並沒往裏走，站在屋門口說道：「香主請衆位老師傅們趕緊預備，現在已經得到弟兄們的報告，那姓辛的師徒今夜定然要趕回駐馬坡，叫老師傅們趕緊收拾好了，這就要出發動手。無論如何，今夜不能再叫那辛的逃出手去，此人說完話，立刻轉身出來，離他不更往房上翻，却從這院中東面小門走出去，追雲手藍璧聽得眞切分明是雙掌震關西辛雜幫師徒二人尙沒落在他們手內，此計竊還算沒把事情完全就快了，今夜巧得幫盟的踪跡眞可以說是天意該當了，這房後面潛伏的那人，自己尙沒辨清，趁此時正好仔細看看他何許人，這時屋中一片換衣服，帶兵刃之聲，追雲手藍璧縱身竄到西房，轉奔後面，再看伏身在後面的那人，已經踪跡不見，追雲手藍璧自己認爲此人決不會就離開這裏，才要向這宅子後面搜尋時，突然覺得背後有暗器的風聲，向腦打來，藍璧趕緊往下一伏身，這支暗器從頭上打過去，叭噠的落在房坡上，就是一塊石灰片，藍璧一擰身向西北角牆頭這邊撲過來，因爲早已辨清他是伏身在那裏，趕到追雲手往牆頭上落時，一條黑影平空拔起，已經翻過去這所宅子去，追雲手藍璧歷來也是不服人的，暗中這人對自己頗有戲弄之意，

焉能任他逃去，跟踪追趕下來，前面那人直撲農田中一條極窄的小道，追雲手藍璧見他那種夜行術的功夫，十分輕快，自己把輕身術盡量施展之下，和此人總是相隔着三四丈遠，就是追不上他，追雲手藍璧在這荒郊野地跟踪此人，約摸出來有二里之遙，一看眼前的形勢，遠遠有一段山崗子，山崗下散散落落有二十多戶人家，前面那條黑影已經撲奔了山崗下，追雲手藍璧趕到切近時，那人竟自又失蹤離影，藍璧憤怒十分，想不到江湖上行道二十餘年，今夜在臨榆縣竟要栽這麼大跟頭。這可未免有些太冤枉了，一面打量眼前所住的人家，一面還是搜尋那人的踪跡。追雲手藍璧，一怒案敵踪，竟與活報子應上官雲彤，要命主七老相遇，夜追女屠戶，四俠檢關門幫匪，設神壇歐陽立誓緝淫窟，女屠戶被擒獻神壇，這些事蹟，全在「案上俠踪」完全叙出，離魂子母圈可窺全豹矣。

△△新書預告▽▽

鄭証 因著 塞上俠踪

鄭証 因著 女俠燕凌雲

鄭証 因著 鐵傘先生

鄭証 因著 丐俠酬恩記

鄭証 因著 劍門俠女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版

離魂子母圖

全一册

著作者 鄭証 因

出版者 新華書局

百新書店

上海總經理 正氣書局

勵力出版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171B

8140

